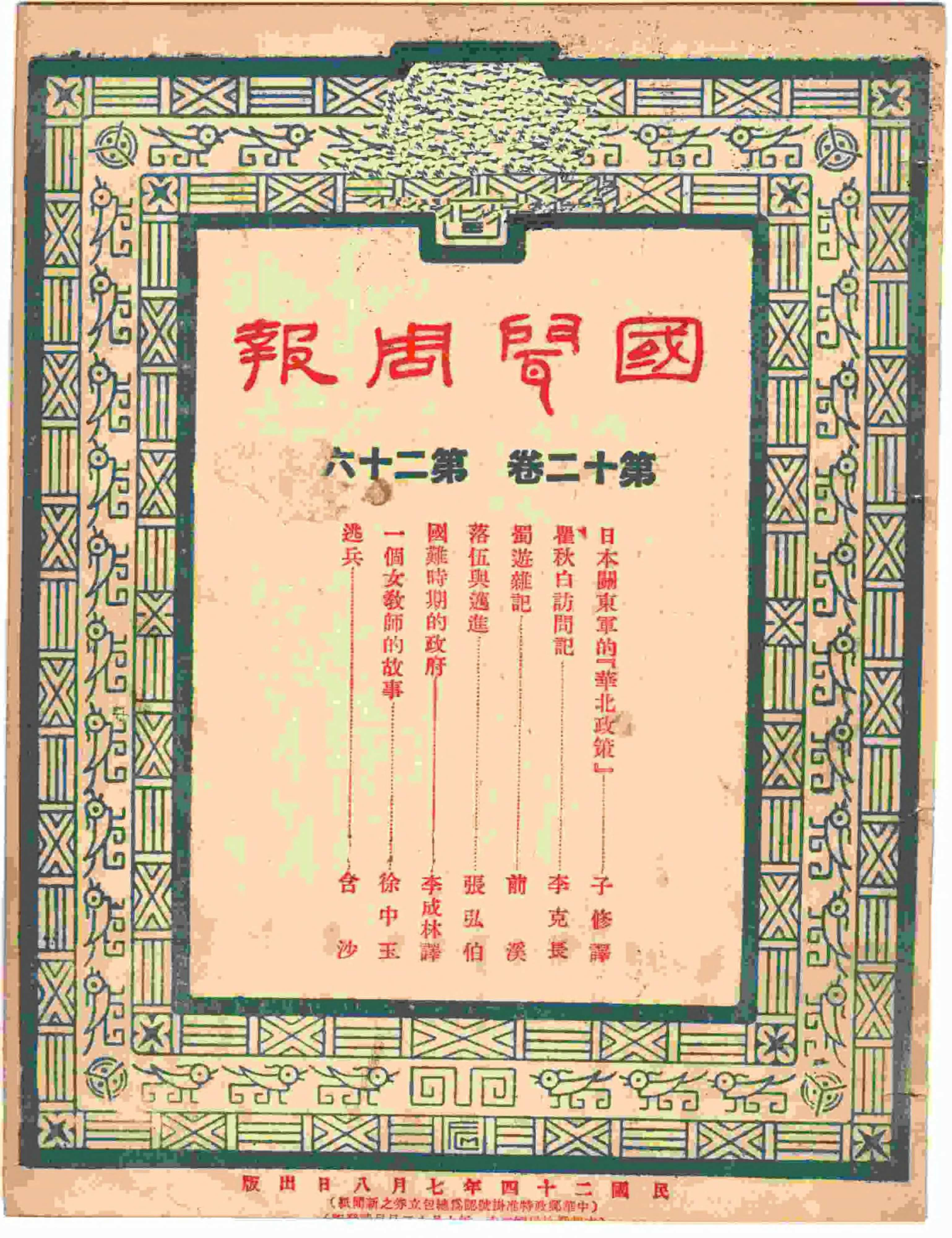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

第十二卷　第二十六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八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本報廣告價目表

面積＼地位	後封面	封面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	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每期二十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十二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八元	每期七元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每期五元	每期四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二)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二)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謄寫以免錯誤(二)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報費郵費表

每週一冊	每月四冊	一季十二冊	半年廿五冊	全年五十冊
一角五分	五角五分	一元九角	二元六角	五元

以上爲報費必須依照所訂期數將報費及左列郵費合併寄來始能照訂尚希注意

郵遞費	每週一冊	每月四冊	每季十二冊	半年廿五冊	全年五十冊
本埠	半分	二分	六分五釐	一角二分五	二角五分
國內及日本	一分	四分	一角三分	二角五分	五角
歐美南洋	一角五分	六角	一元九角五	三元七角五	七元五角
香港澳門	六分	二角四分	七角八	一元五角	三元
新疆	四分五釐	一角八分	五角八分五	一元一角二分五	二元二角五
掛號	九分	三角六分	一元一角七	二元二角五	四元五角
快郵	一角三分	五角二分	一元六角九	三元二角五	六元五角
航空	四角五分	一元八角	五元八角五	十一元二角五	廿二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欵」「改期」「換訂」「改贈」。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欵，則即按來欵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爲特價。

一、寄欵以天津通用者爲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天津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社

總發行所 天津國聞週報社

住址 天津法租界三十一號路

電話 三一三二八 三〇九九九

電報掛號 五三九一

分發行所

上海 九江路三十一號大公報分館

南京 成賢街大公報分館

北平 宣內絨線胡同(六部街南口)電話南局四〇二〇號

湖北分館 漢口特三區大陸金城里六號 電話四一二八三號

開封 南書店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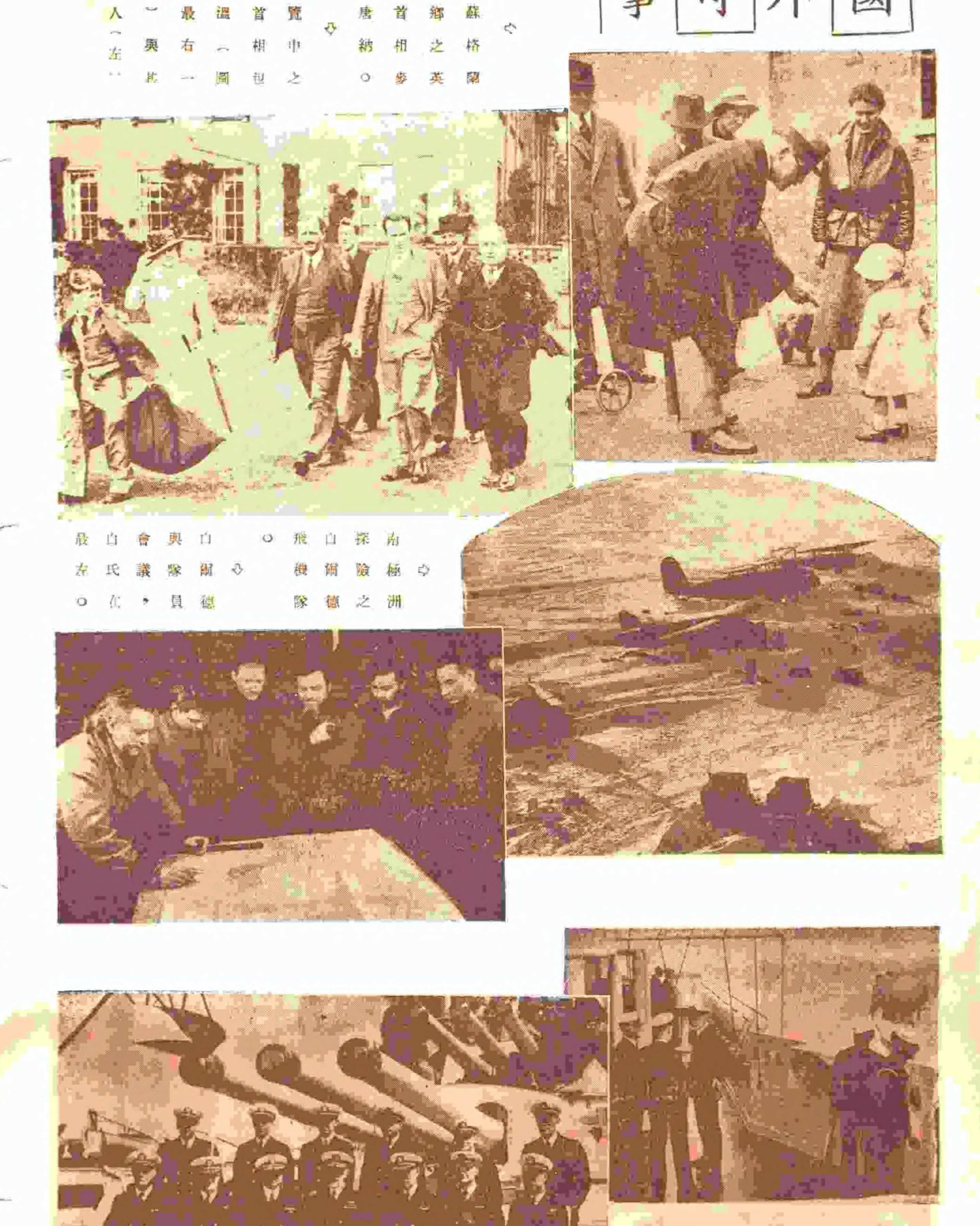
成都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上右）津市長之遷廢，左程克，右商震○（上左）平市……後定軍擧○（左）學京一會○（右）女理今業體

⇨日外務省訪華專使松本忠雄氏攝影○

⇩西漢公路所用之新式築路機○



⇨蘇格蘭鄉之英首相麥唐納。

⇩覽中之首相包溫（圖一最右一）與其人（左

⇨南極洲探險之白爾德飛機隊。

⇩白爾德與隊員會議，白氏在最左。

美艦隊太洋演習中美司令里斯大將。⇧

本雪凡尼號旗艦上美艦隊幹。⇦

一周簡評

汪院長病假

行政院長汪先生，因膽石症赴滬就醫，病狀不輕，恐需要數星期之靜養。

自河北事件發生以來，汪先生身當其衝，心力交瘁，以致舊病復犯。當其臨去滬之時，上海還有新生週刊事件，北方則對於察省善後，尚未辦妥，同時廣州西南執行部，正爲華北外交有兩電詢問中央。

汪先生的病，不是普通所謂政治病，但得病則由於政治。他的赴滬就醫，反映着國家局面，在所謂冀察事件解決後，依然棘手與不安。

冀察近狀

本週內，河北省表面沒甚麼問題。新主席商震氏已赴北平，即日轉保定就職，省府尚未組織成立，當然說不到外交內政。

不過今後的趨勢，業已明瞭一點。日方在經濟提携聲浪之下，不久就要進行一些事情。其中最無問題的，是加種棉花，此外如礦如路，也有些擬議。

察省情形，則一切在停頓狀態。因爲代主席秦德純氏，不回張口視事，此與宋哲元氏今後任務如何，聯帶相關。

冀察近狀，活現出一種毫無生氣的局面，而且內政上還有許多事未安排好。

兩廣形勢

兩廣形勢，逐漸不能單純樂觀，因爲謠言太重。

現在可判斷的，是不會打起來，但政治上的關係，却欠圓滿，勾煽奔走的人也不少。現在觀察，中央與兩廣，亟需要一種澈底的協商，長此放任，恐怕逐漸惡化。

我們只有訴諸一般要人們的良心，尤其盼望兩廣領袖之始終自重。（一記者）

二十三年關稅公債

二十三年會計年度剛了，財部又發行一萬萬關稅公債，彌補歲計不足之數。此次發行的方法，比較簡便，（一）以一

部份換回二十三年關稅庫券五千萬元，騰出基金，担保新債，不敷之數仍在新增關稅項下補足，(二)以其餘歸還國庫逐月向銀行息借之欵，所以新債雖爲一萬萬元，實際祇是五千萬而已。

記得一月以前，財部發表報告，對於二十三年度的財政狀況，表示樂觀。那知剛到二十三年度終了的時候，照原來預算，非再發公債，不能抵補不敷之數。可知財政當局，除舉債還債外，沒有別的籌欵方法。

再就現在金融市場情形觀察，今年新發行公債尚未流通市面，而公債市價已遠不如前。以後公債價格恐要愈趨愈下，將來政府還債時，更須發行同樣利率較多的公債，政府負債，也日益加增了。其次担保債劵財源的關稅收入，依目前進出口貿易之衰落情形看來，更難望增加。中國財政前途，怎能不令人悲觀！

(稚言)

日俄糾紛

近週因迭次發生日滿軍侵入俄境的事件，蘇俄政府對日提出了强硬的抗議，情勢頗呈緊張，現正等待日方的答覆。我們觀察日方最近的全副精神，正貫注在對華問題上，俄滿邊界事件，只是局部的，似不致引起重大糾紛。反觀蘇俄，在國際形勢並無重大變化的今日，更不至有挑釁之意，所以判斷這次交涉，似可不至惡化。這交涉事件的眞相，大概還是最近日俄談判中的一種外交姿態，我們且不必過分重視。

演變中的歐局

這一週的歐局，表面無甚大事，內幕却在演變中。英德和法義的對立形勢，愈益深刻化。這趨勢由兩大問題表現了出來。第一，關於海軍問題，英國要求法國披露她的程序，法國未允，而採取觀望態度。其次，英國對義亞問題態度頗積極，而法國却持沈默。英法間的參商，於歐洲，甚至於世界大局是不利的。本週雖傳法揆拉佛爾將與希忒拉專使里賓特羅甫會見，但法德接近的機運，現在還遙遠的很。

另有一件事值得注意的，就是波外長貝克的訪德。比爾蘇斯基逝後的波蘭外交政策，更將由此行判明。(素)

傅增湘先生著

衡廬日錄 南岳游記附

江安傅沅叔先生著述宏富，海內推崇。著述之暇，尤喜遨遊，名山勝水，遍印鴻爪。先生每遊一境，必識所經，以為後來導遊之資。並探訪殘碑斷碣，以印證一地之往事，從而推斷其實跡，於考據上有莫大之助益。每於攀藤披荊之際，獲得漸就湮沉之文獻資料，尤有功於學術界。先生各地遊記之中，咸具此優點，衡廬日錄與南岳游記，自不能例外。

本書係先生於二十三年夏季南遊時所記，曾連載於國聞周報。匡廬為國內名山之一，而以牯嶺最擅幽勝。衡山即南岳，發脈於岷山，自騎田嶺入楚，蘊結磅礴，盤紆八百里，雄據長衡二府五縣之間，峯巒羅列，負勢爭高，各極奇秀。凡衡廬勝境，盡入本書，展閱一過，無異臥遊萬里之外，並可了然於名山勝跡之沿革。未遊衡廬者，手此一編，如獲良朋，已曾遊覽者手此一編，則亦欣欣然如逢舊雨也。已經本社精印出版，書存無多，欲購從速。

實價銀圓五角整
外埠加寄費一角

初版一千冊
連史紙印×××
×××磁青紙面
不印再版×××
×××欲購從速
線裝一冊

天津 大公報出版部啓

天津大公報代辦部

新到書籍

外埠函購郵費加一

創作叢刊

△沒落的人　嚴復　五角
△上帝的兒女們　張資平　一元四角
△明珠與黑炭　張資平　七角
△愛之渦流　張資平　七角五分
△從軍日記　冰瑩　五角
△麓山集　冰瑩　六角
△熱情的書　邱韻鐸　六角五分
△風雨飄搖　程碧冰　四角
△春之煩惱　陳福熙　五角
△懷疑　陳福熙　四角
△汪精衛詩存　雪澄　二角五分
△革命家詩鈔　唐國川　三角五分

世界文學叢刊

△但丁：新生　王獨清　六角
△深淵下的人們　賈克倫敦　邱韻鐸　八角
△紫戀　高萊特　戴望舒　七角
△一個婦人的信　羅曼諾夫　林淡秋　四角五分

雜著

△晚明二十家小品　施蟄存　八角
△現今文學雜論　趙景深　四角
△戀愛與結婚　愛倫凱　朱舜琴　八角
△現代青年性生活　蓋利曼　洪紹原　七角
△墨索里尼戰時日記　成紹宗　七角
△墨索里尼談話記　盧特維喜　楊立人　七角
△汪精衛集　悔如　一元四角
△曼殊書信　蘇玄瑛　二角五分
△新生活論叢　貝警華　四角
△蘇曼殊全集上下　蘇玄瑛　一元

中等學校補充讀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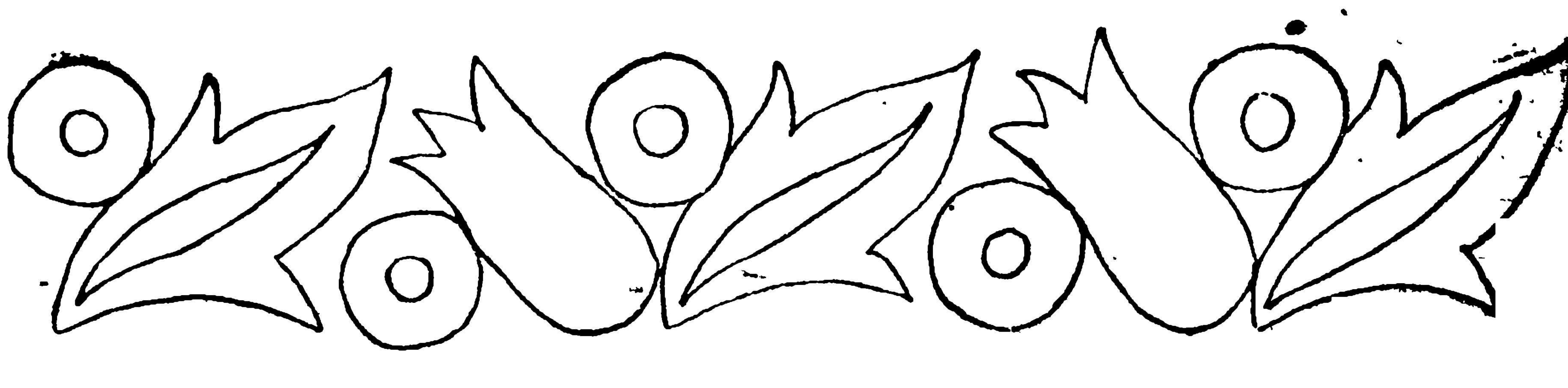
△文學概論講話　譚正璧　五角五分
△國學概論講話　譚正璧　五角五分
△中國文學史大綱　譚正璧　四角五分
△中國文學進化史　譚正璧　一元三角
△新文學運動史資料　張若英　一元二角
△作文與修辭　石葦　八角
△小說作法講話　石葦　五角
△小品文講話　石葦　七角
△現代青年書信　邱尼山　七角
△現代婦女書信　葉舟　八角
△模範書信文選　戴叔清　七角
△模範散文選註　何光舜　八角五分
△模範日記文選　戴叔清　七角
△模範遊記文選　戴叔清　五角
△現代十六家小品　張鳳吾　一元二角
△中國近代史　李鼎聲　一元
△社會近化史大綱　陸一遠　一元
△中國社會組織　長野朗　朱家清　一元

辭典

△中國文學家大辭典　譚正璧　七元
△現代語辭典　李鼎聲　精裝二元八　平裝二元
△青年創作辭典　錢謙吾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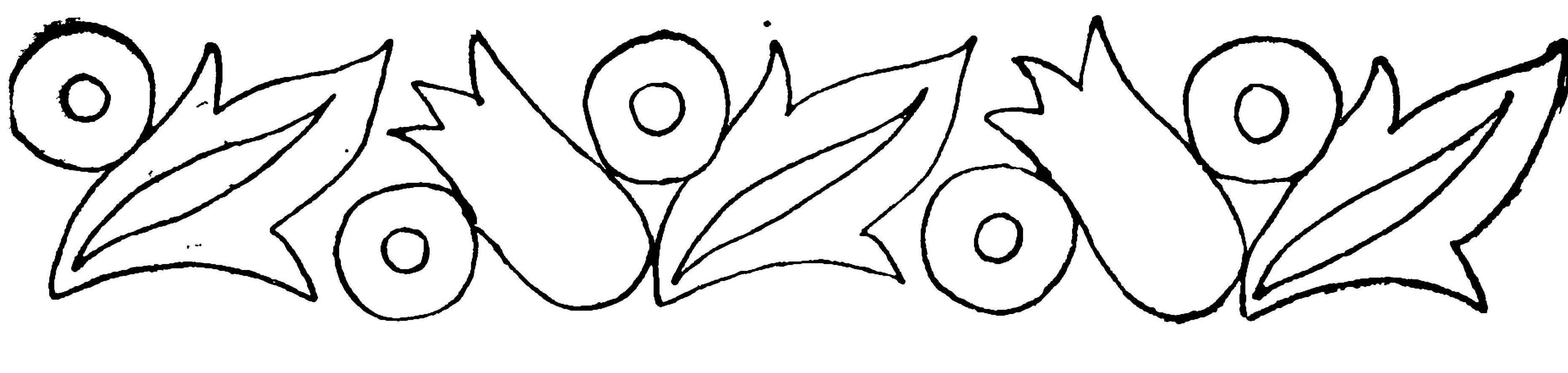
國際名人傳記

△墨索里尼自傳　董霖　精裝一元五　平裝一元一
△希特勒　楊泰光　一元
△蕭伯納　石葦　九角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 第二十六期 目錄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八日出版



日本關東軍的『華北政策』

梨木祐平著
子修譯

自從五月二十九日日本軍部提出河北問題的要求條件，接着又有察哈爾事件的交涉，直到六月二十九日，方告解決。這一個月中，北方大局，危疑震撼，表面似是突發的問題，其實乃是日本軍方預定政策之一部表現，本身具有必然性，非得此結果，不能少休。而得此結果，也還不能算是終了。茲覓得日人梨木祐平所著『日本關東軍的華北政策』一文，說得非常透闢，亟爲譯出，介紹國人，全文照譯，用存其眞，俾國人知日本眞意所在也。

記者識

華北紛爭之根原

華北中日軍事當局之衝突，現已有所展開，就其深大之程度言之，實與國民黨政權之存亡運命，有直接而且尖銳之關聯。其結果在最小限度，必將使華北政情發生變化，使國民政府之統一性稀薄，因之而使國民政府之對外關係，尤其是借款問題，發生困難，使割據各處之反蔣勢力，愈爲騷化。然事態之激化，竟至於此者，實非偶發之原因。自然在表面，攪亂非武裝地帶治安之孫匪與于學忠之排日行動，給與日本之軍事當局，即關東軍與天津駐屯軍之神經，以極度之刺激，實爲使事態進展至此之直接動機，而在裏面，實則日本陸海軍部——（因對應刻下之國際情勢而含有新意義）——之對華政策基調，與國民政府——（欲將本國之意思取決於國際情勢可謂爲半殖民地國家通有性）——之權謀術策，自前年五月之塘沽協定以來，早在激烈暗鬥之中，不過現借孫匪問題與于學忠之排日行動開端而爆發耳。故如欲正確觀察華北問題，則不可不知欲以華北爲其據點而行其對華經綸之軍部意思，與中國國民政府對此之態度。且在展望今後華北之政情與中日之關係，如不以此爲出發點，則決不能得到正確之認識也。

駐華武官之憤懣

前年二月熱河之役，日軍已進展至華北之際，指顧間即可占領平津，乃忽挽回馬首，而成立塘沽之停戰協定，此實使日軍將士，尤其使樹立對華經綸之駐華武官，頗抱不滿之心。停戰協定既經成立，長城沿線之十餘縣，已劃作非武裝地帶，則華北即成爲滿洲國之外壁區域，華北之治安，立可影響於滿洲國之治安，故不能不注意其維持，蓋軍事協定之成立，其意在將華北作爲準親日親滿之地帶也。但將華北政治經濟中心之平津除外，則停戰協定，實全無意義矣。然則日本既處於包圍平津之極有利地位，何以當時乃急於此種協定之成立？此實因畏懼國際關係惡化之日本「重臣政治」，以放任日軍之行動爲危險，故而採取牽制軍部之手段也。中國政府乃使黃郛殷同等，出而組織「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以當收拾華北殘局之任。但黃因親日，故在南京官場中，爲不得志之落伍官僚，且無兵無錢，實力至爲薄弱，不過供「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權謀術策之用而已，以此爲對象之日本對華政策，自必脆弱，不免再生動搖也。

但國際情勢之重壓，實不容許日本之對華政策，放任於此種狀態之下。於是日本之海陸軍部，不能不進而樹立含有新意義之對華經綸矣。蓋美洲大陸，大英帝國，歐洲及蘇俄，正在進行中之經濟集團，欲向太平洋上求其本國資本主義恐慌之責任，而努力邁進，希企獲得世界僅餘一處之半殖民地中國之市場，日本對此，爲謀亞細亞之安定，進而維持日本自身之安全感計，不能不出而把握不亞於彼等之資源之優越性。且日本與滿洲之生產與消費，頗爲矛盾，如滿洲之生產，僅在日本內地求其消費市場時，則即無滿洲物品之競爭，亦有生產過剩之日本產業，必然感受壓迫。故日本與滿洲非在他處求其消費市場不可。在此種情勢之下，日本欲將中國，南洋，暹羅，安南，印度連爲一氣，而組織亞細亞之經濟集團，實有必然性。而爲其中心者，自非日本與滿洲，中國作緊密之經濟結合不可也。日本不問中國之願意與否，實有促使中國自覺中日兩國，有運命的協同關係之責任。

此爲樹立對華經綸之駐華武官，對於中國之基礎認識也。去年十一月十七八兩日在上海所開之日本駐華武官會議，立於此種基礎認識之上，而對於華北問題，西南問題，國民政府問題三點，交換意見，更於本年一月四日，在大連星浦開第二次會議，而決定其具體內容。所謂具體內容者，其爲華北政策之實踐與決定對國民政府之態度，自不待言。而上海駐在之中校影佐禎昭之意見，實可代表駐華武官之意

響。渠有言曰。

「東亞和平之維持，非中日提攜以當之，別無他法，乃國民黨政權，反加以阻碍，使四萬萬之人民，呻吟於塗炭之苦，使中日國交陷於破裂。故不能不即時下手，而予以反省之機」。（一月十六日上海大東社電）

「前在上海武官會議，因鑑於陸軍之實務所在，而決定對下應取之方策，今在大連會議，爲使方策之具體化，已有進一步之決定。總之吾人已決定以嚴正之態度，監視中國方面，是否眞誠實行華北停戰協定之精神，而調整華北之中日關係，進而爲東亞數萬萬民衆計，確立中日兩國應有之友好關係」。（一月九日滿洲日報）

由此觀之，大連上海兩次武官會議之結果，其意見已趨一致者，爲將以停戰協定爲骨幹，而堅決的把握華北之重要性，及對於國民政府滿腔之憤懣也。再進一步窺測其用意，則實爲欲將華北由國民黨政權統制之下，使其自由也。

佐佐木與駐華武官之對華經綸

關東軍少將佐佐木到一（滿洲國軍政部最高顧問）所懷抱之對華經綸，可謂在大體上，實能決定關東軍及駐華武官之意嚮。在滿洲事變中，少將板垣與上校石原之名，實有歷史性，而華北政策之實踐，又將以板垣與佐佐木之結合而決定，此雖外間一般之宣傳，然由此亦可知其間之眞相矣。佐佐木在靑年時代，與土肥原同在北平爲板西之幕僚，深悉中國之情形，其後久在中國，頗得故孫文氏之信賴，及蔣介石率領軍官學校學生北伐，渠又爲其軍事顧問，備嘗轉戰之辛苦，在濟南事件時，渠則處於蔣介石與日本之間，體驗死以上之痛苦，其處境雖非常困難，然仍能在沈默中繼續努力於中國之研究，其對於中國政治經濟機能智識之深，即謂在日本陸軍中爲第一人，亦非過言。

在武漢政府時代，蘇俄既知政治的赤色革命，終不能使中國參加反帝國主義運動，故爾後即着手於中國農業社會之傳統的機能之復活，即由中國農村，離去黨治，官治，軍治，而使共產黨本身加入農村自治組織之中，農村蘇維埃之建設，遂得到成功，今日竟造成與蔣介石對抗之形勢。

美國則動員其豐富之國際金融資本，將中國之弱小民族資本置於其勢力之下，獨占中國經濟，在中國已得到牢不可拔之地位。

而日本在客觀的條件上，本占最有利之地位，乃竟在中國處於最不利之狀態，且日本之對華政策，完全與歐美蘇聯不同，本非常緊切，乃常受目前政局變動之影響，成爲浮動不定之狀態。此實因日本從來之對華政策，常以段祺瑞，張作霖，或孫逸仙等特定之個人或當時之政權爲對象，而未能把握中國之民族，在大地中深深扶植其根蒂也。日本如欲對

應目前頗有戰爭威脅之國際局勢，而謀與中國相提携，則不宜以動搖無常之軍閥政權爲對象，應直接把握四萬萬之民衆，而在其上樹立國策。

欲把握中國之民族，應以把握占有四萬萬民族八成之農民大衆爲第一要義。一貫中國農民社會之普遍的社會理想，實爲鄉村自治（其意即保境安民之義）機能之復活與强化，而此種理想，由華北以至於西南其色彩頗爲强烈。中國農業社會五千年之傳統社會思想，實爲禮記禮運篇所載之大同世界，即鄉村自治之社會生活也。而現在之中國農業社會，又處於强力之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或半封建勢力支配之下，鄉村自治已成爲一種宗教的理想矣。爲再組織中國之農民計，爲復活此種傳統的機能起見，當然非將帝國主義與半封建勢力，由中國之農業社會中驅逐不可也。

元清之所以起自異域而能統一中國者，實因其能復活强化中國民族之傳統社會理想，頌爲「善政」，而收得民心也。太平天國之洪秀全及與之敵對之曾國藩，其把握民心之戰術，皆不過利用「善政」而已。

如日本之對華政策，始終追隨歐美資本主義之後，則日本之對華政策，將永遠不能進而作民族之提携。日本如能用其與歐美蘇俄對抗之實力，謀中國農業社會之更生復活，則日本之對華政策，必受中國民族自發的歡迎。且中國之經濟單位，乃以村落爲一單位，發展爲縣爲省；日本如能導之作成民族之統一，始能組織而成爲民族組織最高文明形態之統一國家，中國始能採取國家形態；再使進而作民族之協和，然後亞細亞之經濟集團，始有實現之可能，然後與民族之生活，民族之發展全無關聯之半封建的現政權，始必然的歸於雲散霧消。然後日本在貿易上，始能確實把握四萬萬之消費大衆也。

華北爲停戰協定區域，爲日本勢力最盛之地。此種新對華政策，須由此處作第一步之實踐，然後再將其擴大至於全中國。且華北受三民主義之影響最爲稀薄。故華北無論在主觀的條件上或客觀的條件上，皆爲實行對華政策之最好地方。此實爲佐佐木及關東軍駐華武官之意見大綱。

華北之重要性

吾人不可忽視者，爲華北所有之客觀的情勢重要性，此實爲促進軍部實踐其華北政策之原因。

第一，華北治安對於滿洲治安之影響。滿洲與華北，僅以長城一線爲界，實爲接壤之地，此塘沽軍事協定所明示於吾人者。若在此處而釀成排日抗滿之機運，立可影響滿洲國

之治安。日本實有維持軍事協定，使華北成為華親日親滿地帶之必要。

其次再就經濟關係觀之，滿洲與華北實有相互依存之一體關係。滿洲之農產品，經由天津，而消費於中國市場，華北之勞工多至滿洲求工作。今如以長城為界而成絕緣狀態，則滿洲與華北之農村恐慌與勞力過剩問題，必將更為深刻化，此乃不可避免之事實也。

再觀滿洲與蘇聯之關係，則更能明快的把握華北對於滿洲之重要性。未來希望頗大之西比利亞富源，實為蘇俄最好邊境地帶，蘇俄此種邊境政策成功之日，始為蘇俄達到其年來之宿望，由資本主義各國完全獨立，而成功於其一國社會主義國家建設之時也。蘇俄即不積極的取抵觸日本與滿洲之行動，但亦必消極的準備其足以經營西比利亞之實力。此實為滿洲國側面不斷之威脅。日本為防備滿洲側面之不斷的威脅，其最有效之方策，乃在整備其牽制蘇俄遠東革命工作根據地外蒙之姿勢。如欲整備牽制外蒙之姿勢，除實踐華北政策，別無他法。自然同時對蒙古民族政策，亦非與華北政策一致邁進不可。將在庫倫至新疆之對蒙國境上，實施對蒙民族政策之計劃，其根底實在於此。

日本外蒙牽制策成功之日，乃蘇俄南進政策變更之時。即蘇俄伸向滿洲與中國之魔手，在外蒙碰壁受阻之後，始不能不變更其南進路線而為西進。而蘇俄西進路線達到印度之時，則英俄之糾葛，勢必有所展開也。

華北政策與軍縮會議

蘇俄之與中國恢復國交，更進而與中國之背後勢力美國相結合者，實欲中美俄聯成一氣以打倒日本也。此為日本非常時局醞釀而成之原因。其最尖銳而最具體者，為海軍軍縮會議。日本在大陸樹立其自主權，同時又非在太平洋上，保持其自主權不可。如萬一在軍縮會議，日本再向美國屈服，則意在長期抗日之中國，必轉而親美侮日，對日採取攻勢矣。蘇俄亦必同然。故海軍軍縮問題，在又一方面，實為對華對俄問題。日本為有利的解決軍縮會議計，實先有解決對華問題之必要。同時為實踐對華政策，必在軍縮會議，完全打破不平等條約。日本不能不戰勝「打倒日本」一團之勢力。而欲戰勝此一團，日本則以將中，美，俄各個擊破，為最有效。即把握華北之重要性，以雄厚日本在大陸之勢力，同時以牽制在遠東之蘇俄勢力，確保大陸上之自主權，始能在軍縮會議中，抑制美國之對日強硬態度。

華北趨向獨立之過程

華北之日本軍事行動，非因偶發之事件而突如其來者。故中國無論用何種偽裝粉飾，向日本軍事當局乞和，如不作本質之解決，即如不將為日本華北政策實踐的障礙之反日軍事勢力與反日抗滿機關，全部由河北省撤退，則斷無與日本妥協之可能性也。

然華方如將華北之支配權撤退，則必使自身之統一性稀薄，使國際關係惡化，華北既在實質上成為獨立形勢，必與西南派以重大之刺激，而中央之威令，必失其昔日之聲勢，中國政局必再陷於混亂時代。然則華方當局究將以何種神謀鬼算，使政府脫出死地乎？（六月十日）

肥遯廬圖記

李國松　木公

余以辛亥九月奉親挈家人自合肥避亂來滬僦屋泥城橋西張家浜居數歲內亂未已不得歸乃於重慶路東舊所謂蘆花蕩者購地一區築室為棲隱計自己卯四月室成入居顏之曰肥遯廬越二十年於茲矣近十年中遭家多難吾父母既先後棄養吾弟吾妻及弟婦復相繼殂逝世變益亟兵戈旱潦灾害迭至歲有損耗家日以落逋負山積將斥廬為償以營之艱而居之久也一旦舍去亦若有未能遽忘者因屬朋遊善畫者各為之圖綴之題詠聊以寓其意既而思之人生於世寄焉耳自達者觀之吾身猶傳舍也而況於身外之物哉且物之有無非可執跡以求也世有豪商顯宦宮室之美窮極華侈而終日奔馳勞攘於外不遑甯居其別業或擅園亭臺沼之觀歲時偶一至焉則亦與遊人過客等耳若是者吾未見其果為有也貧無寸椽賃廡而居一室之內偃仰自如無締造經營之勞子孫長久之慮物為我用而不為我累蓋以無有為有其可樂也如是彼困於其有者欲求此樂將終莫致矣推此意也凡物之成虧得喪又烏足盛衰吾氣而動吾心哉然則自今以往雖或轉徙靡定隨所處而安焉身之所託皆吾廬也肥遯之稱仍其故名終吾身弗以易焉可也夫遯之為義大矣非特違俗逃聲利潔身晦跡而已固將邈然高舉超然遠矚遊於物之外而不為物所域也寥乎廓乎孰予遏乎安往而不自得乎於易所云肥遯無不利者庶幾其有合乎圖之作蓋猶未免逐於物而囿於迹也書以志吾媿亦用以自廣焉

散原先生云神理超曠氣息緜邈上躡歐公類惜抱軒集中興到之作

瞿秋白訪問記

李克長

共黨首領瞿秋白氏，在閩被捕，於六月十八日槍決於長汀西郊。本文作者於其畢命前之兩星期（六月四日）訪問瞿氏於長汀監所，所談多關個人身世，了無政治關係，故予刊載，以將此一代風雲人物之最後自述，公諸國人。（編者）

本年四月初，瞿秋白與項英妻張亮，梁柏台妻周月林，往武平縣屬水口地方被捕，寄押上杭，是時尚未認出，嗣駐閩第二綏靖區司令部叠據各方報告，有重要匪首數人被俘，嚴電各部隊查詢。瞿解至長汀，爲一原在匪中爲伙伕者指出。張周二人經押解龍岩第二綏靖區司令部，亦明白供認，并各寫悔過書一紙。瞿在長汀，禁閉於三十六師師部內。記者日前因事赴汀，乃就近至押所，與瞿作一度之談話，時爲二十四年六月四日上午八時。

瞿衣青布短褂袴，身材約中人高度，微胖，臉色黃黑，眼球無甚神采，兩手豐潤。神情態度，頗爲暇逸，記者入室時，適瞿正伏案刻石章，聞步履聲，即起立點頭，并問記者來意及姓名。

× × × × ×

記者問：足下亦善篆刻乎？

瞿答：獄中無事，借此消磨時間。尚係從前在中學校時，有一國文教員喜此，略略學得，已多年沒有刻過。

問：自被捕押後，近來意緒若何？

答：近來心境轉覺閒適。過去作政治活動，心力交瘁，久患吐血症，常整個星期失眠。押上杭縣府時，與兵士同待遇，幾至不能支持。來此間後，甚承優待，生活優越多多矣。

問：足下個人歷史，外間頗多揭露，其詳可得而聞乎？

答：我是江蘇武進人，今年三十八歲，照陽歷推算，實爲三十六歲。若論家世，可謂世代書香，自明末歷清朝二百餘年，代代爲官。先祖在光緒年間爲湖北藩台，曾一度署理巡撫。先伯父歷任浙江蕭山常山等縣知事。父親則近於紈袴，吸鴉片，不事生產。鼎革後，祖父及伯父相



繼死，家計遂異常窘迫。父親出外飄流，只能餬其個人之口。母親携我及弟妹四人，以典當度日，我是時在常州中學讀書。母親爲貧窮所逼，旋自縊死。我有堂兄一，任職北京政府陸軍部。畢業後，彼帶我至北京，考取北京大學，以無費用未入學。適外交部開辦俄文專修館，不收學費，並聞畢業後可派赴俄國做隨習領事或至中東路任事，乃改考入該館。五四運動，我爲校內學生會領導人物，甚爲活動。此時略通俄文，喜讀托爾斯太作品，傾向於無政府主義，與鄭振鐸，耿濟之等著手初譯俄國文學作品。畢業後，北京晨報館欲派一新聞記者駐俄，友人以我介紹，經認爲合格，遂往莫斯科，年領晨報館薪金洋二千元，時時寄通訊稿於該館。次年，張國燾，張太雷等到俄，介紹我入共黨。我認爲欲明瞭蘇俄國家一切，非入共黨恐不易得個中眞象，故即應允加入。對于馬克思，列寧學說，漸有興趣，閱讀書籍亦日多。旋共黨派往莫斯科第一批學生六十餘人到達，伊稱全不懂俄文，入莫斯科大學東方部，由我担任翻譯，終日傳話，無暇撰稿寄晨報，該館即停止我之薪金，是時我任譯員，每月有薪水，生活亦不發生問題。張太雷等回國，邀我同回，到上海，參加中國共黨中央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我到廣州參加，並時往來於滬粵，常至上海環龍路國民黨中央黨部。旋任上海大學教務長，不久改任社會學會主任，兼授社會科學。前妻王氏，結婚後半年即死，國民黨第一屆中委沈玄廬之媳楊之

華，與其夫不合，離婚至上大讀書，我與之戀愛，不久結婚。伊原生一女，亦携之同來，此女現在莫斯科，今年已十六歲矣。我與陳獨秀先後辦新青年及嚮導周報，譯撰甚多，用秋白筆名發表。我原名瞿霜，故自取秋白筆名，旋又改名爲瞿爽，秋白二字傳播漸遠，原名外間知者甚鮮。武漢時代，我在武漢軍分校爲政治敎官。國共分裂，我遂未露面。獨秀政策失敗後，立三路線亦爲黨內攻擊。李立三爲人，極其希奇古怪，做出許多荒誕之事，大家均不滿，我亦認爲不對。立三下台，我爲總書記。自己總覺得文人結習未除，不適合於政治活動，身體不好，神經極度衰弱，每年春間，即患吐血症。我曾向人表示，「田總歸是要牛來耕的，現在要我這匹馬來耕田，恐怕吃力不討好，」他們則說，「在沒有牛以前，你這匹馬暫時耕到再說」。不久，牛來了，就是秦邦憲，陳紹禹，張聞天他們回來了。他們在莫斯科足足讀了六年書，回來發動他們的領導權，大家都無異議。我於是乎覺得卸下了千斤重担，大大地鬆一口氣。即在浦東賃屋養病。去年二月，由上海到瑞金，任敎育人民委員，職務較爲閒散。六月間猶曾與妻子楊之華通信，嗣後不通消息。朱毛出走，决定留我在後方，與項英等同在瑞金九堡中央後方辦事處。不久國軍搜剿日緊，乃將我與鄧子恢何叔衡張亮等送往福建省蘇，省蘇派隊伍送我等往永定，欲出大埔，潮汕往香港或上海，中途在武平永口被捕。

問：足下何故主張用暴動政策？

答：當時我認爲有若干地區，時機已成熟，且爲輔助軍事發展計，主張在湖南與潮汕兩區暴動，由湖南湖北安慶發展至南京，另一路由潮汕沿海經浙江發展至南京，但我的政策發表後，下級人員誤解意旨，各處均紛紛暴動，遂被目爲「盲動主義」矣。

問：赤區敎育部有過若何工作？

答：因爲國軍軍事壓迫甚緊，一時尚不易顧及敎育工作，但我曾極力爲之，蘇區各地，列甯小學甚多，敎科書亦已編就，此外有識字班之設立，後又改爲流動識字班。師範學生極感缺乏，故設立列甯師範，造出小學敎員甚多。另有郝西史小學，學科均極粗淺，學生大半爲工人。去歲計劃設立職業中學多處，尚未實現。

問：足下云愛好文藝，赤區中的文藝政策若何？對於所謂普羅作家以及左聯等有無指導？

答：蘇區對於文藝方面，認爲暫時未能顧及，聽其自然發展

，至一般普羅作家，原先患幼稚病者甚多，公式化之作品，久已爲人所譏，我素來即不閱讀，上海左翼作家聯盟，其中共產黨員，只有四五人，餘人至多不過爲同路人而已，關於文藝理論方面，左聯有時來問及，即告知以大體輪廓，至於發揮闡述，全由執筆者本人爲之。

問：魯迅，郭沫若，丁玲等與共黨之關係若何？

答：魯迅原非黨員，伊發表作品，完全出於其個人意志，祇能算爲同路人。郭沫若到日本後，要求准其脫黨，聞係出於其日本老婆之主張，以在日如不脫黨，處處必受日本當局干涉，不能安居。蘇維埃中央原諒其苦衷，已准其脫黨，丁玲原爲上海大學學生，我當時有一愛人與之甚要好，故丁玲常在我家居住。丁玲是時尙未脫小孩脾氣，嘗說，「我是喜歡自由的，要怎樣就怎樣，黨的決議的束縛，我是不願意受的。」我們亦未强之入黨，此時仍爲一浪漫的自由主義者，其作品甚爲可讀。與胡也頻同居後，胡旋被殺，前年忽要求入黨，作品雖愈普羅化，然似不如早期所寫的好。此外成仿吾爲蘇區黨校教授，已隨朱毛西去。

問：朱毛等西竄之計劃若何？

答：蘇區軍事方面，甚爲秘密，我自己是一文人，對於軍事亦不多問，他們也不完全讓我知道。西竄計劃，當然係國軍進展壓迫之結果。他們決定把我留在後方，初時我並不知悉，後由項英告訴我，我覺得病軀不勝萬里奔波之苦，故亦安之。項英等留而不去，用意有二：一則率領二十四師八團九團等牽制國軍追擊，一則尙欲保留相當活動區域，並決定城市盡行放棄，化整爲零，專從偏僻鄉村墟落發展。

問：楊之華現在何處？

答：去年尙在上海，因共黨活動困難，無家眷者租屋亦租不到，故中央令其參加秘密工作，充作黨員家眷，以便活動。自去年六月間曾得其通訊後，即不聞其訊息。一說其因機關破獲已被捕，一說已回娘家居住，但均係得諸傳聞，未能證實。

問：陳獨秀彭述之等被捕，是否與共黨有關？

答：獨秀等久已與黨不發生關係，自開除彼等黨籍後，即聽其自然，其被捕絕非黨中有人告密。

問：前年共黨在永定龍岩一帶大殺知識份子，是否爲造成恐怖政策？

答：此係社會民主黨蒙蔽共黨所爲，發覺後，即將社民黨各份子捕殺。又AB團份子亦行肅淸，但非專事屠殺知識

份子。

問：項英等現在何處？

答：我從後方辦事處和他們分別以後，就未聞其消息，最近聞毛澤潭已斃命，據毛的行動看來，項英必係分率殘部一股，化整為零，分途竄走，據我推測，最近或在清流甯化一帶。

問：在赤區中亦有新著作否？

答：沒有什麼著作，尤其是文藝方面之著作，更加沒有。有時寫一點關於理論的文字，因為工作甚繁，身體又有病，故執筆時間甚少。

問：壁上所貼詩詞，是近來作品否？

答：是的（言時，從壁釘上取下數紙交記者閱讀，）此調久已不彈，荒疎不堪，請賜指正。

問：在赤區中亦常作詩詞否？

答：很少，有幾個年紀大一點的人，有時寫寫，但不常以稿示人。

問：吟詠亦所素好乎？

答：談不上什麼素好，從前在中學時代，很喜歡弄弄玩玩。近來獄中無可消磨光陰，偶有所作，書作紀念，已積有十餘首矣。

問：此外尚有何作品否？

答：我花了一星期的工夫，寫了一本小冊，題名「多餘的話」。（言時，從桌上檢出該書與記者。係黑布面英文練習本，用鋼筆藍墨水書寫者，封面貼有白紙浮簽。）這不過記載我個人的零星感想，關于我之身世，亦間有敘述，後面有一「記憶中的日期表」，某年作某事，一一註明，但恐記憶不清，難免有錯誤之處，然大體當無訛謬。請細加閱覽，當知我身世詳情，及近日感想也。

問：此書亦擬出版否？

答：甚想有機會能使之出版，但不知可否得邀准許。如能賣得稿費數百元，置之身邊，買買零碎東西，亦方便多多矣。

問：此書篇幅甚長，可否借出外一閱？

答：可以，可以，如有機會，並請先生帮忙，使之能付印出版。

問：容携出細閱後，再來商量。不過恐須經中央審查，方能

決定。足下對於年來出版作品，亦有機會讀及否？

答：讀過幾種，但不易得。我近來想讀的書，開有一張名單，寫在「多餘的話」後面。

問：足下對於胡適有何批評否？

答：他專門的東西，又不去攪。中國哲學史，國語文學史，只看到一部份，至今尚未完成；却專喜歡拉拉雜雜，東說西說。他學術界的地位，較之「五四」時期，何止天懸地隔。他批評國民黨，自己又沒有什麼政見，此種態度，一無可取。我們對於資產階級之學者，其作品如有真正學術價值，亦極重視。我個人則尤未能完全脫却紳士臭味，所謂「文人結習」，至今未除。在瑞金時，曾覓獲瑞金縣誌一部，係唯一木版孤本，共六冊，我鄭重保存於圖書館中。圖書館在沙洲壩，其中書籍，係叠次在沙縣，永安，邵武，長汀各處搬來的，共有數千冊。瑞金縣誌爲人借去第五本一冊，我屢次索取未見還，遂致殘缺一本，極爲可惜。退出瑞金時，因不便携帶，我將其餘五本書仍置館中，希望國軍中有人取去，俾此殘本不致絕版，現在不知究有人拿得與否，如遭凌廢，則孤本失傳矣。

問：足下家屬，尚知其訊息否？

答：武進原籍，族人甚多，久已斷絕往來，彼等亦恐爲我所波累，絕口不提及我，并且也不知我在何處，無法提及。同胞尚有弟妹四人，聞尚均在原籍讀書，去年閱申報，見有我堂兄之名字，係由外交部派至某處接某某外國使節，現亦不知尚在該部否。

問：設使赤軍發展至武進時，足下對於族屬，將作何處置？假如有反共行爲，其亦效大義滅親乎？

答：彼等均爲無甚知識之人，胆子又小，果若紅軍發展至武進，彼等決不至有若何行爲表示，倘真有此類事情發生，如何處置，我亦不能作主。（微笑）

問：黨中諸首要，平日過從最密者爲若何人？

答：黨方人物，較爲熟悉，惟軍事首領，不認識者居多，朱德，毛澤東，葉劍英諸人熟識多年，彭德懷只見過兩面。林彪有一次同朱德到瑞金，經朱介紹始認得，他如羅炳輝等，我在瑞金，彼等未來過，故始終未見面，其餘更無論矣。因軍事人員，散在各地，各有職責，謀面機

會甚少之故。其新進軍官，姓名亦不知之。

問：方志敏被捕事曾聞及否？

答：方志敏此名字不大熟悉，被捕事更無所聞。

問：足下來到此間以後，對於前途作何想念否？

答：此時尚未聞將我如何處置，惟希望能到南京去。在此終日看看書——承他們借給我幾部書，（拿桌上之唐詩三百首，國語文學史，及雜誌數本等），已經看完了——做一兩首詩詞，替他們刻幾顆章子。「多餘的話」已脫稿，還打算再寫兩本，補充我所想講的話，共湊成三部曲，不過有沒有時間讓我寫，那就不知道了。

問：今天談話甚多，改日有機會再來和足下談談，可否請你寫幾首近作給我，並爲我刻一顆圖章？

答：那儘可以，反正無事做，請你買紙和石頭來就行了。

× × × × ×

談至此，遂與辭，並攜「多餘的話」稿本出，即至街上買紙一張及石章一顆，送與其寫刻，傍晚時着人取來「多餘的話」一稿，閱未及半，爲主管禁押人員催索取去，云即另抄一副本寄與記者。次日匆匆離汀，俟接到該副本後，當再爲文記之。

附瞿秋白近作詩詞三首，即寫於記者所寫之紙上者：

浣溪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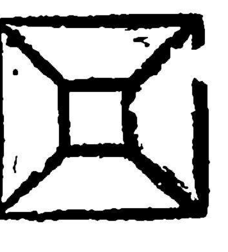
廿載沈浮萬事空，年華似水水流東，枉拋心力作英雄。湖海棲遲芳草夢，江城辜負落花風，黃昏已近夕陽紅。

夢回口占

山城細雨作春寒，料峭孤衾舊夢殘；何事萬像俱寂後，偏留綺思繞雲山。

獄中憶內 集唐人句

夜思千重戀舊遊，他生未卜此生休；行人莫問當年事，海燕飛時獨倚樓



本報徵文啓事

「如何促進讀書運動？」

徵文
印花

本社頃承著有國際聲譽之某女著作家囑託，懸賞獎金一百元，徵求關於「如何促進讀書運動？」的論文。茲將徵文條例刊布於後，幸讀者諸君注意：

（一）應徵文字，不拘文言白話，字數以五千字左右爲限。

（二）獎金分配：

第一名　五十元　第二名　三十元　第三名　二十元

（三）截稿期以七月底爲止。稿件可逕寄本報編輯部，書面請注明「應徵稿件」字樣。來稿概不退還。請勿附寄郵票。

（四）來稿請附列作者簡明歷略。並請黏貼本頁所印「徵文印花」一枚。

（五）來稿由本社敦請名家三人詳閱，結果在本報第三十一期（八月十二日出版）揭曉。首選文字同時在本報披露。

天津國聞週報社編輯部謹啓

蜀遊雜記

前溪

去歲暮季鸞自榆林回津，即相約作伴遊蜀。會政之將有粵桂之行，且預定北歸後於五月中携員工東渡考察報館業務。館例季鸞與政之二人中，必須有一人留守天津；故與季鸞同遊，最好是在三月杪乃至四月杪之間。余遂於三月十一日由津起程，經青島赴滬，約定季鸞於二十左右赴漢相待；余在青島，貪遊勞山，逗留稍久，二十日始抵滬濱。季鸞如期到漢口後，因郵航機購票不易，會有空位，遂先行飛渝，電約在渝相晤；余遂購定二十八日晨七時開行之郵航機，由滬追蹤前往。乃至是日早六時冒雨赴機場時，執事者即見告機恐不能如時開行，須候長江一帶天氣報告，囑余在機場相待；其時赴平赴粵兩機亦未開行，至十時左右，總機師宣告平粵機停開，漢機且待，余見平粵旅客數人掃興而去，深覺余之幸運獨佳。蓋以爲赴漢機必可開也。乃候至十一時半，總機師竟宣告漢機亦停開；比平粵旅客多等候一小時半之久，而結果則一，遂立時感覺疲敝不堪；因在機場枯守五小時半，中間見平粵旅客散去時，又大大的興奮一次，故其「掃興而歸」之程度，遠過於平粵旅客也。即日又電漢另訂赴渝機票，改定四月一日由滬起程；不意此三日中又有變動，竟決定退票，將遊蜀之舉無期延長，電告季鸞不必在渝相待矣。迄季鸞歸途過滬，盛稱遊蜀之樂，且又回津作遊記發表，而預定同游之余，祇克參觀飛機一次，望天興嘆而已！蜀爲余童冠絃歌遊釣之地，父墓且在成都北郭外，自十九歲負笈出遊，今已五十二歲，此三十四年中四方奔走，頗少甯日，而竟未一履蜀地，華年如矢，白雲在望，耿耿之懷，如何能已！六月初機會忽又至，乃毅然決定於四日由滬起程，滬友中因滬市正在不安之時，頗有尼余行者，不顧也。四日早七時起飛，九時過京，翁詠霓先生來結伴同行，午後一時半即抵漢口，翌日七時半續飛，正午過三峽，是日適爲舊曆端午節，余在機中酌酒高飲，笑謂翁先生云：「在三峽頂上，飲雄黃酒，慶端午節，當爲已往文人未有之快舉也。」俯視三峽，有如盆景，瘦峯數削，淺水一泓而已；峽頂寸土尺地，均早開闢，祇見炊烟，不聞猿聲，似萬千年來盤踞之猿猴，早

已進化爲人類！行船過三峽者所詠嘆之奇景，在空中鳥瞰，祗覺其平庸；爲告賞玩風景而來之客，幸勿愛惜時間，仍宜乘輕舟過萬重山也。午後三時抵重慶，即換乘陸上機飛蓉，未到五時，隱見城郭依然，別矣三十四年，乘鶴歸來，誠不勝隔世之感！

入蜀後首先留意者，當然爲考察剿匪情形，徐向前突破嘉陵江，朱毛越過大渡河，川北自江油而西，川西自會理而北，全川之西北邊境，幾全是匪區，防不勝防，頗引以爲憂。抵蓉後事實上詳爲考察，方知朱毛雖能飛渡大渡河金沙江，然勢成弩末，祗能走，不能守，更不能攻，薛李趕着尾追，楊森攔河腰擊，已逼促於天全蘆山以北；徐向前因胡宗南軍早由平武進據松潘，將從西北角直下，恐截之爲二，亦放棄成都以北防地，將退出北川，急遽而西；於是匪區大爲縮小，祗克占據理茂一帶；官軍方面既騰出兵力甚多，自可重重作防，徵聞橫有碉堡防守線八道，立有碉堡聯絡線五處，雖未必能即日完全告成，然可斷定即目前亦決無一衝即破之虞。假使匪軍不能早日從卬大崇灌一帶衝出，將必窘於糧食，困於土人。北走松潘窺甘肅，有胡宗南軍阻之；西走西康圖青新，又聞已編成騎兵隊於平原靜待之，欲回竄滇黔，飛渡金沙大渡，去時已恐不如來時之易。徐向前之能力，遠不如朱毛，有飯桶之稱，盤踞通南巴雖久，未抓住民衆，一經移動，便失根據，故徐向前所放棄之通南巴及其他曾占據經過之各地方，頗少餘匪存在，與朱毛退出贛閩各地之情形，顯然不同。現在四川除理茂一帶外，並無可注意之殘餘匪區。理茂一帶又爲夷邊瘠區，苟不衝出，即難生存。世人頗以朱毛與徐向前會合，爲四川憂，爲大局憂，余却認爲朱毛等之會合，實合零爲整便於應付之好機會。蓋藉以將四川腹地及滇黔邊境各匪區肅淸，得以全力注於一域也。

余抵蓉後急於欲知剿匪情形，畧如上述。留滯旬日間，忙於掃墓，訪舊，談話，宴會等事。最使余傷感者莫如掃墓，余家有田五十畝零在成都北門外何家碾，離城不過四五里，劃出一小段爲余父墓地，余離蓉時，父年僅五十三歲，雖有附郭田，未作埋骨計，民國元年冬余父棄養，余因事竟不克奔喪，長兄三弟特就此田營葬，余又始終未得臨墓一哭，皆終生憾事，念念難忘。七日午驅車至萬里橋，更步行到何家碾，中途遇大雨，衣履透濕，田舍模樣已不復認識，幸有陳妹倩陸外甥作導，直達墓前，余母及兄弟姐妹手植墓木已高拱二丈餘，未及跪拜，淚已奪眶出矣。因思及余母亦棄養過十年，因先迎養來平，遂就近營葬於西山秘魔岩，余失父二十四年，失母又十一年，久爲無父無母之兒，懷父思母，

百感交集。回憶三十四年前，身體強健精神飽滿之雙親，在望江樓下，忍淚強歡，送兒作萬里之遊，有以期其顯親揚名者，於今安在！佃戶鍾姓，余去時乃其祖執業，今歸來已由其孫招待，祖父孫世種余家之田，情誼如同家人，因之看守父墓，掃除極勤，曾有一次就近駐軍將伐墓木為炊，鍾佃乃朝夕採送蔬菜，聯歡得免，四方奔走之遊子，不克廬墓相守者，私心感激，如何如何!?最使余快樂者，莫如訪舊，雖逝者已多，不無傷感，為時復促，拜訪欠周；然三五聚敘，歡同平生，杯酒道故，一刻千金，此中之樂非外人所知。尤以在蓉成城學校舊同學合約余在張重民家一敘為最感興味，酒不待勸，語無所擇，未滿半小時，余已飲滿二十鍾，話過千百句，人生朋友之樂不過如斯。次則亦為成城舊同學應余重溫蜀樂之請，再聚於周文犯家，備有高腔絲絃洋琴三種，皆蜀地獨有他省所無者；清唱者為一時名手，絲絃腔調為余所不習外，高腔激越，洋琴幽怨，聞之如狂如醉，洋琴詞雅不易曉，同學王伯宜癖好之，盡通其詞，一句一讀，次第先為耳語，按字靜聽，清晰如話，尤可感也。重訪舊地，亦為余旅行計畫中之一；然日日困於客，偶得空隙，已感疲倦；不但遊山無暇，即城郊近地如望江樓昭覺寺文殊院等處，早已決定一行者輒臨時中止，甚至桂王橋北街余之舊居，亦未得一訪。

辛九日星期日，早客散後，未訂預約，十時左右余得偕翁詠霓汪松年兩君」作城西之遊，遍訪工部草堂，青羊宮，二仙庵，浣花溪，百花潭，武侯祠諸名勝，余最愛草堂中一聯，為何紹基所撰書，文曰：「錦里春風公占却，草堂人日我歸來」者，已不復存在，悵然久之；諸名勝均多破壞，無復舊觀，尤其壁柱間盡易當日舊題為今人名著？令人嘔吐。草堂及武侯祠門前均建築碉堡，更感淒涼；各處均有駐兵，門前站崗，青羊宮內且住有傷兵若干，愁慘之氣，籠罩大雄寶殿內外，頗似乏人照料，適見一十六七歲之傷兵側臥石階上，呻吟中抬一足，白膿如雨點下注，余等遊興為之驅逐罄盡。經過門崗，例受盤詰，余等隨人指余為參謀團吳先生，得通行無阻，二仙庵道士招待余等時，且連稱參謀團吳先生不已，難過之至。進城時要留刺，翁先生給一翁文灝三字名片予之，似不滿意，隨人即大聲呼曰：「這是特派員翁先生」，得通過。是日余與翁先生均有冒充官長之嫌，雖出諸隨人之口，然余等究未便否認；唯遊百花潭時，隔溪呼舟引渡，軍士問何人何事？隨人又想冒名嚇之，余等斥止，因隔溪呼聲較大，當面太難為情，因之百花潭之門竟不得入。成都自蔣先生駐節後，各方遊客甚多，著名各勝地如此情形，或

於地方當局面子有礙，頗思進一言，因不費大事，立可整飭者，然余所欲進言之事，比較大者甚多，區區小事先令人不快，不甚合宜，且預料四方遊客日多，當局自身必漸有感覺，何待人言也。留蓉最苦之事，莫若宴會，成都普通習慣，每晨九時前後早餐，午後三四時午飯，晚九時消夜，消夜本隨便小吃，少請客者，早餐亦然，故宴會時間按成都習慣例爲午後三四時，故一部分請柬多爲午後四時，有許多朋友又將就余等外省習慣，或請十二時至一時午餐，或請六時至八時晚餐，時刻又不甚準，故余等一至正午起，幾完全變爲宴會時間，終日吃飯；有一日祇有一處午後四時宴會之約，余等因事將近六時前往，主客皆散，不得已自吃小館子，連連碰釘子，蓋成都飯館十九均於六七時關門，因吃飯鐘點止於四時，六七時除外江人無人往吃館子者，飯局纍纍，而結果竟無噉飯之地，又不便回擾已告其不必預備晚飯之東道主，僕僕街市中找飯吃，殊饒逸趣，幸隨人最後引導至少城公園旁一小館子，居然尚未閉門，得與翁汪兩先生飽餐狂笑，私幸添了經驗不少。飯局不能准時到，本各由自取，然准時到時，又往往由四時待至六時，或由六時待至八時，尚未能入座。翁先生和靄遇到，僕僕數局，不以爲苦；余不喜應酬，向例一飯不重局者，在此環境中，竟認爲天下之至苦，莫過於斯。中國各地宴會太多，廢事不少，而成都以午後三四時爲正式吃飯時間，尤不敢阿其所好，認爲此種特殊優良習慣，應予保持到底者也。

最後余將一述對於各方之談話及余對於川局之觀察。川省軍政學商各界人物余均認識不少，故余接洽之談話，至爲複雜，川人又多善於口才，往往談話二三小時，覺得頭頭是道；惟因其頭頭是道，轉抓不住其要點所在；余强爲歸納，軍人方面無不各爲其軍，鋪陳其軍已往之功蹟而糢糊其現在與將來，人人願剿匪而暗示困難，人人願裁兵而又暗示困難，困難之點復隱約其詞；雖然隱約，余自明白，往往談話結果，可相喻於不言中。與余談話之人，余若預知其與某軍有關連者，早能斷定必爲若何之談話，又可百試不爽者。故余認爲四川軍人之優點，即春秋戰國時代之政治智識太豐；余嘗笑謂某氏云：「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之說，應不適用於四川，四川軍界固早應用「十分政治」矣。故余普通忠告軍人及與軍人有關連者，希望各軍少派代表，凡事領袖直接自爲接洽，多明言，少暗示，譬如領錢少，便陳述不夠的事實，來想辦法，不必繞灣子，說那種「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話，領錢較多的人，更不必說那種「名爲多事實轉少，名爲少事實轉多」的話。要之，四川軍人頗類文人，腦筋極靈活複雜

，接談起來，大局大勢之明白，較諸吾輩文人有過之無不及；因其如此，頗難於感動，抑唯其如此，或轉易整理，當局若以嚴正簡單坦率態度臨之，一切糾紛固不難迎刃而解也。川省無派別之政治人物，余不幸時短尙未得見，現在在朝在野之演政治者，因環境關係，不無多少皆與各軍有關連，而與各軍無關連者，多已消極，或別爲一名士派，非政治實行家，偶然發表一二原則的議論已耳；因之談話，頗難一致，大約公多私少者其主張較爲正大，但主張到嚴厲裁兵痛快減稅拚命建設者，除消極的若干政論家外，在負責任作政治談人物中，實不可多見。至於與某軍有關連，而能坦然陳其長兼述其短，希望當局有以改善之者，余更少見。至於評論政治之輿論界，背景關係與檢查約束，較諸他省更過之無不及。但學界人物之議論，則適與政軍兩界相反，余從未聽見著名學界人物頌揚地方政軍兩界人物已往及現在之德政者，未免過於嚴格。商界議論則因人趨避，隨境變遷，有時猛烈如虎，隱欲要挾罷市，有時柔馴如羊，不敢微拂意旨，其地位使然，與個人何關；然對於軍隊之多，稅捐之重，無論公言私語，未有不一致委婉陳詞，哀求減免者。一般老百姓余等接洽談話甚少。然自表面觀之，因中央軍入川，人心大定，中央軍又無所誅求，不加川民絲毫負擔，且自防區裁撤後，捐稅略爲統一，稍有減免，早已爲重見太平，不惜一致頌揚委員長矣；誠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余過渝時，曾隨翁任胡田四先生遊塗山老君洞，轎夫指廟前空地云：「從前有好多老松柏樹那一年中央的曹軍到川，全全被其砍伐了！」余因詢曰：「這次中央軍如何？」立答云「這是沒有說的了，比我們川軍還好得多。」又一轎夫插嘴云：「在有些地方，還是要拉夫喲！」另一轎夫忿然說道「這一點還不應該嗎！」此聊聊數語，可見老百姓對於中央軍情形，不但頌揚，且代爲辯護，中央軍能不勉哉。因附記之。以上所述各方議論情形，有若干與各省情形相同，並非四川弱點他省全無，也許有若干點，他省情形更不及四川，此文就川言川，非有意苛責我川人也。

就余之觀察，川事整理，應從何處入手？茲特簡單一述所見。除剿匪軍事已敘述於前文外，余認爲裁減軍隊，整飭民政，辦理建設，必須先從財政公開整理着手，否則一切計畫均無根據，且易起軍民兩方各種之猜疑，橫生障礙也。余到蓉時，聞中央允以川省鹽稅爲基金，發行公債七千萬元，以四千四百萬元按票面六折還清舊欠，以二千六百萬元作爲川軍剿匪經費。又將地方銀行發行之鈔票元角兩種約三千萬元，由中央銀行分年收回，而以地方銀行所餘現金若干及川

省每年稅收若干分還中央銀行。一了舊欠，一了舊鈔，主張極是，而辦法似未盡澈底。已成之事，不必多言，且不澈底之點，施行時當局者必有以補救，亦勿庸多言。余所注意者，不在已往，而在現在與將來；蔣先生曾明言以四川之財治理四川，早為四川地方當局與人民所共信，因為事實上中央軍入川以來，一切通常臨時各種費用，均係自備，未取諸川省，且軍實犒賞諸費，毋寧川軍轉有所分潤，大信已昭；川省財政全盤收支似已無隱蔽之必要。故余主張按湘鄂等省成例，合盤拿出，由中央當局與地方當局切實規定，成立一臨時事實之概算，按此裁減軍隊，整飭民政，辦理建設，由中央督飭於上，人民團體監察於下，則一切困難可立告解決。

按川省財政情形之複雜，非一言可罄。以田賦一種而論，防區存在時，有照原額徵至十倍以上者，全省平均亦約在八倍以上，有許多地方，徵糧戶冊早已不存，祇由縣長按總數酌予分配，人民納多納少，極不平均；加以有所謂「濫糧」者（即田主逃亡或實在無法逼收者），按額攤派其他田主代繳，更奇者有所謂「偉糧」（即所謂偉人之田不繳糧者），亦攤由其他田主代繳；此種情形，必須改正，自不待言。微聞地方當局已着手概算，大約田賦為四千萬元，（原額約為七百萬元，連同各種附加平均將定為五倍半，已較從前略減矣）。鹽稅為一千五六百萬元，統稅為一千二百萬元，連同煙酒肉稅及契稅等收入總數約為八千萬元。支出方面總數，聞約九千六百萬元；屬於軍費性質者約占十分之八以上，（係按裁減軍隊三分之一計算，中央當局有減為二分之一聲明，川軍約二百五十團，四十萬人，戰役屢經，早不足額，川人厭惡當兵，募集不易，祇須空額免補，酌去老稚，裁減並非難事，早為公認事實，所較難安置者軍官而已。）償還債務本息者約占十分之一以上，作一切民政之用者不到十分之一，內聞建設費僅百餘萬已耳。不足之一千六百萬元，聞將創辦營業稅，房屋稅，或增加鹽稅，以資彌補。此項概算適當否另一問題，地方當局肯辦一概算與中央當局商酌核定，實為最大之進步，川軍將來之能否次第整理，必繫於斯；余實極端贊成，並希望中央當局以對鄂贛等省負責任之態度對四川，將概算收支予以分項核定，加以增減，作為定案。按概算支出分別裁減軍隊，整飭民政，辦理建設，則一省行政可立上軌道，財政公開基礎奠定，一切浮言自可消滅；為四川省政府當局計，為各軍當局計，為人民計，皆宜趁此機會，假借中央當局之力，確定此先決問題。蓋目前四川問題中其重要性莫有過於此者。余離川已過旬日，究竟此案已否提出，中央當局已否予以解決，殊念念不忘。至於四川各種建設問

築，余亦有一確信之點，即最近期內，地方應合全力先建築成渝鐵路，中央應合全力先擇重慶對岸適宜地點接通鐵路至長沙，先將四川重要部分之交通基礎確定，則其他建設事業自不難次第興辦，財力有限，勿庸多驚少成也。

至於人材問題，四川人怕外省人到四川搶飯吃，實則四川飯碗假使都在範圍內吃的話，外省人並不羨慕，勿庸拒絕，且外省人材亦甚少，確是人材，大家都搶，我們歡迎頭二等人材到四川去，並非易事；但是凡是外省人便認爲是人材，一律予以歡迎，我却反對。四川人的態度應歡迎外省人材，反對外省飯桶，祗有材不材的問題，並無川不川的分別。中央當局頗思以川人治川，惟苦於不知川中各種人材爲誰何？余曾進言於地方當局，促其搜羅介紹，以備中央之考察，頗承諒解，不知已否進行。余以爲假使地方當局祗認爲除其現在部下外，川省並無人材，勿庸廣爲搜羅，則所謂川人治川者，其意義不過如斯而已。余此次赴川，川中舊友期望於余者甚大，以爲余必敢直言，無所顧忌；事實上余所進言者固不少，但未必能副友人之期許。余在四川大學講演時，中有數言云：「余十九歲離川，五十二歲歸來，好像一個嫁出三十四年之老姑娘，第一次回娘家；當家人都十分歡迎，但老姑娘地位說話是有限度的，不能使當家人過於討厭，一討厭說的話更無效了。」附記於此，希望我川中舊友十分原諒。

余與翁先生於十七日早十時乘福特機離成都，滿擬過重慶不停午後四時左右直達漢口，或隨平粵郵航（一星期二次）或由平漢鐵路北上，翁先生爲趕應二十二日清華輔仁兩大學畢業式之講演，余則忙於回平津料理私事。乃起飛後，天氣立時惡化風雲瀰滿，咫尺不能見物，機師迷途，至十二時許始隱約得見合川，（飛程不經合川，預定一小時半可飛過重慶）。幸得隨江緩飛，過重慶珊瑚壩機場欲停不得，强勉降落於重慶對岸約六十里之廣陽壩軍用飛機場，震動有聲。（三架發動機似因此損壞其一，當時不知。）外國機師Aramo君下機時口稱危險之至，立予余等拍一照爲紀念，狀殊可笑。在軍用機場辦公處停留一夜，頗承優待，然余已大爲蚊子臭蟲所窘，通夜未眠，蓋分配余之小臥室，不通空氣，與余對牀而眠之某軍官又嗜讀，深夜燃燈，余惟有在帳中睜眼表示敬意而已。翌日晨天氣仍不佳，大雨如注，機師等躊躇行止不決，翁先生云何妨高飛過峽，Aramo君頗有冒險贊成之意，中國機師田孫兩先生不以爲然，孫君且言余等本無要事，何必如此，議論至十一時半，終決定暫留，余遂主張赴渝以待，約定機師等天氣好時移機到珊瑚壩就近相告，午後一時遂同翁先生及同行之門炳岳先生同乘小火輪而去，抵渝已四

時半，輪中殊擁擠不堪。渝中友人是日已探知余等之機落在廣陽壩，康心如昆仲特駕小輪來迓，左於途中，航務局長何北衡先生在岸相待，並臨時召集講演會，引導余與翁先生於六時赴民生公司會場講演，並為余等覓定下榻處於川康銀行協理周季悔先生家，周為孝懷先生之侄，新婚回渝，其新夫人為楊哲子先生之姪女，翁先生長清華大學時早認識之，又與余女兒元俊相知，故有賓主如歸之樂。十九日天氣如故，不能飛行，二十日稍轉，福特機已移到珊瑚壩，然損壞之發動機，於移轉時發現，正加修理，又不得成行，余等遂變計改訂二十一日之郵航機，二十一日天氣又變惡劣，郵航機竟未到，福特機修理亦未完，同行之門先生拂曉即在機場相待，余等遇諸途，忽然已決定買輪於是夜起程赴漢矣。二十二日晨雲霧彌漫，詢知郵航機停宜未到，余等亦遂決定變計買輪，乃二三日內竟無開行者，懊惱之至，至十一時機場忽來電話云，福特機決定即開速來，余與翁先生喜出望外，即刻驅車登機，然天氣甚壞，風雨載途，周夫人送余等在門前作別時，相語曰：「回頭再見。」機場中國航空公司之執事人亦云恐馬上要回來，三峽通不過也。然十二時起飛後Aramo君竟高飛一萬二千尺，一如翁先生之指示，越航而過，在四顧茫茫不見天日中飛行三小時半，乃逐漸降低，方以為得計，不料機師又迷途，不知漢口在何方，惶惶覓路多時，機師時刻回顧油表，至六時二十分左右，汽油已祇賸六七十加倫；（此機每小時飛行用油六十五加倫）正惶惑中，Aramo君忽離坐而人，笑顏相告云：「二十分左右便到漢口矣。」果於六時四十餘分望見城鎮，均以為漢口無疑，橫渡大江，忽見一塔巍然，不似漢埠，熟省之乃安慶也。大雨中昏暗中安然降落，時為六時五十分，汽油祇賸四十五加倫，不足飛行一小時之用矣。機場積水，步行為難，且去城十餘里，荒野中無代步之具，乃向省府借汽車，汽車到又陷泥中，進退不可，祇得再向省府借車，停於場外，余等無法步行出場，翁先生出主意，臨時撤守場人舖床木板，次第接墊，蛙步而行，至旅館時已九時半矣。省府劉主席王秘書長馬廳長即時來訪，余是夜又為蚊子臭蟲所窘。翌早劉主席宴余等於省府中，因預定十一時起程也。乃大雨不止，機師已宣告停飛，余等亦改訂是夜江華輪赴京北上，在宴坐中忽聞空中有郵航機軋軋作聲，適過安慶，Aramo君色動，云即赴機場一看情形，一時許電告，可以試飛，余等趕赴機場，於大雨傾盆中，毅然飛出，四時半便抵南京，余遂即夜北上。歸途飛行雖不順利，然翁先生與余因之得着空行經驗不少；可惜由蓉同行之門先生未嘗着後半程滋味，由渝同行之戴先生又未嘗着前半程滋味也。

三月中游青島，六月中游成渝，厚擾公私各方朋友，附此致謝，恕不另柬。（六月三十日）

落伍與邁進

一些病原的解析和展望

張弘伯

中國的落伍，是一件昭然若揭的事實，無法掩諱。至於落伍時間的長短，很難確定。有人說是一世紀，有人說是二三百年。(註一)這話驟看似乎駭人。惟若以巴黎歷史博物館所陳該市十六七世紀的模型，與當今的故都相較，可謂並非言過其實。但我們用不着自悲，更用不着自餒。只要萬衆一心，真能急起趕路，也許二十年乃至三十年就可追上。擺在目前的東鄰，不就是一個好例嗎？經驗告訴我們：後來者居上。故落後不足憂，落後了而不澈底覺悟不努力奮鬥乃足憂。以往的失敗也不足懼，惟有失敗了而不察原因，不跳出覆轍乃足懼。諺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這個老大孤危的民族現在到了應該算算總賬的時代了。佛家道：『作如是因，有如是果；無如是因，即無如是果。』又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拿這幾句話來觀察我們整個民族的既往現在和將來，確乎可以得很大的受用。故我想站在民族的立場，來試試分析落伍這個現象的前因，即以企圖種下將來復興邁進的後果。

在未入正文之先，吾人略一回溯既往，便知往昔也有不少的發明者和創造者，何以後來罕覯呢？大學講格物致知，荀子講制天而用，墨經更有不少的科學種子，(註二)何以後來科學竟不發達呢？天文學，我們在上古不讓人，何以後來瞠乎其後呢？哲學文學在上古也曾絢爛一時，何以後來漸呈枯寂呢？論到具體的事物，指南針，是我們發明的；印刷術，是我們發明的；紙是我們發明的；火藥，鐵砲，絲織，醫術上的打針，也是我們發明的：但這個清單，為什麼不能繼續延長下去呢？又為什麼有些種子不在本土繁殖而反到異域去開花結實呢？難道是黃種的智慧根本不如白人嗎？不是。難道是『生兒不象賢』嗎？也不是。原因不在先天，而是後天的許多條件。世間的現象總是有條件的，無論是自然，是社會。如今這個落伍的現象，其成因也是有條件的，不神秘的。薈萃這許多的條件便是因緣和合，相盪相成。為便於說明起見，茲試為分析如左：

（甲）環境上　中國在環境上，一方面占便宜，一方面也吃

」四周民族文化太低的斷了。這個斷可由歷史的與歐洲的比較去證明：在我們的歷史上，周以前與人互爭雄長的時代，是民族進步的時代；春秋戰國自相角逐的時代，也是一個進步的時代。自秦漢成大一統以後，便到了停滯甚至墮落的時期了。周以前尤為黃帝的勁敵不消說，就在唐虞夏商時，神州部落也還十分複雜。處於『萬邦』『萬國』中，不努力不足以圖存，不努力更不能執牛耳。於由努力而進步，由進步而文化漸高於四鄰。自周以降，形勢便不同了。外族如羅狁，匈奴，五胡，吐蕃氐羌，乃至越南高麗之流，文化俱遠遜於中國。低文化受高文化的影響，本為自然的趨勢。證據之最顯明者如後魏拓拔氏孝文帝改姓易服，禁其國人胡語。又如元時西域人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據陳垣先生的考查，有畏吾兒（即回紇），突厥，波斯，大食，叙利亞等八。他們本有文字，本有宗教，然一旦入華地，眩於中國的文物，皆改從華俗，且多在文學界占重要位置。（註三）這麼一來，儼然是我們在矮人國中充起長漢來了，也便自大而自滿了。（註四）

歐洲不像東亞。歷來地小國多，文化伯仲。因有比較而有競爭，因有競爭而常有進步。舉一個例子來證明：關於郵船的建造，法國因為不甘居於德國那有名的歐羅巴 Europa 和布來門 Bremen之下，更不願居於意國 Rex，Conte di Savoia（五萬噸，每小時二十八航程單位）和英國的 Majestic（五萬七千噸，二十四航程單位）與 Super-Cunarder（七萬三千噸，二十九航程單位）之下，於是本年五月二十三日行初航禮的諾曼地號（Normandie）。那一艘郵航排水量是築成七萬五千噸，速率三十海里，（每小時行五十四公里，約合華里九一、八）搭客約可容四千人，長三一三公尺，比巴黎高聳雲霄的鐵塔還長；寬三六．九〇公尺，比花都的劇院街還闊，馬力一六〇〇〇〇匹。用四天十一小時，即可自歐抵美。郵船如此，航空更是如此，他事亦莫不如此。

孟子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中國從前外患雖頻，敵國則罕。因鮮敵國，故國家的意識不明；因乏競爭的對象，故團結的心理也不發展。且懈惰由是生，驕滿由是出。大同懷柔的高調亦出是起。假如三千年的國際環境複雜一點，鄰居文化高一點，則我們早受環境的鞭策，或者也不至於如此墮落，如此老不長進。文化進步須有比較，須有新分子加入。太單調而少變化的環境，那是不適宜於智慧的發育者（註五）證之西歐文化的進步，和十字軍的東征有關；俄國文化的提高，自大彼得之遊西歐始。這是交通使然，接觸使然，比較使然。我們的文化，數千年來，成訓固定，原素單純

，不以西洋之農經掺合：宗教政法科學，各有所自。反過來，澳洲土人文化的低陋，除自然的原因外，在人事方面，據云是從進入該地後，遂處在閉關孤立的狀態中，不與外族接觸之所致。（註六）

現代全世界已成爲一春秋戰國的時代了。我們處列强之中，非努力以求進步不可了。

（乙）思想上 環境既不適於使我們繼續猛進，不幸我們自己還要加上更嚴重更致命的思想錯誤。茲舉其要：第一，以前國人想像的黃金時代在過去——這點儒家與道家皆同，這兩派是 中國文化的支配者——而西方近代所想像的 則在將來。 例如法國大化學家白德洛（Berthelot）在十九世紀末想像二十世紀末科學進步的結果，食物可以全由工廠製造，那時耕種之勞不必需了。地面變成一大花園：萬紫千紅，儼如仙境，名之曰未來的黃金時代（Le futur âge d'or）。中國不然。總是愛說古時好，今時劣；舜日堯天好，無懷葛天更妙。時代愈降，則愈不如前。人心不古，世風日下，是常常聽得的口頭禪。顧頡剛作綱鑑總論，竟謂唐虞時代的文明，如日中天。其實在演化的過程中，他們至多不過做到如涂爾幹（Durkheim）所說家族政治的集羣（Groupe politico-familial）而已，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高明。然而顧氏理想那時的情境，是鳳凰巢於阿閣，麒麟遊於苑囿，屈軼生於殿廷，……種種子虛，欲揚反抑。此外如膾炙人口的桃花源記與詩，是陶潛對於老子小國寡民章的註腳，葛洪的詰鮑，是莊子個人主義的餘音。總起來看，我們的老祖宗，對於歷史的演化，所抱的是一墮落觀。故他們所企求者，不是向前進步而是要向後復古。指導倫理軌範的孝經，所謂「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其根據大略在此。這是進步的大阻力。

復次，老子言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莊子說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他們這種鄙棄知識的態度，時賢多已注意。吾今所欲言者，爲他們祈求安息的精神，其中頗帶有宗教的意味。宗教基於籠統的假設，自以爲得了眞理，心神由是以定以靜。科學家不然：日異月新，時時尋求眞理 ，且快樂即在於如是尋求的本身。兩者的差別是：前者滿足於玄要， 止於絕對；後者學無終際， 以爲人類的偉大，就在於這樣地征服自然。（註七）也就在這樣的不安定。 中國從秦至清，相當於歐洲的中世紀， 骨子裏是宗敎的精神盛行的時期，亦即求眞追索的精神停止休息的時期。（註八）

這麼一來，自然體少明而用亦少致了。由應用與原理的

關係上看，知道前者以後者爲基礎。西人認識此點，並進而了解表面上似乎愈無用的研究而結果應用的範圍愈廣，收穫愈豐，（註九）因而眞的格物致知，因而得到體用兼宏，洵屬理所當然。國人曩者未明此理，即抱狹義的功用主義。要證據嗎？請看理論上如荀韓，實行上如秦政。（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詳查胡適哲學史大綱頁三九〇至三九三）。這種短見，說起來很慚愧，原來是初民心理（註十）之一，是進化的又一大阻障。

復次，思想發皇的一要件是自由，三百年歐洲的學術發達史可以證明。他們勇敢的思想家，衝破藩籬，打倒權威，以理性與經驗爲憑，自由研究，自由評判，於是乃有發明與創獲。吾國自漢代以來，思想定於一尊。結果依樣胡蘆，是非淪沒，明季卓吾曾大胆云：『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見其藏書紀傳總目前論）。當然，畫地自限，則新拓爲不可能；肓從昔賢，則開創性自然抹殺。

有了以上幾種自備的牢籠，中國思想的趨勢，已經够向消極而主靜了。不幸外來的佛敎更是『以水濟水』，致墨家積極活動的精神，愈無復興之望；同時孔家的要義，亦久已名存實亡。這不只是說宋明以後的儒表佛裏而已，這是說以前也有根本違反孔子之所在。解釋詳後。

（丙）**習俗上**　有了前述的那類思想，自然會形成守舊，因襲，懶惰，，頑固，不願改進，因陋就簡，苟且偷安，文弱委靡，聽天由命……的風習。孔子爲列聖所不及者是時中，是行健。他嘗敎人以自强不息，又嘗自言學易則可以無大過。但不幸這種精華，後人沒有受用，而其他的糟粕，則孳趨若鶩，良可痛心！結果口談孔子之道者億萬，而眞正懂得孔子者則寥若晨星。旁觀者云：『在中國，倫理的原則，永遠被經文固定了。漫道事實上的改變爲不可能，就是心理上起了這樣的觀念，也認爲不道德，須預先拋棄。一切的興革，應溯源於孔孟；除此以外，不能有所施爲』（註十一）。請問：這麼辦是聖之時者的本意嗎？假如開山祖師尚在，他不反對這肓目的膠執纔怪哩！論者又道：『遠東文化的停滯不進，特別是由於智識上如一塘死水。這是他們與我們的相異之點』（註十二）。眞的，近世西洋文化智識的變動，宛如大海洪濤，振盪不息。而我們的呢，則甚似埃及的金守塔，亘古如斯。往日的論據，動輒是詩云子曰，引經據典；非於傳有之，即古之人有行之者。風氣所播，馴至藥房要自豪仿古炮製，醫師要標榜祖傳秘方。殊不知一味墨守成規，猶如驢兒戴起皮眼鏡轉磨，無論你走多久，地盤總是那麼一小塊，不

會有什麼擴張進步。

涂爾幹說：『某社會中，如一般人均必須按照相同的樣式製造，則個人的改變爲不可能。』（註十三）倘有，將視爲離經畔道，科以責罰。據社會學家歸納的結論，野蠻人纔非常守舊，非常迷信，而且不受經驗的影響，老是聽風俗習慣的支配，永久不變。例證如英屬圭亞那（Guyana）地方的印第安人，他們所作的許多器物，都很精巧，但是永不改良。他們要照祖宗的製法，一絲不移。（註十四）又如新幾內亞的土人，他們習於做其父其祖與其先人之所已爲。他們以爲對於祖先是好的，對於他們也好。例如造舟，照某地的習慣，只有兩頭有坐位，別人勸他們在中間留一舒適的艙位，他們不肯，說這不是他們的規矩。（註十五）又如初民相信女人若小產不報，可以使天不下雨；少女若在室外梳頭，可以使天氣變壞。諸如此類，舉不勝舉。如你要問他們一個所以然，則所得的答案是：他們的老祖宗如此相信。至於事實上的荒謬，他們一點也不奇怪。他們所驚訝的，反是你的問題。（註十六）

藤文公要改革喪禮，百官都不願意。他們反對的理由是：『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近世東鄰首相伊藤博文於明治十八年對中國的觀察就在現代也還值得我們的深切反省。他道：

中國以時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爲變更，則言官肆口

之。雖此時外面於水陸各軍俱有整頓，以我看來，皆是空言。緣現當山

法事（中法戰爭一八八五）甫定之後，似乎奮發有爲。殊不知一三年

，則又因循苟安。誠如西洋人形容中國所說：又睡覺矣。……諸君不看

中國自中俄之役（光緖六年伊犂問題）始設電線，自中法之役始設海軍

。若平靜一二年，言官必多參更變之事，謀國者又不敢舉行矣。即中國

執權大官，腹中經濟，只有數千年之書，據爲治國典要。

觀此我們不禁聯想到法國布格來的幾句話：『囿於民族的信仰，這是一個沒有出口的死湖；科學普遍的眞實，那是汪洋浩瀚的大海。』（註十七）今後我們還是要停滯於死湖裏呢？抑當到大海上去擴充眼界呢？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我相信：就是提倡讀經者的答案，也不會與吾人有多大的差異。所應注意者，於擴充眼界中，當以開明的理性來鑑別去取而已。

（丁）教育上　本於守舊因襲的風習，自然會形成仿古好古的教育。聖人不是曾經說過了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漢代自馬融鄭玄以降，註釋訓詁之學大興：這種現象並非偶然，有牠歷史的和社會的背景。嗣馬鄭而著者如王弼註老子，郭象註莊子，張湛註列子，杜預註春秋，何晏註論語……。綜計中世紀學人之所爲，首爲註古書再則翻譯佛典而已。此項學風，於宋明乃起一反動，淸代即又復返於漢朝。

這是好古。仿古之最顯明者為文體，為書畫。人常以此自矜，實則個性抹殺，陳陳相因。成績之首屈一指者為得其彷彿，糟糕的則有捧心以學西子之嫌。

外表如此，內容亦復可悲。緣於一般理論上的根據是經典，範圍不出陳言，故吾人以前的心血，只耗在抽象的概念上，只憑空打絲綫，只在書本上用工夫：搖頭擺尾，自滿自足，而不知觀察自然，實驗事物。即偶爾於經驗上小有所獲，也不拿來修正由古傳來的知識，讓牠老是固定的，不變的，僵硬的。這麼一來，與人相較，自然難免於落伍。西方有位公正的評判者說得好：

要得進步不停滯，必須關於物事的概念有彈性：即在由經驗所得的教訓下，可以修正，可以擴張，可以限制，可以改變，可以繼續不斷地分，也可以繼續不斷地合。假如牠一固定凝結了，假如牠組成一種自足於已的統系了，則用於其中的心理活動，將與概念所代表的實物不再接觸。牠因是變成了空泛辨證的目的，而為嚴重的昏迷愚妄的泉源。

中國的學術，就是這種進步停止的一個好例。她曾經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知識如天文，如物理，如化學，如生理，如病理，如治療，如此等等。這一切，以我們的眼光看來，無非是一堆可怕的亂七八糟而已。為什麼中國無量的辛勤，無量的智慧，經過若干世紀，白白消費了而沒有一點結果呢？實際上當然有許多原因，不消說。但特別是因為這些知識，在構種的根源上，若干的概念固定了。對牠們，從來沒有人想使之踐眞受經驗的會籍，因而牠們的內容，也無非是些空洞的，不能證驗的，精神秘組合的若干意象而已。（註十八）

例如醫學上寒熱燥濕的觀念，在歐洲是中世紀醫生的理論，（註十九）在我們則一直鬧到如今。中國的讀書人，向來喜歡馬馬虎虎，不求甚解，不求正確。前人是那麼講，他也就那麼說，完事。這種不推理，不研究，不用心思，只要可以不用就不用，本是非洲黑人的通性。據班特勒的說法，他們的記憶力很好，觀察力模仿性也很強；而且語言流利，優良的性格也很多。例如慈善，大方，和睦，義氣，忠實，勇敢，恒心，毅力等，他們都能有。但推理和創發的官能，則長在休眠的狀態中。（註二十）

反過來再看看我們的教育史。尤堪痛心者，從前儒者之道，還是規行矩步，繁文縟節，弓腰駝背，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言必稱先王……。自明清以來，不料竟又變為：讀書之道，在咬文嚼字，在平上去入，在起講破題，在『舉人既屆雙十五之年，則雖有椅子板凳而不敢坐也，』……。這樣一來，連元時吳澄所謂『學問不本德性，則其弊必偏於語言訓釋之末』（註二一）也不如了。自明憲宗成化二十三年（一四八七）以至清季，這四百餘年間，凡從事於八股文的人，其聰明才力，乾脆是擲黃金於虛牝。不幸同時在西方，別人猛

進突飛。相形之下，我們自然是毫無問題的落伍了，『瞠乎其後』的落伍了。

(戊)文字上　我們的落伍，舊日的思想風習和教育固然要負責，同時為普及文化與提高文化的工具——文字——有缺憾也要負責。孔子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們的這個器，實在有許多的不利處，茲僅就管見略陳：

(一)難於學習　西方的小學生，許多已會寫清通的書信。我們讀了十幾年的大學生，有的還不成。這種結果的差異，不能專怪個人，文字的艱難也實在是一個主要的因素。為什麼呢？學西文有規可循；學中文則憑經驗，憑直覺，憑「火候」。學西文是先懂文法，後懂文章；學中文則至少是從前先懂文章，後懂文法。學西文猶如在大道上奔馳，學中文則好比在暗中摸索。如何對，如何不對有時就是高明的先生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這是講做文。文以字而成，我們的字，一則難寫，再則難讀。為什麼難寫？因為牠不是以簡明的字母拼成，而是千差萬別的奇形怪狀。這點在我們已見慣不驚，熟視(主觀的)無睹；在西人來學就覺得簡直抓不着頭腦(客觀的)，就覺得那些小方塊，眞是難記難「畫」(他們不說是寫)。只消略一比較我們所寫的西文和他們所「畫」的中文——三歲孩子，鬼畫符——就可以知道雙方難易之所在了。這是說寫，其次說讀。為什麼說難讀呢？中文不是標音字，由形看不出聲，故讀法總多少帶些主觀性。職是而個人有差別，地域有差別，時間上也有差別(例如錢大明所證明的古無輕唇音)。結果我們雖自豪有三千年乃至五千年的悠久歷史，然而只做到了文字的統一，語音則極不統一。請問：北平人聽廣東話，是不是像外國語？聽上海話，是不是有點鴃舌味？甚至廣東此縣與彼縣，福建此地與彼地，亦均隔膜。同是中國人，有時用英語還比較便當，這眞是一件既可笑又可悲的現象了。晚近企圖以注音字母挽救，這是一個不得已的笨重辦法。如何改良，尙待研究。

(二)缺短效率　西文依字母的次第排列，每個字有一定的處所，故查字典很快很方便。中文部首太多，已感繁難；查字要先數筆畫，已覺討厭。到把那幾句『一二子中尋，單三間丑寅……』唸完時，所費的時間已經不少了。尤其使人討厭者，遇有些兩棲類甚至「三棲類」的字，要找着牠，每每還須費不少的冤枉工夫。查檢字表？有時無用。就是有用，因為筆畫的數法在有些字有問題，可以使你查到三欄以上！這些冤枉工夫——所謂冤枉

者，是從比較的觀點上說——總算起來一定可驚，細數起來更是可怕。若干人因爲查字太麻煩，也就索性不查。不查的結果，於字義上固然馬虎，在讀音上也多錯誤。這是第一點。再則西文較長的術語或名辭，有字母可以代繁複，寫起來簡單明瞭，便利省時。例如化學上的方程式，就像數學上之以符號進行，何等捷便！我們的呢，却要累贅多了。這是在學術上。在行政上他們的打字機，比我們的或者要快五倍。清查卷宗亦然，排印亦然，即手寫亦何莫不然。處於從前閉關的時代還不要緊。在現代這個劇烈的競爭場裏，不講效率是不行了。環境早已不許我們從容。我們再像昔人的從容，勢必還要落伍。

(三)不便孳乳　許愼說：『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我們的字似乎害了先天的不育症，致嗣續不如人之瓜瓞綿綿而相形貧乏。這種情形，特別是在翻譯時可以感到。漫云他們因爲字多而長袖善舞之故，我們常常找不到相等的字去充分表達他們所能表的意思，就是在譯音上也不成。例如英文或法文的u，恐誰也深感無法譯來相似。許多勉強翻譯的結果是詰屈聱牙，刺目煩心。不懂西文的讀着自然討厭，就是懂者而未查原文，有時也莫明其妙。請看謝晉青譯的西洋倫理學史，滿紙那些外國人名，如安那克美奈斯，愛謨伯特克勸斯，安那克薩高粒斯，羅易克玻斯，……不够令人澀口皺眉嗎？

在我們各地的方言中，有許多只有音，沒有字；說能說，寫却不能寫。這是貧乏的另一證據。古人多用同音假借，這又是貧乏的另一證據。此種假借，古人作還行；在今人呢，要被大家笑爲寫『石灰』字了。還有，吾國因爲字少，表達往往不很確切。以之描繪惝怳迷離的景致，涵味不清不楚的情緒還可以；以之表明斬釘截鐵不能含糊的科學，頗感不够。有人說：中文宜於文學，不宜於科學，這話也有幾分眞理。

我想我們文字貧乏的原因，大約在於孳乳不易；孳乳不易的原因，大約在於（a）已有音有義而無形的字，形難賦；（b）即已有義有形的字而音也難讀，致不易流行普遍，收入字典。前者如以嚶嚶表草虫鳴聲，本來不很確切，然而也只好將就；後者如新近出現的「圕」字，我就不知道該如何讀。個人蠢陋不消說，不幸別人也很茫然地來問我，這可見其中有困難。西文不是如此。一則他們的標音字容易賦形；再則他們新造的字，不管形狀怎樣，初遇者輒能發音，讀出來大家也能懂。所以他們的字纔眞是孳乳而浸多，多了也只覺其便，不覺其累。

以上三點，不過就一時感想所及，略爲揭發。用我們這樣不便利的工具來普及文化提高文化，譬如請一位胖婆來與孫桂雲或王淵在運動場上競走，你說怎樣趕得上？你說怎麼不落伍？

（未完）

國難時期的政府

李成林譯

這本書的作者羅哲士Lindsay Rogers，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公法教授，曾參預羅斯福總統的新政。一九三二年，他在費治尼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担任裴巴基金(Page-Barbour Foundation)的演講，題目就是「國難時期的政府」Crisis-Governments 一九三三年他開始修改演講稿，增加許多新的材料；到一九三四年，方才出版。全書分為六章，而前言與餘論在外。譯者僅節譯四章，因為最後兩章，似乎是修改的時候增加的；前面四章，可以自成系統。

一、「謀民主政治之安全」的世界

政治的自由，法律的平等，與個人的幸福，不受重視的時候，沒有民主政府的嘗試；接受民主思想的國家，也是嘗試而失敗，但是，民主政治，利用討論的方法，避免以暴力奪取政權。

英國的議會，發展於比較太平的時期；所以，沒有受外患與內亂的擾動，歐洲大陸的國家，沒有這種機會；國內的或國外的暴力，消滅有價值的政府，建設未成熟的制度，笛斯萊利(Disraeli)說：「我們不能用習慣統治，就要用武力統治了」。但是，習慣的發展很慢，這是一個問題。

「一九一四年，歐洲只有五個共和國，法國與瑞士，是最重要的；而安多拉(Andorra)與聖馬力諾(San Marino)兩國，是政治的怪物；葡萄牙也有不斷的政變，君主國與共和國的區別，并不重要，英國是君主立憲國，而有反映民意的代議制度。歐洲大陸的國家，要求選舉權，爭奪議席；而不去注意帝王的存廢問題。

大戰的結果，是民主政治的暫時的勝利，民主政治，在原則上，為各國所接受，比較應付戰爭的能力，專制政府，不如民主政府。英法美三國的政治制度，已經渡過風浪；而德奧俄三國的帝政，被風浪捲去了。威爾遜說：大戰之目的，在創造「謀民主政治之安全」的世界；將來的憲法，必須以民主政治為原則，大戰是民主對專制的戰爭，大戰的結果，在德奧兩國，是兩個帝，五個王，五個大公爵，七個侯爵

，放棄政權，新憲法都採用共和制度，但是，這種新制度，都沒有習慣作基礎，歐洲各國的不斷的冒險，與不斷的悲劇，不過是各種政治試驗而已。

巴黎和會議決，人民的轉移，應當依照民族自決的原則，這是進步的現象，從前，王室通婚，可以改變人民的國籍，一九一四年七月，歐洲有二十六個國家，大戰以後，增加七個新國家。

愛沙尼亞，(Estonia)拉脫維亞，(Latvia)立陶宛（Lithuania） 捷克，及波蘭五國，在一九一四年，還沒有成立，塞爾維亞，與羅馬尼亞，都已經增加領土；塞爾維亞，現在改稱猶哥斯拉夫，奧國，匈牙利，及芬蘭，原是大國的一部分，現在是獨立國了，阿爾巴尼亞，（Albania） 希臘，及保加利亞的疆界，也略有變更，一萬萬人民，分屬於十三個國家，三分之二的歐洲，沒有一個國家，有紐約的人口多。

十九世紀的英國政府的優點，在兩大政黨，沒有根本不同的意見，兩黨意見的不同，在實行的方法，而不在基本原則，輝格黨（Whig）與保皇黨，(Tory) 自由黨與保守黨，都贊成君主國體，國立教會，及主要的經濟原則。愛爾蘭問題，曾引起嚴重的爭論，然事實證明，妥協還是可能的。

在法國，民族的情緒，幫助立憲制度，渡過難關；在瑞士，有民主的傳統思想；在美國，有廣大的土地，豐富的天然資源，很高的生活程度。倘使沒有這種適宜的環境，代議制度，必然將發生更大的困難。

立憲制度與代議政府，不過是調和各種利益的工具。代議制度，必須用一個法律的命令，（就是主權）來解決糾紛，雖然調和也許不能使損失者滿意；但是，至少可以使損失者同意，為避免混亂的狀態，國家的裁決，必須勝過個人的或團體的反對。個人或團體，不願損失的時候，立憲政府就崩潰了。因此，國內的特殊勢力，建設以暴力為基礎的統治權。

二、獨裁制度的傳播

戰後的十年，獨裁者統治阿爾巴尼亞，匈牙利，意國，立陶宛，葡萄牙，西班牙，俄國，土耳其，及猶哥斯拉夫。憲法的修改，與新國家的產生，使三〇二，八六八，六九七人，受共和的統治。這是蕭伯納 (G. B. Shaw) 的估計；他接着說：二五七，三〇三，九五二八，已經由立憲制度，轉入獨裁制度了。他們嘗試的議會政治，已經崩潰。蕭先生說：民主政治的鍍金的薑餅，已經擦破了。

這個薑餅，真的損失了光澤嗎？這些國家的人民，都沒

有自治的經驗。他們不會利用議會制度，處理有經驗的選民，議會，與政府，也感覺困難的問題，有什麽奇怪呢？西班牙與意國，是特別的。它們的議會，早已成立；但是，有形式而沒有實際。西班牙在經濟方面，尚未開發；人民多不識字；盜匪與摩洛哥戰爭(Moroccon adventure)使國家貧乏而崩潰；統治階級的輪流當政，並不是代議制度，而是營私制度。

意國的民主政治，比較西班牙的進步；但是，黨派色彩與個人色彩太重了。天主教的反抗，及社會主義的活動，增加政治的混亂。議會政治，已經不能調和國內的衝突。因此，法西斯主義，以暴力維持資本制度；意國的國王，也默認了。

西班牙與意國，都沒有完全統一。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問題（Catalan Question ）有幾百年的歷史；意國的議會制度，也不能鎔合中部意大利，倫巴底（Lombardy)及那不勒斯。（Naples）

在立陶宛，死爾得麥拉斯（Valdemaras）不再繼續獨裁了；希臘也恢復議會政府；柏特倫（Count Bethlen）統治匈牙利，已經十年，也於一九三一年去職。俄國與土耳其，不能算是完全的歐洲國家。所以，在希特勒當政以前，獨裁制度的哲學，都是意國的。

獨裁制度，是暫時的現象。獨裁制度的辯護者，必須證明獨裁制度，是永久的現象；但是，怎樣能夠持久呢？獨裁者不是長生不死的。誰來繼續獨裁者呢？平凡的人做帝王，有內閣與議會代行政事；但是，獨裁者怕權力分散。墨索里尼，曾兼任六個部長，最近幾年才命閣員幫辦部務。繼承問題，可以證明，獨裁制度是暫時的。

獨裁主義者，以為自覺的少數，比較選民，或民選的代表，更加能夠認識國家的利益；那也許是真的，但是當政的少數，未必認識國家的利益；不當政的少數，也許有更聰明的計劃與更偉大的行政的才能；而代議制度的信徒，可以證明民選的代表，同樣的能夠認識最高的利益。

獨裁制度常以民衆擁護為理由。這個理由違背獨裁的理論的前提，——民衆不認識最高的利益，並且，在獨裁的國家，言論不能自由；民衆的意見，不能發表。獨裁者說：民衆擁護「新的國家觀念」，擁護推翻代議制度的政府。但是，墨索里尼與希忒拉都監視民衆投票。

最後一點，是獨裁制度對於國際關係的威脅，火車不誤時刻，秩序安然，與禁止罷工，不能使民衆歡呼；但是，獨裁者必須時常使民衆歡呼。所以，獨裁者很激烈的搖旗吶喊。墨索里尼說：法西斯革命，「仍有勇氣，用毛瑟鎗射擊意

國的敵人；」「我們永久是年青的，強健的，與不妥協的；」「你們有來復鎗，毛瑟鎗，與機關鎗，——都來參加偉大的戰爭。」這是騎兵的刺刀聲，墨索里尼，當然不希望，歐美各國的報紙，記載這種鼓勵衝鋒的演說；他搖旗吶喊，是為他的信徒。但是，民衆的歡呼，是有國際的代價的。

在另一方面，獨裁者雖然喊着戰爭的口號；也有重要的因素，阻止他們的戰爭，第一，他們必須有成功的把握；因為部分的失敗，就會動搖他們的制度。第二，在戰爭時期，容易發生反革命運動，所以獨裁制度對於國際關係的威脅，不是有計劃的，而是偶然的；國際糾紛，繼續發生，彷彿是引火的材料，逐漸增多，遇着國際事變的火花才發出火焰。

俄國的獨裁制度，以階級為基礎；在意國，愛國的情緒，是主要的強制力；德國的運動，似乎是依賴民族的自尊心。獨裁制度，都是投機的，戰爭的，——非常緊急的；所以心理的基礎，與哲學的原則，並不重要。

在俄國，主義發生於制度之前；但是，法西斯主義的哲學，產生於進兵羅馬以後。制度成立的時候，主要的計劃，是繼續反抗；後來，才產生哲學，——一部分是黑智爾的，(Hegelian)一部分是尼采的。(Nietzschean)因為，已成的事實，需要哲學的解釋；將來的計劃，需要哲學的幫助。

法西斯主義，與國社運動，(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都想消滅左派，至少要減低它們的勢力；但是，德意兩國的新制度，都無意於傳統的右派。國社黨曾接受大工業家的幫助；但是，現在已經拋棄這種幫助。這兩個運動，都仇視社會主義；所以，聯合各種反社會主義者。這兩個運動，都吸收中產階級，——在德國，是城市的中產階級；在意國，是鄉村的中產階級。因為德國的工業，特別發達。

這兩個運動，都是起源於大戰。假使意國的經濟組織，沒有崩潰；意國人不感覺戰利品太少；墨索里尼就不會奪得政權。假使凡爾賽條約，已經修改，德國不感覺國際地位的低落，與大戰禍首的恥辱；希忒拉的運動，也不會成功。

但是，意國的運動，是突然的，——幾乎是一個政變；而德國的運動，有緊急命令作先鋒。

一九三三年一月，興登堡任命希忒拉為內閣總理以後，舉行民衆投票；國社黨與國家主義者，獲得選票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二，佔有下議院的多數議席，但是，百分之四十八的少數，竭力反對。因此，希忒拉以激烈手段，應付反對黨。禁止共產黨集會；禁止共產黨的報紙。社會主義的報紙，也停了幾天；社會民主黨及天主教黨的宣傳，都受阻碍，二月二十八日，下議院被焚以後，事實上，已經施行戒嚴令。

三月，下議院制定五個法律；一九三七年以前，可以不再開會了。內閣已經取得整個的立法權。根據憲法第四十八條，內閣本來有廣大的權力；但是，下議院可以撤銷內閣的緊急命令。三月的法律，增加內閣的權力；總統不能運用民衆複決了，內閣公布法律也不要總統簽字了，簽訂條約也不要議會批准了。

墨索里尼鞏固政權的步驟很慢。在第一次組閣的時候，他包羅各黨的領袖；他在議會內，不能獲得多數議席。到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他才宣言，能夠組織純粹的法西斯內閣了。一九二三年七月，下議院通過新選舉法；十一月，通過上議院。這個法律，規定得票最多的政黨，（票數必須超過總數的四分之一），可以取得議席的三分之二；其餘三分之一的議席，按照各黨所得票數的比例，公平分配。

一九二四年一月，議會解散；四月六日，舉行選舉。政府黨的候選人，獲得選票的百分之六十五；因此，取得下議院的三分之二的議席。

一九二四年六月，社會黨的麥推沃地(Matteoti)失踪；幾天以後，發現已被暗殺了。因此，各方面攻擊政府，不應當參與暗殺；一個次長，因此辭職，反對黨退出議會，表示反對政府，輿論也攻擊法西斯黨，墨索里尼才壓制反動的報紙。

政府的地位，逐漸鞏固，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通過法律，限制秘密會社；並且禁止公務員參加。地方政府的控制，也更加嚴密了。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公布法律，解散反國家的政黨，——社會黨，共產黨，與共和黨；禁止反動報紙；驅逐反動份子；設立特別法院，審判政治犯；謀害國王及首相者，處死刑。

一九二八年五月，修改選舉法，由各組合的全國聯合會(the national confédérations of syndicates)提出下議員的候選人，經法西斯黨中央政治會議(Fascist Grand Council)修改以後，再由民衆投票決定，倘使選民多數不贊成，再舉行第二次投票。一九二九年四月，舉行第一次投票，政府黨獲得絕對的多數。

三、歐洲民主政治的妥協

柏特倫在匈牙利當政十年，可以說是內閣獨裁；因爲他在去職以前，並沒有獲得議會的擁護，但是，匈牙利已經渡過尖銳的經濟難關，並且沒有激烈的剝奪言論的自由。

奧國曾有嚴重的財政的與政治的問題，因此，奧國（匈牙利也是如此）接受國聯的干涉，任用外國人爲財政管理

員。議會受內閣的指揮，借款國家的代表，又指揮內閣。很平靜的過了幾年，才解除了外國的控制，恢復了內閣政府。

在德國，立憲政府，很快的代替了過渡時期的政府。一九一九年，在威瑪地方，制定共和憲法。十餘年來，國內的紛爭，財政的困難，使行政機關的權力，充分發揮。因爲憲法第四十八條，有聰明的規定：倘使德國的公共安甯與秩序，受嚴重的擾動或威脅；總統可以採取必要的手段，恢復公共安甯與秩序。必要的時候，可以用武力。並且可以暫時剝奪憲法列舉的基本權利。

一九三一年以後，德國運用憲法第四十八條，應付希忒拉主義者的威脅，與財政的困難，但是，這種制度，並不是新奇的。法國在戰爭的時候，或公共秩序受嚴重威脅的時候，可以宣佈戰時狀態，英國在國王——就是他的內閣——以爲「社會」的「生活要素，」被剝奪的時候，可以宣佈緊急狀態，一九二〇年的緊急狀態，就是工人採取直接行動。宣佈緊急狀態以後，行政機關，可以採取必要的手段。英國曾採用緊急手段，應付一九二一年的煤礦罷工，與一九二六年的總罷工。

議會制度，容許處置非常事變的行政者，是聰明的態度。重要的問題，使事變的緊急，是否需要非常手段；事變以後，行政者是否放棄這種臨時策略，與登堡就總統職以後，在一個月內，發出許多命令，撤銷前任總統——社會主義者愛柏特（Ebert）——簽字公佈的緊急命令，是值得注意的。

比法兩國，有通貨膨脹，公債，賦稅，等問題；但是，議會採取觀望的態度，一九二五年，比利時內閣，取得命令權，發佈命令，增加賦稅以後，比利時的法郎，始得安定，法國的普恩嘉賚（Poincare）於一九二六年組織內閣；他的穩定法郎的計劃，並不新奇，不過是實行開勞（Caillaux委員會的建議而已，法國議會曾拒絕開勞的命令權的要求；但是，以命令權授與普氏了，這有兩個原因，——議會信任普氏，與財政問題尖銳化。

議會願意授與戰時的權力，而不願授與平時的權力，經濟衰落，雖然比較國際戰爭嚴重；但是，與敵人競爭，還是比較與經濟衰落奮鬥爲光榮。繁榮不能以擊毀的區域，或奪得的俘虜，或輜重，表示出來；而必須經過相當的時間，始能以指數證明，繁榮時期，已經開始。因此，立法者不甚明瞭，平時也應當授與戰時的權力；這種權力，可以增加民主政治的效率。

比法兩國，以非常手段，處置財政國難，並不是公共秩

序的問題。並不干涉個人的自由。行政者所以立法，是因爲立法者請他們立法。法國的國難時期的政府，不過是行政者自由徵收新稅，節省政費，減少薪水，裁撤冗員，攤還公債而已。國難幾乎完全是財政問題；銀行與私人企業，不過稍受影響，它們不需要政府的統制。

一九三一年八月的英國的國難，及採用的緊急手段，有幾點值得注意。分析英國的國難政府，比較分析其他國家的重要；因爲英國的議會制度，是各國的典型。

因爲要減少支出，麥克唐納的國民政府，從下議院取得權力，以樞密院的命令，制定法律。近代政府的傾向，是給與行政者更多的立法權。這種傾向，是可以批評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立法的內容很複雜，議會不能很精密的處理；所以，在規定大綱以後，交與有專門知識的行政機關去實行。但是，立法機關，必須監督行政命令，使它不違背已經規定的原則。國難時期的行政者，必須有較大的命令權；倘使有適當的監督，代議制度，可以成功。

英國的改革，使下議院放棄了有歷史意義的財政權；下議院的反對黨，竭力反對這個改革。麥克唐納，在下議院，領導多數黨，本來可以通過緊急的法律；但是，麥克唐納的內閣，輕視這種優勢，而接受了財政的獨裁權。

四、論政治家的藝術

假定各國的負實際責任的政治家，都是聰明的；假定他們願意採取適當的行動，剷除我們忍受的弊害；他們也不能立刻實行。當政的政客，是議會與民衆的俘虜；他們必須顧及擁護他們的人，有各種希望，成見，與熱情。

以裁軍問題爲例。許多人確信，適當的安全，必須依賴大海軍及大陸軍以外的方法。同時，許多人確信，準備戰爭，是保障和平的唯一的方法。我們多數認識，這種信仰是荒謬的；但是，許多人堅持這種信仰。政治當局應當接受我們的意見嗎？政治當局應當接受他們的(錯誤的)意見嗎？或者應當先採取某種態度，再採取他種態度，以迎合各方面的心理嗎？

近代的政治當局處理國內的與國際的問題，都有矛盾的現象，我們的政治家，應當與外國的政治家，坦白的自由的合作嗎？我們應當追求完全的孤立嗎？政治當局演說，都是兩面兼顧的。在一個演說之中，他們一面說「領導」世界；一面說避免任何束縛，建設保護合法的海軍。他們似乎是模倣墨魚；他們不用墨汁，而用言辭，隱藏自己的面目。

理智的忠實，是可能的嗎？政治家應當做民衆要做的事，而不問是否錯誤嗎？政治家應當做民衆在明瞭事實後要做的事嗎？政治家在議會及輿論的壓力，已達不可抵抗的程度以前，應當根據理知，勇往邁進嗎？

政治家常注意上述三要點之一，而不顧其他兩點。但是，應付某種問題的時候，也許注意兩點，或同時考慮這三個要點。假使民衆對於某種問題，沒有興趣；政治家就可以自由決定政策。某種問題，激動了民衆的熱情；政治家就必須服從民意，同時，應當設法改變民意。政治家要領導民衆，必須教育民衆；使他們了解，並且希望領導。

政治家的主要工作，是完成實際的政務。他們必須治理變化無常的人民，瞭解其成見，希望，忠心，與知識，所以政治家的工作，不在嘗試最好的政治；而在以民意的擁護爲標準，逐漸實現最好的政治。

政務的複雜，增加專門人才的需要。擺倫的「英吉利詩人與蘇格拉評論家」（Byron's 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說過，可以服務於任何職業，而不以政治爲職業；但是，這種政治當局，是沒有訓練的。政務簡單的時候，普通人也能夠勝任愉快，然而，專家是現代政治的重要部分；他們指導政治當局處理政務。

看雲樓小品

江寄萍

（一）病

已有許多日不開書本，這幾天頗閑，今日想着把書本打開讀一下，在書案上書堆裏，就像算卦抽籤似的，抽出了一本蛩翁詩集，打開一看，就是一首病中口占：

「枕上青山夢裏春，愁中心事病中身，同儕共訝吟詩瘦，不信吟詩解瘦人。」

因此使我想到病的問題。一個人因爲病却能瘦，病的瘦是表面上的，尚有心靈上的病，是更能瘦人的，蛩翁所謂之「同儕共訝吟詩瘦」，想必也是心靈上的。戀愛也是屬於心靈的，所以戀愛也足以瘦人。牡丹亭驚夢云：「沒亂裏春情難遣，驀地裏懷人悲怨，則爲俺生小嬋娟，揀名門一例裏神仙眷，甚良緣把青春拋的遠，俺的睡情誰見，則索因循靦腆，想幽夢誰邊，和春光暗流轉遷延，這衷懷那處言，淹煎，潑殘生除問天！」這正是心靈上的病。就是這樣的詞兒，多讀幾遍，也是足以瘦人的。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廿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起至二十四年七月四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冀察事件，已告結束，河北省府改組，主席商震已赴平即日轉保視事。察省情形，新主席秦德純尚未就職，二十九軍宋哲元今後任務，正在商議中，故本週冀察兩省情形，一切均在停頓狀態。日方近又高唱經濟提携，擬開發冀魯晉察綏五省產業，而以南滿鐵路統制一切，今後此問題之進展如何，殊堪注目也。上海新生週刊事件，日方已提出交涉，正由中央處理中，此事或不難解決。汪精衛院長月來辦理對日外交事件，心力交瘁，致舊疾復發，膽石上昇，赴滬就醫，院務由孔祥熙代理。中樞政務，自汪請假後，似顯散漫，而廣州西南執行部為冀察外交事向電詢中央，因此謠諑紛起，蔣伯誠已偕兩廣代表孫家哲由港來京即入川謁蔣，黃紹雄亦飛川謁蔣後，將赴桂粵一行，黃因雨尚滯留漢口，據此中央與兩廣，將來經黃等協商後，或可冰釋也。

本週國外大事：歐陸局勢，無甚發展，義亞糾紛，自艾頓訪墨索里尼回英後，形勢反緊，英雖積極調解，而法則甚沉默。海軍問題英請法披露其程序，被法拒絕，法對英態度，自英德海軍協定成立後，更形冷淡。遠東方面，本週日俄關係忽轉緊張，俄國已有嚴重抗議遞達日政府。日本尚須調查後再行回復。公文上雖似緊張，實際上勢不能有所動作也。

國內

汪精衛病假中之時局

本週時局形勢，冀察問題雖告結束，表面上似暫沉靜，但關於政治經濟等等問題，正在開始中，而身負中樞重任之汪精衛院長忽因病赴滬治療，兼以廣東形勢，又成為可注目問題，內政散漫，可以概見，現在時局，一幕方閉一幕將啟之際，誠不可忽視也，玆略誌其概要如次，

汪精衛病赴滬就醫

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平時每月必須赴滬一次，就諸爾醫士診視舊疾，數週以來，因冀察問題緊張，無暇赴滬，因而辛勞過度，發熱至三十八度以上，特召諸爾醫士來京診視，三十日上午詳細檢查，發現膽石有上昇之象，致頭目暈眩，非繼續治療不可，遂醫囑于三十日



汪精衛

晚赴滬診治，一日晨到滬，入諾爾醫院，據諾爾談，汪院長非經較長時間之嚴格調理不可，其隨從醫官羅廣霖，一日由滬電褚秘書長，報告汪病況，謂今日白血輪增至一萬五千，按平時每立方公分白血輪約七千至八千，現增加一倍，爲膽囊有成膿液之象，故須謝絕一切工作，安心靜養，又孔祥熙一日晚於赴京之前，往醫院慰視汪院長疾，據諾爾醫士云，汪膽液曾爲膽石阻塞，膽液不能流通，病狀頗爲沉重，現正設法醫治，行政院務，由孔祥熙代理，孔於二日晨到京，主席行政會議，重要院務，由孔處理，普通例行事務由秘書政務兩處分別核辦，外部事務由次長徐謨唐有壬辦理，陳公博褚民誼陳樹人等均赴滬慰問汪病，據陳樹人對人談稱，汪病甚劇，膽囊恐將成膿，唐有壬四日回京據談汪病一日晚最險，現略平穩云，

黃紹雄等入川謁蔣

鄂贛浙閩四省府主席張羣等到京後，與中樞各要人協商要政公畢後，張羣陳儀一日晨由京到滬，黃紹雄二十九日由京赴滬，三日由滬來京。奉中央命入川謁蔣報告，是日晨八時偕交長朱家驊同乘福特機飛漢轉成都，十一時抵漢，稍息即乘原機飛川，過宜昌後，因雲多霧重，無法通過，午後三時復折回漢，候天晴飛川。

黃紹雄

蔣伯誠偕閩省委員孫家哲，由省港乘俄皇后輪北上，三十日午抵滬，據蔣談，西南各省近甚安謐，軍政當局均竭誠擁護中央，圻琛兩艦北歸，刻由陳季良負責處理，絕無問題，本人定二日早偕孫晉京，向中央有所報告，然後赴川謁蔣，面陳一切云，二日午後四時蔣偕孫家哲晉京，原定三日晨偕黃紹雄同機飛川，改四日晨由京赴漢轉成都謁蔣，按黃與兩廣關係甚深，蔣伯誠亦方由粵歸來，黃等赴川謁蔣，對粵桂問題，當有重要協議也，又葉琪前赴川謁蔣公畢，已於二日由長沙飛抵廣州，向陳濟棠報告一切矣，

陳策將率兩艦北歸

海圻海琛兩艦北歸問題，陳季良率海容等艦赴港，協商處置兩艦，大致解決，惟兩艦不欲隨陳北上，因恐在途中被轟，須候陳策前往率領，陳於二日由京抵滬即首途赴港，四日到達，將率兩艦北上，

冀察事件結束後之局勢

自五月二十九日日軍代表向我方提出要求後，我方一一承認：河北問題方了，而察省張北事件繼起，經秦德純與日軍代表土肥原數度折衝，亦於六月二十七日了結，一月來之冀察問題，遂告完全結束，日本關東軍對華北政策之第一步程序，至此完成，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梅津及駐華大使有吉均各發表聲明，表示冀察事件結束，不意當此結束聲中，北平郊外於二十八晨一時發現倡亂之黨徒，由白堅武率領，勾結停駐豐台車站之鐵甲車，向北平開駛，發砲五六響，北平戒嚴，平津交通斷絕半日，幸經北平當局之處置，當日下午即告平息，此一幕劇雖無重大背境，然北平治安，關係重要，當局乃調駐察省之二十九軍馮治安師來平駐防，以資鎮攝，馮師已由察省開到，分駐西苑南苑營房，新任察省府主席秦德純於三十日由平來津訪二十九軍軍長察省前主席宋哲元報告交涉經過，土肥原亦返長春向關東軍復命，中央對宋將有新委任，迄至發稿時仍在接洽中，又上海新生週刊登載防碍邦交文字，曾由上海市長吳鐵城命令停刊，日大使有吉已

向我當局提出交涉，正由中央處理中，想不至擴大也。新任天津市長程克於一日就職，河北省府已由中央命令改組，主席商震交卸津市長後，二日赴平，將轉保偕同新委員就職，北平軍分會各委員聯電何應欽，促其北返坐鎮，並推何競武代表赴京促駕，三四兩日軍分會全體委員又電何，促即北返坐鎮，何復電，一俟摒擋就緒，當即北上，統觀本週冀察局勢，雖告一段落，然善後諸事，尚待解決，二十九軍駐防及宋哲元任務，尚未商定，冀察新省委就職後，日方希望所辦之事，尚須進行，茲分述如次，

日本聲明冀察事件

據天津日本新聯社報告，關於此次察冀事件，天津日本駐屯軍於二十八日午前十一時發表聲明如左，

「關於華北交涉，幸經中國軍警受諾我之要求，行將見諸實行者，此乃同慶之至，茲承認其具有誠意，暫行注視締約實行之推移，以期局面之好轉也，抑此次交涉，我軍所望求之主點，嚴乎彼我軍警之誓約，糾明責任，而剷除擾亂之禍根，互相尊重信義，努力和平，以圖華北狀態之寧謐，更以俾便除去中日親善之障礙，苟如徒為擴大事態或妄行干涉內政，決不在考慮之中矣，惟中日親善關係，即為帝國文武官民所希望者，然純以表面或形式之言辭，非始所以達到所期也，如此次表面化之不祥事件，其所來由之深，可以推想而知，此為頗堪遺憾者也，然而曩日經國府重行發表禁絕全華排外排日布告，足使上述剷除禍根上能進一步，實屬慶賀，但願勿使其為敷衍一時之辦法，特此聲明，日本軍司令官梅津中將，

上海二十八日新聯電，此次對於河北及察哈爾事件，有吉大使發表聲明如左，

（一）關於此次河北及察省事件，帝國軍憲向中國軍憲提出之要望，期望中國軍憲能容納該項要望，因之事態日見好轉，誠至可祝賀事也，如此次駐屯軍司令官之聲明中，亦曾期待該事，殊願華方對於該方面之和平維持，更希望其能努力（一）此外尚期望中日兩國國交之圓滿，不僅限於地方的，對於全國之排日風潮，頗有一掃之必要，然而今日該項風潮尚未達到絕滅之境，吾人藉此機會，切實希望華方能充分運用此次頒布之邦交敦睦令等，對於排日風潮之禁絕，更作進一步之努力，

又東京二十八日新聯電云，日本陸軍當局對於梅津司令官聲明，發表談話如左，「日本軍當局之聲明，係基於陸軍中央部之指示而發表者，此為表明從來希望全面的打開中日關係之陸軍總意，中日關係之打開，非僅限於華北，全中國均應須照辦者，此為軍部之眞意，」二十八日之定例閣議，外相廣田將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之來電提出朗讀，並報告察哈爾問題已平安解決，

平郊紛擾之一幕劇

有白堅武者，自稱正義自治軍總司令，率黨徒數十人，於二十七晚八時由津乘大通車赴平，十一時許至豐台，即威脅停止該處之鐵甲車第五第六兩號，向北平開駛，二十八日晨一時許馳至永定門外，開砲五六響，砲彈落城內，多未爆炸，無大損害，當局趕調五十三軍萬福麟部繆徵流師及保安隊，協力禦匪，匪未得逞，匪復往來三四次於東缺口南缺口一帶，以圖衝入城內，均被繆師及保安隊阻止擊退，晨九時繆師呂團收復永定門車站，十時劉團收復豐台車站，時該處反動份子業已退出，當將第五號鐵甲車收回，在第六號鐵甲車上之叛亂份子，旋亦乘車向白河以東逃入戰區地帶，此幕變亂遂告平息，因萬莊附近鐵軌拆壞，午後四時修復，平津交通遂完全恢復，平市安謐如恒，平市駐軍本少，當局乃調二十九軍馮治安師來平，馮師於二十八日下午五時先後自張家口開出，二十九日到平後，分駐平郊西苑南苑，北平軍警當局宣布戒嚴，據北平當局二十八日電京報告云，今晨一時許，北寧鐵路第十一次票車抵豐台東站時，忽有便衣匪徒百餘名，持短槍下車，乘旅客擁擠之際，擁入停在豐台車站之第六中隊鐵甲車中，聲言組織「華北國」，以白堅武為正義自治軍總司令云云

，同時並脅迫該鐵甲車隊，向北平永定門開進，於一時許抵永定門，向城內發射五砲，一彈空炸，四彈未炸，均未傷人，當經駐平之衛戍部隊派兵迎頭痛擊，匪隊不支，仍向豐台退去，復經我鐵甲車隊與步兵協同跟蹤追剿，十一時許豐台方面之匪全被擊潰，向東逃竄，豐台已無匪蹤，平津交通今午即已恢復，北平安謐如常，城內外戒備極為嚴密，治安可保無虞云，何氏接電後，除電復指示一切外，復以匪首白堅武竟敢聚衆圖擾平市，危害民國，特分電冀察平津等省市，及該境內駐軍負責長官，着即飭屬一體嚴緝，如有抓獲者，賞洋兩萬元，擊斃證明者賞洋一萬元，各機關奉令後，已分別轉飭所屬，一體嚴緝，殘匪由馬駒橋退向通縣永樂店以南之北辛店，旋往東竄，由陳辛莊過運河入香河縣，小莊鎮一帶，經團警堵剿，二十九日夜已全部繳械，押解縣府中，此一幕惡劇，遂告結束焉。

河北省政府之改組

河北省政府主席，二十五日國府已明令發表任命商震繼任，二十八日行政院臨時會議，決議改組河北省政府，除已任命商震為該省府委員兼主席外，所有委員兼民廳長張厚琬，委員兼財廳長魯穆庭，委員兼教廳長鄭道儒，委員兼建廳長胡源匯，應免本兼各職，委員魏鑑，張厲生，張蔭梧，香耀，應免本職，任命李培基，李競容，呂咸，何基鴻，張蔭梧，南桂馨，劉逸南，梁子青，為冀省府委員，並以李培基兼民政廳長，李競容兼財政廳長，呂咸兼建設廳廳長，何基鴻兼教育廳廳長，㈡決議，冀省府秘書長魏鑑，懇請辭職，應予照准，任命劉燧昌為冀省府秘書長，國府並於當日明令發表，商震於一日交卸天津市長後，三日下午赴平，謁王克敏後，准四日偕新任各廳長赴保，五日到府視事，又天津新任市長程克一日晨就職後，即發表孫潤宇秘書長，楊豹靈工務局長，二日訪日軍司令梅津及日總領事川越，

新生事件又起交涉

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載「閒話皇帝」一文，對日本政治制度，有所評述，中有涉及日本皇室之處，日總領認為不敬，向市府交涉，要求禁止該刊發行，並禁止轉載，懲辦該刊及該文負責人，市長道歉並保障將來不再發生同樣事件，吳鐵城市長認該刊文字實有欠妥之處，對於日總領要求各點，已予以接受，飭公安局分別辦理，惟對懲辦負責人員一節，係屬司法範圍，且該社設在公共租界，故已移請高一法院依法辦理，法院已傳訊一次，該刊負責人杜重遠及該文著作者易水，均未到案，庭諭改期續訊，並聞審訊時日領署中田秘書曾到庭旁聽，總編輯杜重遠因新生週刊被檢舉，趕回上海，一日到第二法院偵查庭受鞫，供稱，發生問題之文字，因係小品，編者疏忽，且未經檢查，致陷有錯誤，法官命杜交六百元保云。

中宣會方面，以上海曾設有圖書雜誌審查委會，負審查原稿之責，對於此案亦特別注意，除一面電知各省市黨部，會同政府嚴密查禁扣留該刊，並另行通知各省市黨部，嚴切取締以後同樣情事外，並以該圖書雜誌審查委會未能檢舉，殊屬疏忽，已決將該會審查組主任及審查員撤職，並籌議改組云。

據上海三日日本新聯電稱，關於新生周刊，日本外務省之回訓二日已到上海，日大使有吉立即據此向來滬中之外交部長汪精衛開始交涉，然汪氏因病入院不能會見，故於三日午後二時請外部次長唐有壬來其私宅，席上有吉大使則謂，對於事件直接負責任者吳鐵城之行政及司法處分之處置，予以諒解，然對於黨部處置，作嚴重之抗議，唐氏對此則云，立將此意傳達於汪外長，會見一小時半即辭去，再唐有壬所談之事，俟達於汪外長受其指示後，即於二日夜赴南京，與黨部要人協議，有吉大使與唐有壬次長會見後，對於記者談話如左，「新生事件，於二日午後請唐次長來宅交涉，余以為該事件為日本全國民有絕大關心之重大事件，故為將來之保障，已充分決意請華方採取有效適當之措置，」又東京三日新聯電，新生周刊事件，有吉大使定於三日赴南京，向南京當局提出嚴重抗議，訓令內容歸付諸嚴重秘密，然而左記諸點當向華方追及(一)正式陳謝，(二)「新生」

停刊，(三)處罰「新生」之責任者及記事執筆者，(四)南京政府對於將來之保障，以上述各電觀察，關於新生事件，日方要求不僅於該刊負責人之處罰已也，又南京三日電稱，陳立夫三日下午訪葉楚傖，有所商談云，按有吉發表談話對於上海市長吳鐵城之應急處置，自稱滿意，而對於檢查出版物之上級機關，則表示不滿，據此所謂以上海爲中心醞釀新的問題，當不至實現也。

日策動中華北計劃

冀察問題既解決，日本對華北計畫已進而爲經濟的行動，即開發冀察魯晉綏五省富源，而以南滿鐵路統制華北產業，茲分誌如下，

▲日外務省草擬方案 據東京四日電通社電，關於對華政策之樹立，外務省方面從來雖以消極的解決懸案爲主，但現則決乘此次解決冀察兩案之機，放棄其從來所採此種方針，而另在政治經濟兩方面，講求其積極策，以謀中日關係之根本的調整，故刻似正以東亞局爲中心，而圖作成此項方案，以便由廣田外相向關係大臣或閣議提出，而作充分的討論，並確立將來應採之對華政策大綱，聞其今後對華積極政策，將以東亞和平與秩序之維持爲根幹，而示其與對俄對「滿」政策之關係，俾作爲廣義的大陸政策之一部門，

▲日關東軍討論對策 長春四日電通社電，已完成解決冀察兩事件重大任務之土肥原少將，於四日下午七時五分行抵當地後，將立赴關東軍司令部，謁見南次郎大將，詳細報告交涉經過情形，及第二次華北協定內容，並更就華北經濟開發與新政權問題之動向，加以說明，然後復在該司令部，於土肥原及板垣參謀副長以次各幕僚齊集之下，開關東軍幕僚全體會議，大體就左述各項，交換意見：一，關於關東軍對華北問題解決後之華北及全中國之根本態度與方針，二，關於塘沽停戰協定區域內及新非武裝地帶之今後治安確保問題，三，關於隨華北新政權發生而應採取之關東軍卜部的監視方針，四，關於設置華北經濟顧問之方針，其中尤足令人注目者爲關於次述兩項之討論：㈠依中日「滿」三國經濟提携具體化，而在河北，察哈爾，綏遠，山東，山西五省創設交通網，㈡關於礦山開採權問題及包括上述五省之中日「滿」三國間通商交易之措置，

▲滿鐵統制華北產業 據七月二日大阪每日新聞載稱，華北局勢平穩以後，繼之而起者自爲開發華北產業，中國方面，因基於中日經濟提携精神對於日本資本與技術，似極歡迎，日本方面，則已早作具體準備，大體日本方面所採之方針，係將滿洲事變後業已喪失其本來使命之滿鐵，再復返其本來使命，使肩負華北方面實行國策之重大任務。按過去三十年中滿鐵之組織，資本，及其人的要素，要皆以實行大陸政策爲其目標，目前情形，則滿洲境內國策之實行，已由全權大使當之，滿鐵在滿洲所擁之國策實行指導權，已完全喪失，關東軍現認滿鐵欲忠實盡其本來使命，此時應即向華北努力，查滿鐵轉換其工作以進向華北，今年春即繼續實現，如滿鐵擴大經濟調查會之組織，新成立東亞課，開始調查中國全國之產業，以資開發，即其著例。總之，一般深信華北情形平穩而後，滿鐵即積極進行工作。至於滿鐵進入華北之方法，則由滿鐵提出資本，新設一或可稱爲華北產業開發公司之新公司，統制開發華北重要產業，除此以外，更投資於各種國策公司，一切經營，均不以營利爲目的，而以實現國策爲歸宿，以上計劃，軍部與滿鐵之間，大體已成立諒解，新開發公司在最近期內，方針上不主籠罩各種產業，同時經營之主力所注，仍在交通運輸方向。故華北資源，今後將依日本資本技術開發而呈現莫大之希望焉。

關內外通電話協定

長春四日新聯社電，中「滿」間之電話聯絡業於六月二十七日在北戴河訂立細目協定，上述通話，七月一日以來，已見實行，長春四日新聯社電，關東軍今日發表：六月二十七日山海關特務機關長儀我大佐，與「滿洲國」電信電話會社，北寧鐵路局，天津電報局，北平電話局代表等，集合於北戴河，關於中「滿」電話聯絡，商定如下：

一，通話區域：中國方面，天津北平。「滿洲國」方面，奉天，大連，營口，錦縣，長春，（哈爾濱隨後考慮）。

二，交換用話：隨時用華語或日語。

三，通話時間：原則上二十四小時內無斷。

四，電費：暫時由中「滿」兩國各自定之。

蔣注重整頓川軍

本週川西剿匪軍事，因川軍忙於縮編，益顯沉寂，蔣委員長正積極整頓川軍，至剿匪重心仍在茂縣理番懋功一帶，北川殘匪已被二路軍擊潰，本月一日克復北川，茲分述於后，

川軍正縮編

蔣委員長對於川軍縮編事，上週曾令各軍積極辦理，並令川軍於七月十日以前造報准尉以上軍官佐履歷，劉文輝部亦將澈底改編，蔣以劉紡守大渡河未先事佈置，致匪越險竄入，擾竄數縣，特嚴加申斥，並記大過一次，又川省府因運輸關係，定八日與十二兩日分別移成都，財政整委會全體委員四日集省，省府對財政主公開，故整委人選，有五道正紳，各軍代表，及金融界巨頭，會中報告財政狀況，討論全省預算，及今後財政收支適合辦法，省府移成都後，對整頓庶政，將加倍努力，選任官吏，統由嚴格審查委員會，嚴格銓選，並公開准具有資格者應選，前在省垣執行，外縣落選徒耗旅費，故現分全省爲十自治區，由各區行政專員審查，資格相合，再以證書介紹來省應複選，審查委員會亦由聲望素孚之官紳組成，六月份軍政費，由省府以舊公債向重慶中國中央兩行抵借五百萬元，

蔣爲促進軍民合力剿匪起見，特令各縣公正紳耆，同鄉工作，全川各道紳耆，集中準備同鄉者，三日晨九時在省黨部聆蔣氏訓話，共到六七十人，各人所隸鄉土，已包括全川各縣，其中素負民望者，前已經蔣分別垂詢，地方人民對中央之希望，蔣已備悉，此次遣紳耆同鄉，更據成下情易於上達之聯鎖，蔣氏訓話，歷一小時，希望各紳于同鄉後應盡責任，㈠設法領導民衆，肅清殘匪，阻他處之匪竄入，努力照頒發之三種書籍，作清鄉工作，㈡根本淸除土匪，不能祇靠軍隊，須從正本淸源注意，望各紳以身作則，感化民衆，轉移風氣，領導農村建設，增進人民生活力使不致流爲匪類，中引用禮運篇解釋「親親仁民，講信修睦，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在我」等川，盼民衆間相親相愛，息訟不爭，爲公衆努力，促進鄉村進步，最後告誡各人，謂此次同鄉工作，雖受本人直接委派，但不得以此自傲，對政府法令仍須切遵，各級官廳之命令，亦須服從，以收官民合作之效，如遇有貪官汚吏，及不良軍隊，擾害人民利益，均由各紳舉出證據，直接向本人據呈控告，但亦不得誣告，

剿匪仍沉靜

自朱毛匪部與徐向前合股於懋功後，剿匪重心，集中於茂縣理番，懋功一帶，灌縣汶川前方，不時有小接觸，一部踞在岷江上游渡江，被國軍擊退，據空軍偵察，徐匪主力集結於理番茂縣之間，薛岳軍扼守雅安至川康邊境，阻匪竄康，薛本人一日由成都偕諾那活佛赴西康，接鄧錫候三十日電告，朱德部在寶恩以北之延慶坪大石溪秤支溝一帶，徐股擬由北川營黃洪司林大溝各地渡河西竄，二路軍會李兩旅一日克復北川，匪退城後高山中，

廿三年關稅公債一萬萬

財部對二十三年度國家總預算，歲入臨時門原列債款，所擬具之正式募集辦法，不外爲舉發公債一途，緣財部對二十三年度收支不敷數，久擬根據二十三年度國家總預算案內規定發行公債抵償，銀行息借，惟以巨額基金，仍難籌措，經該部再四籌維，只有就近年所發年期較短庫券基金騰出一部，擔保新債，俾不至增加稅率之負擔，新債亦可發行，結果遂呈准

中央發行公債，以一部分換回二十三年關稅庫券票面五千萬，餘歸還銀行息借，亦即爲彌補二十三年度國家總預算收支不敷之用，財部呈經中政會決定，交立法院審議，立法院二十八日午開會，將例案議完後，接開秘密會提出討論，當經照案通過，即呈請國府公布，財部依該條例規定，定三十日將此項公債開始發行，此項公債發行辦法，較金融公債尤爲簡便，一半換回五千萬二十三年關稅庫券，一半即以抵償銀行息借，並無派銷之煩，名雖發公債實則在年度告終辦理一次轉賬而已，衆料此項公債流通市面者必少，對債市前途，當無若何影響。

國府公布條例全文

國府二十九日令，茲制定民國二十三年關稅公債條例公布之，此令，條例全文，（第一條）國民政府爲彌補二十三年度總預算收支不敷，由財政部換回銷燬民國二十年關稅庫券票面五千萬元，騰出基金，發行公債，定名爲民國二十三年關稅公債，（第二條）本公債定額爲國幣一萬萬元，於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三十日發行，（第三條）本公債按票面九八發行，（第四條）本公債利率定爲年息六厘，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之末日，各付息一次，（第五條）本公債債期定爲十年，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之末日各還本一次，第一年還總額百分之四，第二年第三年各還百分之六，第四年還百分之八，第五年至第八年各還百分之十二，第九年第十年各還百分之十四，至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三十日，本息金數清償，前項還本，以抽籤行之，（第六條）本公債應還本息基金，以換回銷燬之民國二十三年關稅庫券票面五千萬元，原有基金移充外，其不敷之數，在新增關稅項下照數補足，由財政部命令總稅務司，依照還本付息表所載應還本息數目，按月平均撥存中央銀行，列收國債基金管理委員會戶帳，專款存儲備付，（第七條）本公債票面分五千元，千元，百元三種，均爲無記名式，（第八條）本公債指定中央銀行爲經理還本付息機關，（第九條）本公債債票得自由買賣抵押，凡公務上有須繳納保證金時，得作爲替代品，並得爲銀行之保證準備金，（第十條）對本公債有僞造及毀損信用之行爲者，由司法機關依法懲治，（第十一條）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財長孔祥熙之提案

一

現當二十三年度將終，二十四年度正將開始之會，財政當局于千瘡百孔之下，努力彌補，又勉强渡過一年，查當去年通過二十三年度總概算時，各機關經臨費用雖撙之又撙，減之再三，收支兩項相抵，不敷之數，仍達五千萬元，當時以各項開支不能再減，而國庫收支，不過如此，無望增加， 故列債務收入五千萬元，由財部設法， 以資彌補，一年以來，不敷之數，皆係由財政當局向滬上各銀行挪移，供應急需，現在二十三年度將告終了，向日所騰挪之款，自須設法歸還，因此不得不仍轉到公債政策路上，財政當局於六月十八日提出發行二十三年關稅公債一萬萬元案，於行政院會議，翌日在中央政會議通過，交立法院審議，查該項公債名雖一萬萬元，而其分配則以一部換回二十三年關稅庫券票面五千萬元銷燬，騰出基金，此外方爲歸還借款之用，故實際增加之數只有五千萬元，茲覓錄財孔提案大意如次，查民國二十三年度，國家總預算歲入臨時門列債款收入五千萬元，註明年度總預算收支不敷，由財政部騰出財源，担保籌借等語，本應早日籌安担保基金，舉債彌補，惟以海關稅收，未能如預計之數額，即不應於關稅上加增巨額之負担，是以遲遲未敢舉辦，所有預算不敷之款，暫由國庫逐月向銀行息借，以資應付，現値年度屆滿，此項借款，又均到期，滬上金融緊迫，未便延不歸還，自應發行公債，以爲抵償，而巨額基金，仍屬難於籌措，再四籌維，只有就近年所發年期較短之庫券基金，設法騰出一部份，作爲財源，擔保新債，俾關稅之負擔，無巨額之增加，而新債亦可發行，茲擬發行二十三年關稅公債一萬萬元，以一部份換回二十三年關稅庫券票面五千萬元，銷燬騰出基金，其餘票額，充歸還上項借款之用，此項新債雖總額爲一萬萬元，而實際增加之數不過五千萬元，於債市或不致有所影響，至二十三年度全年國收入短少，收支

出超過實際收支不敷之總數，仍俟年度終了，結算清楚後，再爲專案陳報云云。

長江水漲堤防危急

入夏以來長江流域，因天雨致江水激漲，漢口水位由四四呎漲到四七・二呎，超過廿年同時水位，據漢口四日電，江水四日又漲七英寸，水標傍晚達四七英尺二，沿江各低處均已進水，海關一帶水亦平岸，勢甚危急，各堤缺口處已緊急施工堵塞，水身已較市內爲高，江水易由水溝倒灌，因此四日已將各下水道封堵，汚水以抽水機抽出，三四兩日市民赴河邊看水者如潮湧，蕓莫不焦急憂慮，前數日尙以水略漲即隱退，近證明漲勢日猛，加以連日陰霾，上下游均日漲，咸慮二十年之大水災或將重現，漢口日租界東之分金爐一帶已進水，市區以內，因堤工甚固，暫無可虞，漢陽城南，水仍洶湧，武昌武泰武譏各堤甚爲危急，武昌縣長楊適生，正日夜督工二三千人，加緊搶護，青山至金口一帶堤工尙鞏，武昌附近之白沙洲，因地勢較低已進水，汪洋一片，省防水會，四日招募民夫數百，以五十名爲一隊，分發各堤叔護培修，上游各縣，報水電甚多，監利之車灣堤四日午後被大水沖毀，災情極重，安慶下游之廣成圩亦於四日晨六時被沖毀，據主持水利之經委會秦汾四日談，長江上游水勢，雖超過二十年水位，但距最高位尙有十餘呎，揆諸過去及審查沿江水勢，倘近無大雨量，料不至出大險，本會爲澈底防範，已令各省關係機關，負責防汛，並派傅汝霖督察防汛工作，又傅汝霖三日晚由京抵滬，據語人，長江水勢猛漲，揚子江水利委會，除已呈請中央撥欵救濟，並通告各省府設法防範外，並已派總工程師朱士俊，率同水利專員，赴沿江各處指示，冀以人力挽回天禍，頃水位雖堤岸祗呎許，中央決籌劃最科學方法，以謀適當處理，傳日內即赴各口岸視察云，據江漢關四日各地水位報告，漢一四・二〇四，較三日漲〇・一八四，上游渝一〇・四二，落〇・〇三二，宜昌一二・七四，漲〇・八六一，沙市九・四七九，漲〇・二七九，長沙七・六八，落〇・四八，岳州一四・九〇四，漲〇・二二四，下游九江一三・八〇七，漲〇・〇六七，安慶一一・八八七，漲〇・一一七，

又浙江湖南亦報水災，據杭州二日電，浙各縣水災奇重，蘭谿田禾淹沒，街市可以行舟，龍游盡成澤國，餘杭水深，居民以竹筏代步，浦江田地盡毀，湯溪，縉雲農作物，悉被浸沒，建德南區沖毀田地屋舍無算，桐廬，壽昌滿街是水，交通斷絕，衢縣沿江各地，農產淹沒無餘，蕭山尖山堤倒，村民皆避居樓上，杭市河道，水已滿岸，省府昨接浙東各縣紛請舉辦急賑，但賑會賑欵，一時難籌集，不易應付，二日天已放晴，當可減退，長沙二日電，湘省連日霪雨不休，大水成災，湘資沅澧同時陡漲，省河水量漲至三丈，衡陽，湘潭，平江，益陽，常德，桃源等縣，田禾淹沒，屋宇傾塌，省賑會急電濱湖各縣，保障堤墻，何鍵電中央，請派員查勘救濟，

十四省法院改制

司法部二十八日通令各法院，以新刑訴法已根據法院組織法改爲三級三審制，惟覆判暫行條例，係依舊法删定，茲爲適用起見，在新刑訴法施行後，未將該覆判條例修正頒行前，凡新刑法第六一條所列各罪之案件，概准不呈送覆判，又司法部籌備已久之三級三審法院組織法，現經確定七月一日施行者計有蘇，冀，皖，浙，豫，贛，魯，鄂，閩，晉，湘，陝，甘，察十四省，准予展緩一年施行者計有粵，青，桂，綏，黔五省，尙未呈覆決定者計有甯，川，滇，新四省，至首期施行各省，應增設之高分院及地方法院，已分別籌設齊備，屆期即可同時施行，據司法部長王用賓三十日發表談話云，三級三審法院組織法，定七月一日起施行，原因如下，(一)因該組織法，經國府公布已三年之久，猶未施行，合法制定之法律，延不奉行，將減損法律之尊嚴，(二)刑法，刑訴法，民訴法，均定七月一日施行，均與三級三審制有關，故該法院組織法，若不施行，則關於審級之不同，必又須過渡辦法之補充，未免徒自紛擾，(三)法院組織法，終須施行，與其畏難苟安，何若決於一日，故經呈請司法院定七月一日起分期實施該組織法，至首期實行各省，計有魯，皖，蘇，浙，閩，贛，湘，鄂

，陝，冀，晉，陝，甘，甯，察十五省，共因施行新制增設之高分院爲二一九院，合原有者共五十九院，增設或改設地方法院一一七院，合原有者共一七八院，王氏末謂法部今後將辦重要事件六項如下，（甲）限期清理各院未結訟案，（乙）改善縣長兼理司法制度，（丙）分期改良各縣舊監，（丁）建立嚴密考核法官成績制度，（戊）視察各省司法實況，（己）抽調各地法院法官來京訓話。一

國外

俄日關係又緊張

俄日兩國本週忽傳緊張，俄國於遠東邊境配置重兵，不自今日始，雙方爲此曾交涉數次，自俄國出售東鐵後，日本即提出撤兵交涉，本週日本又重行提出，俄國反先抗議日兵入俄境，形勢似甚緊張，總之俄日兩國一舉一動，關係國際大局甚爲重要，而中國介於兩大之間，益難於應付矣，此研究遠東國際形勢者，不可忽略也，

日陸相報告俄增兵

日本陸相林銑十郎自由「滿」視察回國後，於二十八日內閣審議會中，報告滿境附近俄國之兵備，俄國在俄滿國境全線，前後共配置二十五萬之兵力，建築强固之邊城，採取戰略展開之大勢，我國（指日本）對此僅散極少數之部隊，彼我相距僅隔一川，因而第一線部隊極爲緊張，日俄兩國目下雖無惹起戰爭之問題，然而緊張之第一線部隊，何時惹起如何不測事態，殊難斷定云，林氏又發表談話云，廣田所談之設置國境紛爭防止委員會一事，已聽取其報告，委員會雖即成立，然亦難即安心，「滿」俄國境設置非武裝地帶一事，亦曾提及，然而國境長及數百里，縱使一地點略加撤退，在他處依然對峙，則退與不退相等，尤以兵力關係上，俄國如不改變其現在之大兵主義，則何事均係空談云，

俄抗議日兵入俄境

據莫斯科二十九日海洋電稱，此間當局正式公布，在過去數日間，蘇滿邊境之綏芬河一帶，連續發生若干嚴重事件，且現在尚未終止，如六月二十三日有四十名日軍由兩名軍官指揮，越過蘇滿邊界，衝入俄境數英里以內，又六月廿六日日軍第六十八團第三營步兵四十名，騎兵六十名，越入俄境，並停留數小時之久，蘇聯當局得訊後，當即訓令邊防部隊，嚴密監視日軍之行動，以防引起進一步之糾紛，但日軍方面反得寸進尺，又連續以滿洲砲艦兩度衝入蘇聯黑龍江領江，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李維諾夫，頃已向日本外務省致電，對於日軍再三侵犯綏芬河邊境及蘇聯領江事件，提出最嚴重之抗議，措詞亦極辛辣，並附以兩項要求，第一日方立即採取必要步驟，根本剷除發生類似事件之原因，第二嚴厲懲罰最近侵犯蘇聯國境之官兵，此外李維諾夫並聲稱此間所接日方關於五月二十三日事件之牒書，認爲極不滿意，蘇聯政府，現要求日方詳爲解釋云，又據合衆社報告，日蘇情勢愈見緊張，據聞近頃曾發生日軍與巡艦侵入俄境事件多起據此間消息，有日軍四十二人曾越境入俄，勾留至一日之久，嗣又有日步兵五十人與騎兵六十人入俄，第三次有日砲艦「順天」與「養民」二艘侵入俄境黑龍江，當該砲艦拍攝俄艦照片時，同時有船員舉機關槍準備云，蘇俄各報二日均以極嚴重之語調，論列蘇俄致日本之抗議書，政府機關報消息報痛責日本軍事當局故意破壞兩國間和平之政治通商關係，又共產黨機關報眞理報亦以同樣强烈口吻著稱，蘇俄之民衆與政府，已下最大決心，不令俄滿邊境變爲蹈襲侵滿故智之日本軍閥經常非法挑釁之對象云，

日本俟調查後答復

日本外相廣田正圖積極解決兩國糾紛之中，忽得俄方嚴重抗議，已將俄國抗議轉達關東軍調查後，再行答復，上週廣田與俄大使優列尼夫會談，提議設置日俄「滿」共同委員會，因意見分歧，未能實現，今俄方提出嚴重抗議，日外務省已於一日收到，外務省已令關東軍調查，據東京三日合衆社電稱，據外務省三日宣佈，蘇俄政府之抗議書現已轉達關東軍司令官南大將，令其調查一切，外務省擬俟接到南氏之答復後，再起草對俄政府之答復，本日據外務省發言人稱，蘇俄抗議書之內容，於送達日本前，即在莫斯科發表，足見莫斯科之根本目的，顯然在發表文件，而不在外交討論也，又蘇俄抗議書中所稱之「嚴重影響」字樣，在外交術語中，爲極强硬之詞令，惟外務省發言人似欲減輕抗議之嚴重性，並謂當美國哈定總統時代，日美間發生移民限制律之糾紛時，日大使埴原氏曾引用相

同之字樣，該發言人謂，蘇俄抗議中之表示，其用意與日本埴原大使所用者相同，並無英語中所含之侮辱意義，外務省否認此項抗議足以妨碍，優列尼夫與廣田二氏間進行之討論，據指陳，此項討論對於每一事件均將予以各別之考慮，據外務省指陳，提議中之邊界委員會之用意，在阻止將來有邊界事件發生，以及清釐國界，一般預料，該委員會將有權解決任何未來事件云，又長春三日新聯電，俄國政府以日本兵越境事件，命由優列尼夫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關東軍接到此種消息，於三日非正式表明見解如下，㈠我方以東鐵讓渡交涉成立，期望日俄兩國關係好轉，而堅持和協態度，然而俄國政府最近以何理由，公然出以刺激我方感情之宣傳行動，實為遺憾，㈡尤以我方已由軍司令官命令，嚴禁陸隊越境，如海蘭泡電報所傳之越境行為，實想像所不及，然而日軍在滿洲國內行動反稱以越境云云，此斷難容許，㈢黑河電報則謂，滿洲國砲艦順天號，養民號越境，然而此地係俄國之領水，

歐陸局勢沈靜

本週歐陸局勢甚沉靜，英代表艾頓返國後，二十八日向外長賀爾及其他閣員報告訪問法義兩國結果，一日在下院答復議員質問，謂英法將續商安定歐洲辦法，關於義亞糾紛事，義國拒絕接受調解方案，分誌如下。

艾頓訪法義之收穫

艾頓一日在下院答覆反對黨首領藍斯伯雷氏之質問時，發表一關於其近頃訪羅馬與巴黎經過之宣言，氏稱，其訪問巴黎之主要目的，在關於英德海軍協定事，予法政府以充分坦率的說明，並與法政府協商用何方法可令二月三日英法宣言中所舉之一切事件，迅速進行談判，渠曾將英德協定之內容，向法當局陳述，並說明談判時之情況，以及英政府締結該約之原因，法總理拉佛爾氏亦以同樣坦白的態度，說明法政府對該協定所持之意見，艾氏又說明渠本人對於該協定與歐洲各問題之關係所持之見地，此項問題，即英法兩國政府現正從事於解決者，二人於談話時，承認欲解決天空公約，空軍限制案，東歐公約，中歐公約與陸軍軍備協定等問題，必須英法兩國間密切合作，但此種種問題，不僅與英法兩國有關，故英方現擬與法政府合作，俾各國能迅速履行倫敦宣言中之程序，會議後，渠曾在羅馬與墨索里尼氏商議此項問題，彼等所認為滿意者，即能獲得同意，按照英法宣言與斯特雷撒會議之決議案原則，而繼續進行安定歐洲之工作，現時相信不久可以獲得談判最佳之辦法，渠可確信者，即英法義三國政府對於程序中所列之各種問題，雖不能同樣的重視，或對其緊急性，無所軒輊，惟彼等對於進行自由平等談判的方法，頗能獲得安協，俾能一致聯合，對於此等問題之解決，能有所貢獻，其次關於義亞糾紛問題，亦可以一言，渠對此問題曾與墨索里尼進行談判，渠曾向墨氏表示，英政府對此事件之逆轉，頗抱嚴重的憂慮，英國之動機，並不攙雜私意，亦非受英國在非洲利益之指使，而因英國為一國聯會員國，渠曾謂，英國之外交政策，係以國聯為根據，故英政府對於與國聯前途有深切影響之事件，不能予以漠視，英國輿論對於此問題，態度頗為強硬，據吾人之判斷，唯有使用集體安全之方法，始能維持和平，英國惟有經由國聯，方能在歐洲充分活動，因此英政府頗為關切，將用何種建設的提供，以促進此問題之解決，渠願即向墨索里尼說明英政府之建議，此項建議之概要如下，為最後解決義亞糾紛計，英政府準備以英屬蘇瑪利蘭一部領土割讓予亞比西尼亞，令其得一通海之孔道，俾亞國對義能予以領土與經濟的讓步，以資糾紛之解決，英政府對此並不望報酬，對於割讓予義國之領土，僅保留土人之畜牧權而已，英政府之出此，係鑒於情勢之嚴重，並非輕率舉動，惟墨氏不願接受此建議，作為解決糾紛之根據，渠對此點頗感遺憾云，渠返巴黎，即將渠與墨氏談話之內容，通知法總理拉佛爾氏云，外長賀爾於答覆附帶之質問時，稱渠希望對此問題能續有報告，英政府視此問題極為迫切，故對此將時刻予以特別之考慮云。



艾頓

義亞糾紛仍相持中

義亞糾紛雖經英代表艾頓之斡旋，義國拒絕接受，義首相墨索里尼曾對艾頓表示，謂彼確切決定義大利對亞比西尼亞將遵守其固定政策，而義政府且增加軍事預算，二十七日下令將陸軍預算增加六千一百

七十八萬九千里拉，海軍增加三千四百○二萬二千里拉，義國目標蓋不僅於在東非已也，如法參謀部長甘穆林之訪義，接洽一旦義亞發生戰事，兩國如何維持歐洲和平，據此法義兩國態度，殊可注目也，同時亞王發表公報，嚴厲斥責義軍集中馬里蘭全境，據日本新聯社亞京三日電稱，義亞兩國軍隊於三日在亞國伊里特利亞地方，大起衝突，兩國目前情形，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而英代表艾頓自羅馬與墨索里尼談話失敗歸來後，英內閣於三日開會，討論義亞問題，結果議決，對國聯處理，義亞爭端之威權，在原則上予以援助，墨索里尼三日晨召集海軍大將會議，據傳係研究(一)英德海軍協定所產生之技術上局勢，(二)義亞一旦開戰，地中海海軍問題，據此義亞問題不僅兩國間不能調解，已牽動歐洲局勢矣，

英德續商海軍問題

據倫敦三日電稱，英方頃仍繼續與德政府討論協定中之技術各點，關於法海軍專家訪倫敦事，英法政府間現仍交換意見云，海長孟塞爾三日在下院嚴重否認外傳消息，謂德國在近頃英德海軍談判時，曾建議取消潛艇，而英國則不願加以接受云云，孟氏稱，希忒拉氏曾於五月二十一日演詞中聲明，謂德國準備於他國作同樣行動時，取消潛艇云云，德代表於最近談話時，僅重申此說，英國久經領導各國，擬令一般同意於取消潛艇，自華盛頓會議以來英國每遇機會，即敦促其實現，此爲世人所週知，英方曾以此點促德代表之注意，德方亦充分予以贊同，惟惜其他國家之觀點，未能相同，昨日路易喬治在和平經濟建設委員會之演詞，絕對無有根據，所謂德國建議取消潛艇而吾人尚未準備予以接受云云，不但違反明顯的事實，且係抹煞前此當局方面對此問題之宣言云，

法對英態度甚冷淡

巴黎四日路透電，英內閣建議英法德三國宜彼此交換海軍程序，法國政府多不以爲然，其所最反對者，爲法國因英德海軍協定，乃英德雙方性質，迄未贊同，法國今如贊成英內閣之建議，則似已贊同該協定，惟法國以爲英政府應遵守倫敦與斯特雷撒之協定，以所有關於德國意志之任何情報通知法政府，至於法國將來之海軍程序，須俟已知德國海軍程序後始能定之云，又倫敦三日合衆社電，近來法國對英態度日趨冷淡，據消息靈通人士謂，理由有二，(一)英德海軍條約之締結，事前未通知法國，(二)艾頓赴義，欲解決義亞糾紛，事前亦未知會法國，衆信此種情勢將益使法國贊助以亞比西尼亞爲義大利保護國之計劃，英國或同意法國之要求，即天空公約之談判，視爲普遍協定之一部，同時德國則主張由兩國或兩國以上之國家訂立天空公約，不涉及多瑙河流域之安全。奧國之獨立與陸上軍備之限制等問題，據云，英政府關於東非問題所取之步驟，將不通知法國，但擬於義亞問題提交國聯行政院討論時，請求法國對該問題表示態度云，

德波關係又復接近

德波關係，自波蘭獨裁者畢爾蘇斯基逝世後外傳有隔閡之說，最近波蘭外長貝克訪德，頗爲注目，波蘭外長柏克二日晚抵德京，希忒拉特派閣員麥斯納爾偕外長紐拉特及外交部高級職員在站熱烈迎迓，柏氏下車後，略與歡迎者寒暄畢，即馳往駐德大使館下榻，三日晨十時五分柏氏偕波蘭大使里普斯基往德外部訪問外長紐拉特，相談約十五分鐘後辭出，旋由德外長陪同赴總理公署，由元首之侍衛長布魯克納爾延接，引往希忒拉辦公室，晉謁德元首，賓主暢談甚歡云，

奧國又傳行將復辟

奧國復辟之說，宣傳已久，最近內閣決議取消廢止王室法律，說者謂爲復辟之先聲，據維也納四日路透電，內閣決議取消大戰終止時所定廢哈普斯堡王室之法律，此決議使復辟之舉，更近一步，現已草成議案，俾內閣之計畫，得見諸實施，衆料第一院必予通過，蓋此僅爲形式上之事，其期爲七月九日，政界對政府所稱不欲定遠大之計畫等語，殊爲懷疑，皆以爲苟無意外事變，則本年內必實行復辟，同時國務員卡溫斯基與維斯納男爵將赴比國斯梯諾克齊爾，即奧圖大公現寓之地，與之商談發還前被沒收之王室產業事，聞並將涉及復辟事，據奧國各報載稱，政府不日擬取消哈普斯堡王室喪失權利法，並以價值數百萬鎊之產業，發還前王族，果爾則一九一八年奧政府所沒收之維也納著名博物院與宮邸十二所，離宮若干所，均將復歸哈普斯堡王室所有，衆信奧政府此項行動之第一步，將爲容許奧圖大公以私人公民之資格返奧，然後將大事宣傳，極言復辟之有利於國家，有勢力之各界，皆視此舉爲遏止國社黨運動之最佳方法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四年六月廿八日起
至廿四年七月四日止

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北平豐台站晨一時發現便衣隊，脅迫鐵甲車開永定門發砲，經駐軍擊退，北平頒佈戒嚴。

▲軍分會調二十九軍馮治安師開平。

▲日軍司令梅津大使有吉發表聲明冀察事件結束。

▲立法院通過(一)發關稅公債一萬萬彌補二十三年度財政不敷，(二)公務員考績法案，公務員考績獎懲條例，(三)破產法施行法，(四)二十四年四川善後公債條例。

▲國府命令特派顏惠慶，顧維鈞，郭泰祺爲出席國際聯合會第十六屆大會代表，此令，駐德意志國特命全權公使劉崇傑，另有任用，劉崇傑應免本職，此令，特任程天放爲中華民國駐德意志國特命全權大使，此令，特任施肇基爲中華民國駐美利堅國特命全權大使，此令，特任劉瑞恒爲行政院衛生署長，此令，任命曾養甫，譚熙鴻爲全國經委會委員，此令，河北省政府委員張厚琬，魯穆庭，鄭道儒，胡源匯，魏鑑，張厲生，張蔭梧，杳耀，均免本職，此令，兼河北省府民政廳長張厚琬，兼財政廳長魯穆庭，兼教育廳長鄭道儒，兼建設廳長胡源滙，均免兼職，此令，任命李培基，李竟容，呂咸，何基鴻，張蔭梧，南桂馨，劉逸南，梁子靑，爲河北省府委員，此令，任命李培基兼河北省民政廳長，李竟容兼財政廳長，呂咸兼建設廳長，何基鴻兼教育廳長，此令，

▲行政院臨時會議，決議改組河北省政府。

▲兩廣派代表孫家哲偕蔣伯誠由港入京，表明對中央態度。

▲閩省府主席陳儀到京。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國府公佈二十三年關稅公債條例。

▲汪院長宴四省主席張羣等。

▲日駐京總領事須磨訪唐有壬。

▲日陸相報告俄在「滿」邊配置重兵。

▲俄國對日提出抗議日軍侵入俄境。

六月三十日　星期日

▲國府命令，玆制定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度國家普通歲入歲出總預算公布之，此令，玆制定民國二十四年四川善後公債條例公布之，此令。

▲汪精衛因病赴滬就醫。

▲陳儀張羣赴滬。

▲秦德純來津謁宋哲元。

▲土肥原由平來津。

七月一日　星期一

▲國府命令，玆制定揚子江水利委會組織條例，及華北水利委會組織條例公布之，此令，玆修正黃河水利委會組織法公布之，此令。

▲汪精衛病休養，孔祥熙入京代理院務。

▲軍分會委員電何應欽北返。

▲二十九軍三十七師長馮治安到平。

▲秦德純由津回平。

▲十五省法院實行改制。

▲天津市長程克就職。

▲土肥原由津赴長春。

七月二日　星期二

▲行政院會議，孔祥熙代主席。

▲陳策由京抵滬即赴港率海圻兩艦北歸。

▲蔣伯誠孫家哲由滬入京，葉琪由長沙飛抵廣州。

▲國府公佈修正導淮委員會組織法。

▲國府聘李書華三十人爲中央研究院評議員。

七月三日　星期三

▲外次唐有壬訪日大使有吉，有吉提新生週刊事件交涉。

▲黃紹雄由滬抵京偕朱家驊飛川過宜昌遇霧折回漢。

▲蔣召集四川紳耆訓話令回鄉協助剿匪。

▲商震由津赴平。

七月四日　星期四

▲中常會通過追贈先烈譚人鳳陸軍上將。

▲立法院外委會招待俄大使討論中蘇問題。

▲孔祥熙由京回滬唐有壬由滬返京。

▲軍分會又電何應欽北上。

▲漢口江水又漲，超過二十年水位，監利車灣堤決，皖廣成圩潰。

▲陳策到港。

▲蔣伯誠孫家哲由京乘輪赴漢轉成都謁蔣。

▲于學忠到西安。

論中國國民之最後立場

冀察事件，以二十七日告一結束。雖前晚豐台騷擾，平市震驚，恐復演便衣隊暴動之奇劇，但結果證明並無重大背景，遂得迅速解決。故就地方情形論，現在已確實恢復常態。

駐津日司令官及在滬日本大使昨日各發表聲明，（其文別見）可視爲日方結束此次冀察事件之正式表示。所憾者，我政府迄今無所聲明，顧人民對於事件經過，解決辦法，不得詳知，因此對於日本官方之聲明，除認識事件結束之一點以外，尚不盡悉其中之底蘊。雖然，有一重要事實，易於明瞭者，即此次事件之結束，由於我政府完全承認日本軍方之要求。日方要求內容，未經我方發表，惟由近日我政府對冀察兩省之處理觀之，如官吏之更動，黨部之停止，關黃兩師之移防，及國府十日之敦睦邦交令，當爲要求內容之要點。

吾人對於今後全局形勢，尚不願多作預斷，然願乘此冀察兩省事件結束之機，述其所信爲中國國民最小限度之立場。蓋以爲兩國關係今後之演進，主要的將以日方是否了解並尊重此立場以爲斷也。

吾人深信我全國國民，願努力增進中日兩國國民之理解，以期達到國府命令所謂之睦鄰。顧有一絕對前提，即日本政策之施行，務須不妨礙我獨立國家之地位！易言之，須在尊重中國獨立國家地位之前提下施行政策。此爲判斷中日關係之最後關鍵也。日本爲世界巨强，其對世界政策之飛躍，中國國民絕無意加以障阻，或故加反對，關於此點，日方儘可勿疑。中國人所注意者，只是中日兩國關係之本身，易言之，只看日本如何對我。吾人相信我全國國民，近年對日，多感覺重大之惶惑，即不知日本大陸政策之止境安在。因之多感覺中國國家地位陷於重大不安。是以中國對日本之期待，最要者屬於消極方面，即勿侵我之一點而已。

然此非形式的表示之問題，乃實質的問題，同時爲精神的問題。而由過去之經驗，對於日方政策，甚難簡單判斷，故此爲今後問題之眞正癥結，中國國民，果於此點得到樂觀的憑證，定將歡迎與日本國民永久握手，反之，倘實質的精神的，日感其最後立場之不可保，則雖萬鈞之壓力，亦不能阻其强烈國家意識之發動也。

經濟方面之事，亦與此義聯帶相關。中國亟務，在維持其國民經濟之生存，其對外關係，將在此前提下行之。願彼此互利，而不能捨已而利人也。中日關係，在經濟上天然將日增密切，日本在中國市場，有種種便利，爲西方國家之所不及，故使政治安定，國交進步，則經濟關係之前途，其發展確不可限量。雖然，中國亦有其最小限度之立場，即須彼此兼顧，不得獨利一方。大體言之，中日間之需要供給，宜務利於雙方國民經濟之進步。如日本爲高度工業化國家，中國頗可利用，然中國本身之工業，亦需要維持及建設。故應調劑兼顧，不得使中國僅爲日本工業品之銷場。又如一切原料，日本需要，而中國供給，固無不可，然中國本身，亦須自顧其需要。總之，經濟問題，應平等互惠，中國願與日本有無相通，永遠互

利，而不能犧牲其國民經濟之命脈，僅作工業國經濟之附庸。以上所論，平凡質直，且失之簡略，惟竊信東亞局勢之關鍵在此。中國今日，政治未修明，經濟甚危險，其於日本，實望塵莫及，惟其最小限度之國民的立場，則恐非任何勢力所能變更。中日之間，今後左右一切者，只此一要點，至於日本之世界政策，苟利於我，有何不可贊同。中國何苦故與日本立於反對方面以自取禍。在此重大的冀察事件，因我方承認要求而告解決之日，吾人願對此根本問題開始初步之討論也。

（錄六月二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速謀改善河北地方政治

察冀對日外交問題，最近告一段落。今後能否維持民衆的向心力，充實領土的安全感，當視地方政治，能否改良，民生疾苦，能否解除。易辭言之，中國今後宜以修明政治，補充國防實力，其在北方，尤所需要。夫就全局觀察，國家現在整個的政治機構，實不足以應付此非常時局，惟茲事體大，改造匪易，至於地方政治局部的改良，殊非甚難，而在今後門戶洞開，外交上束縛重重之北方，此事尤絕對為焦眉之急。按日本之於平津冀，懷有一種希望，與我國利害一致者；即地方繁榮市場興旺是也。顧地方何以能繁榮，夫亦曰秩序安定，人民安居樂業耳。關於此點，吾國當局，首應盡力治匪安民，且宜使日方有力者了解此義，助我進行，勿再放任不良分子，假借勢力，在各處勾結為害。如前日平郊擾亂初起，羣情惴惴，疑有背景，及知並無後援，衆心乃為釋然，而匪亂亦隨即平息。此舉足覘外人眞意所在，爾後凡可以安定地方，增進繁榮者，當更易得外交方面之協贊，是在吾國當局善於運用且有以取信於人耳。抑自辛亥革命以還，冀省政治，久號黑暗，河北各縣，民困更甚。語云，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試觀張廷諤氏長天津市政，不過半年，以其頗能勤而公平，廉而有為，受代之日，論者惜之，袁良在平，講維治安，好治道路，社會亦多稱許，由此可見方今人民所求於官廳者，絕無奢望，各級官吏，祇須稍存責任心，本其天良，盡忠職務，則民衆必有以報之，而其人果能內得民衆歡心，同時亦易得外人信賴，無形中便利外交，直不啻增加國力，此又今日河北官吏所應注意者也。不特此也，地方政治，如能改良，則人民購買力自必逐漸回復，市場繁榮，足使外人同霑利惠；一面又因經濟關係密切之故，以後凡可以破壞地方平和，影響市場利益者，在外人方面皆不能無所顧忌，保障和平，樞機繫焉，此其利一。今世國防實力，不盡在堅甲利兵，而在國民之愛國心與活動力。北方社會久陷於民窮財盡之悲境，是以漢奸可以價買，叛亂可以製造，此皆多年政治不良，民不聊生所致，如果庶政修明，民生得所，社會生機活潑，民衆咸知愛國，縱無重兵戍守，衆志儘可成城，此即寄國防於人心，託國力於人民之義也。此其利二。有此二利，益徵河北改良政治之急需，吾人竊願內外當軸，積極圖之也。

雖然，地方政治之改良，非易言也。中樞法令太繁，下級官奉行為苦，一也。新政絡繹不絕，動須向地方籌款，一也。今後誠欲增進地方行政效率，必須使中央政令歸於簡易，同時即可以減輕民衆負擔。北方現居特殊地位，尤應受特別待遇。謂宜寬其條教之督責，輕其財政之負荷，務使冀察平津省市當局，各級人員，專心壹志肆應特殊之環境，同時更應使其行政組織，簡單而有力，舉凡疊床架屋之上級機關，有名無實之監督衙署，概應從速裁撤，既省國家之公帑，且杜各方之覬覦，並可使各省市以本身之收入，謀本身之建設，不再於窮困之餘，月供巨欵，以養無聊之閑員。現在冀省政府改組發表，成立在即，天津新任市長亦將於明日就職，地方領袖，人物一新，來日大難，仔肩甚重，應如何商承中央，謀地方政治之澈底改造，不禁拭目俟之矣！

（錄六月三十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所望於今後司法界者

今日爲民國二十四年度開始之日，亦即新刑法新刑事訴訟法新民事訴訟法及法院組織法實施之期。國家一切行政之推進，因新預算之實施，固不少更張變動，而司法界之氣象，則尤爲煥然一新，此吾人所欲以一言相勗也。

近年以來，因全國司法界暮氣沉沉所招致之影響，與其原因癥結所在，吾人亦既迭有論列，即當局亦未嘗不知，徒以積習相沿，根深蒂固，驟言整頓，諸感困難，遂因循迄於現在，其不得已之苦衷，固爲世人所深能諒解者。今新法既已實施，舊賬從玆清結，不獨實體手續，關係於人民之利權者，均有新的根據，即法院本身之組織，亦復有所變革與更張，譬之人身，攻補兼施，沉痾立起，匪特體質變換，抑且面目改觀，以視從前，恍如隔世。則滌除舊汚，培養新機，振拔奮發，此正其時，大好機緣，豈容放棄，吾人所願以「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今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兩語貢爲司法界祝且勗也。

新刑法與舊刑法兩相比較，變革之處甚多，吾人不日將有專文論列，茲不具贅。一切刑事特別法令，因新刑法之實施而廢止者，如懲治盜匪條例等，亦經中央決議。故除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別有原因，未能廢止，與爲厲行禁烟禁毒，不得已暫行停止新刑法第二十章鴉片罪之適用，由禁烟總監審劃統一禁烟禁毒法令外，今後之刑事法令，已漸趨於統一化，乃爲不可否認之事實。又中央於新法施行之際，並擬辦理減刑或假釋；而陳果夫氏且提議凡罪名業經確定人犯，可依照新刑法精神，將易科罰金範圍酌予擴張，准以罰金折抵未完畢之刑期，吾人窺測當局者之意，實欲乘此機緣，一清舊弊，俾法官得以滌除舊汚，犯人得以悛悔自新，所含意義，至爲重大，決不容輕輕看過者也。

用是吾人對於今後司法界，敢掬誠以一言貢獻，即司法官之職既在司法，而司法貴得其平，失出與失入，畸重或畸輕，均非所以樹立法律威信法院尊嚴之道，亦即無以挽救沉沉之暮氣而培植今後生機，此爲首當糾正者。從來我國法官，因囿於積習，狃於舊慣，咸抱「判合不判離」，「救死不救生」宗旨，取「罪疑惟輕」主義，從而每一案犯，無不情罪不得其平，罪刑不得其當，犯人生蔑視之心，外界來責難之語，法官之威信墜落，法院之尊嚴喪失，皆於此一念爲之厲階也。夫人民之犯罪，其動機至多，其目的至夥，習於慣行者有之，激於義憤者亦有之，量刑處罰，惟有恃於法官之徵取事實斟酌情節而爲之判斷；同一殺人之犯，重或可以處死，輕則僅處徒刑，伸縮平衡，要以不背於法律之精神爲尚。故科刑論罪，失出而致輕縱者固非持平，即失入而加重治者，亦非善策，吾人所望於今後之司法界者，一言以蔽之，要在其平而已。

抑從來我國因各種制度，都未完備，於法官認定事實，採取證據，均感困難，此種缺點，固亦爲不可否認之事實。然法官遽即以此爲羈押被告遲延判決之口實，於是一人之押，動輒經年，一案之判，費時數載，人民之生命自由，財產權利，無形有形所受之損失，乃不可以數計矣。今民刑事訴訟法及法院組織法均已實施，關於訴訟手續，審級制度，無不較以往爲簡單，爲便捷，吾人所望於今後之司法界者，即人民得減輕羈押之苦，訴訟有迅速判決之時，又豈獨足以振法律之威信樹法院之尊嚴也哉。

（錄七月一日北平晨報）

◇　◇　◇　◇　◇　◇　◇

中國文化建設與中日文化事業

年來中日兩國在文化關係上有日益接近傾向，如雙方學術界中人旅行視察之頻繁，中國留日學生在事實上（因其中一大部分未在教育部領留學證書，在名義上不能稱爲留學生）增至五千人以上，日本學生正式入中國學校者之逐漸增加，雙方合組的文化團體（如南京之中日文化協會及天津之中日密教會）之增設，等等，皆爲一般周知之事實。此自係年來逐漸變轉之中日整個國際關係之必然的反映，誠屬可喜現象，然吾人因此乃益覺中日雙方有對中日文化事業從新認識之必要。最近，在中日國交增進聲中，日本外務省中日文化事業部長岡田氏由京滬到平津視察中日文化關係，

閒中日雙方熱心於中日文化關係之再認識者，對於岡田氏囑望甚殷，故吾人亦願趁此機會，一傾積愫，以供雙方文化關係中人之採擇。

吾人以爲，欲得中日文化關係之根本認識，使中日文化事業有合理的進展，應從中國所需要之文化建設說起。文化二字涵義甚多，殊難確定其內容，如姑從大多數人之用法，以指一般生活樣式及思想體系，不包含政治及經濟組織於內，則一切民族皆應有其固有的文化，同時，所謂文化建設皆應爲在固有的文化不足以應政治及經濟上之要求時之革舊布新的文化建設，易詞言之，即一切文化建設之目的皆應不在文化本身，而在文化以外之政治及經濟。依此而言，中國文化建設之目的，當然亦應在改進中國固有的文化，使其近代化高級化，以便在中國有效的建設近代的政治機構及近代的經濟組織，而決不在爲文化而建設文化。如中國文化建設之目的竟在文化本身，則誠如許多外國文化家所批評(?)，在生活樣式上，中國衣服最舒適，中國菜最可口，在思想體系上，中國美術有不可滅之價值，中國之個人處世哲學含有偉大眞理，故中國文化在許多方面似已不必更求改建，如努力改建，或反成文化罪人，亦未可知。然而在今日，一談及中國文化建設，無論其爲全盤西化主張者或爲固有民族文化保存論者甚至於復古論者，大抵皆無條件贊同於建設者，蓋因目前今日的中國文化無論在生活樣式上或在思想體系上皆不足以應政治上及經濟上之要求，在政治上不足爲近代國家建設之助，不足爲安內和外之資，在經濟上不足爲近代經濟組織之基礎，不足以應高度集中的資本主義經濟之壓迫之故。故今日中國文化建設之目的，不應在文化本身之中，而在現代中國之政治改進與經濟建設之中。吾人平素所以認定中國文化建設有必要者在此，吾人平素所以屢言中國根本唯一可能的自救之道不在振軍經武，而在發展文化，建設經濟——吾人相信文化與經濟間有相互作用——者，亦在此。

顧中國文化建設雖與經濟建設同爲救國事業上必要的及唯一可能的途徑，然中國目前所需者究屬何種文化(關於經濟，因在本題外，姑置不論)，則是一至難解決之問題。綜觀年來時賢所論，大致有全盤西化論者，中國本位文化論者(或民族文化論者)，讀經復古論者及社會主義文化論者，四種。後二者離事實太遠，可置不論。全盤西化論者與中國本位文化論者雖各有其長處，然前者似輕視問題之主觀性(忘却現階段的中國在經濟上尚不足以言全盤西化)及時間性(忘却西化中亦有資本主義初期，成熟期，末期的文化乃至社會主義文化之別)，後者似輕視問題之客觀性(忘却中國的文化已不足應政治及政治上之需要，且有爲復古運動張目之嫌)及空間性(忘却中國爲被壓迫國，不能有效的保持固有文化)，亦皆有所偏。依吾人上述文化建設之根本目的言之，似必然的只能爲(一)客觀的能與列强高度文化相抗，(二)主觀的能與中國經濟現狀相容，(三)時間的能與現階段的資本主義末期相適應，(四)空間的能與目前中國所處國際環境相吻合之文化。更具體言之，似只能爲不注重改變舊有生活樣式而側重改變舊有的思想體系即哲學科學藝術倫理等全體之文化(關於此點，容另文詳論)。

然此種側重改變哲學科學藝術倫理等全體之文化，在十年前的中國，以人才及財力論，俱非中國單獨所能勝任，有與各友邦合作之必要，而各邦亦因庚子賠欵不盡合理，思移其部分於中國文化建設事業，於是始成立所謂各國與中國合作之文化基金協定。從前之中日文化事業協定，亦爲其中之一。在中國與其他各國之文化合作事業協定繼續進行，已有相當成績之間，中日文化事業協定不幸而停頓，考其原因，大致不外(一)國際形勢之逼迫，(二)合作事業內容過於側方，純理科的自然科學，而中國方面一部分人在當時却誤以爲中國與其他各國之文化協定對理科已有辦法，不須再求擴大，(三)在具體辦法上日方實際支配權似乎過重。在中日文化協定停頓後，雖日本方面仍繼續以庚欵舉辦中日文化關係上之事業，畢竟效果未著——此誠可引爲遺憾者。今日國際形勢不變，中國所需文化建設之性質已因年來之爭辯而有更進一步的確定，聞日本方面又有對於中日文化事業從新出發舉辦之準備，如能於此時根據各方面之新認識，由中日雙方

命定一合理的計畫，則所裨益於兩方者，當非淺鮮。至於如何合定計畫，自有雙方當局者籌謀，不容吾人借箸，但論其計畫之大體，則依上述各節之研究，似應注意下述三點：第一，應依東方人須先理解東方關係之精神，側重關係東方之文化事業，以免將來蹈過去太平洋學術會議時，日本代表不認識中國，中國代表亦不認識日本之弊，第二，應於純理科的東方自然關係之外，兼重東方社會關係之研究，如東方民族研究，東方經濟研究，東方政治經濟地理研究之類（須知目前留日學生之大部分皆係以解決東方問題為目標之社會科學志願望者，但彼等却並不關心於所謂王道或儒道）。第三，應使文化事業之實際執行由中國方面負責，以免使人生主客顛倒之感。苟能如是，則庶幾中日文化事業能無阻碍的發展光大，能不變為贅疣，能有其獨立的存在而不陷於追隨之弊矣！

（錄七月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中日經濟提携論的肆應

近來中日經濟提携論，在日本又復甚囂塵上，預料不久必有若干新活動發現。吾國痼習，諱疾忌醫，因而事前痲木，臨事張皇。歷年外交如此，對軍事亦如此，噬臍之悔，言之可痛。今茲對於中日經濟提携論，殊不應再以自欺欺人的態度，聽其自然，而當儘可能的自發自主，鄉機肆應，求最善之運用。

本來國際經濟關係，利害極為錯綜複雜。近年國人對於中日經濟提携問題，不少文字研究，惟泰半屬於抽象的推論，籠統的檢討，於實際情形，未必吻合，且時代環境所迫，此中利害得失，或更應當超越經濟範圍而參以政治眼光斟酌取捨。其間究宜如何權衡輕重，分別迎拒，非有專門智識，特殊經驗，斷難應付適當。吾人因是主張中國經濟界宜有研究日本情事之自動的組織。此種團體，不宜太大，而網羅之人才，方面不可不廣。其任務(一)研究過去現在的中日經濟關係，決定提携之原則與限度。(二)與在中國之日本經濟界主腦人物取聯絡，交換意見。(三)各業分組日本考察團，以少數有力領袖與專家，分赴日本，視察工商業，專與日本同業接觸，少作公式酬酢，多作實際工作，研究其企業組織之優點，體驗其工場管理之制度，觀察日本工人勤奮作工之實況，一面努力尋求兩國經濟界合作互利之可能性，一面攝取彼邦企業之種種特長，移植中國，或竟聘任其優秀技術家來華服務，為我改良。如此以經濟界與經濟界直接交歡，情感可孚，了解極易，比較由外交甚至軍人出面周旋者，形質皆完全不同。此其一。

在日本之中日經濟提携論者，或不免有人欲使中國長為農產國，永供工業國的日本之榨取，此種論調，誠為中國識者所惡聞；然就事論事，中國今日，尚未進於工業國之域，而國內農業不振，土地荒蕪，並糧食且須仰給外國，確為一種事實；至少今後對工業固應提倡，對農業亦急需改良。關於此點，日本農業要可資取法，蓋日本近年農產之增加，森林之繁殖，土壤之改良，野無曠土，地無游民之狀態，隨處可見，此外農村漁村之副業，由政府指導提倡，有補於農民漁民之生計，尤在在可供中國之參考。惟此等事皆於專門學識有關，絕非普通官僚或智識不完全之游歷人員走馬觀花者，所可視察有得。吾人因是主張中國各省政府亟宜遴選農林專門人才，多赴日本考察學習，寬以時日，責以效率。必要時即聘任日本農業專家來華任教或加入中國各地農場，會同研討，亦無不可，如此則於現在之農業改進，當必多所裨益。抑日本經濟學者，在純理論方面，未必有過於歐美專家，惟於工農等實際問題之改進與設施，終當視歐美為較近於中國而便利我方之觀摩效法。中國若能採取日本改進農業獎掖各種副業之辦法，實為比較便捷，此其二。以上兩點，如能預事研討，自作準備，則經濟提携，在平日知之有素，洞澈底蘊，進止裕如，權操自我，一旦對方有所動議，亦可本其定見，肆應解決，較之漫無準備，張皇失措者，雖易

之數，當然不可同日而語。最後吾人尤有言者，無論如何，經濟提攜終較武力壓迫為易於承受，而互利的經濟關係，果達密切程度，則經濟界利害共通，顧忌破壞，至少可以和緩對方暴力之發動，此又經濟提攜之副作用。現在北方情形，實逼處此，與其將來受人要挾，重現太阿倒持之象，何如早事籌維，預為害取其輕之計。竊意現在不特工農事業，宜有準備，舉凡路礦諸問題，亦宜早事研討，速定腹案，以便肆應，凡此皆不能不望北方諸省官民各界之速謀因應也。

（錄七月五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內外煎迫中之時局

中國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現在已達極度。凡讀今日本報南京通信「內憂外患與汪病」一稿，當與吾人有同感。惟中國之內憂外患，與他國頗有不同，蓋在他國有外患者內憂必為之稍紓，中國則二者毋寧有因果聯絡，甚至可目為一物之兩面，此乃中國尤可痛心之現象。吾人以為目前最要之事為全國國民應當了解時局嚴重之眞相：第一，方今外患，近之受世界大勢不安之刺戟，外之積五六十年歷史之因素，來源悠久，內容複雜，絕非一人一黨一時代一政府之災難，而為整個的民族與國家之利害問題，非竭全國力量，不能希望脫出難關。第二，外患之來，既非一朝，原因亦非一端，則應付之際，當然須有許多階段。請以俄德為例：世人覩於蘇俄近年外交之頭頭是道，崛強不撓，不勝健羡，抑知俄國在往年單獨對德媾和時，亦嘗備受屈辱，即在五年計劃未成功，重工業未發達，國防力未養成以前，對外交涉，固未敢動輒出以強硬。又如德國國社黨得勢希忒拉主政以後，對於外交誠哉大有攘臂獨行悍然不顧之慨，實則假使未經過歷任外長拉特諾之委曲求全與斯特曼之協調遷就，休養創痍，恢復國力，則希忒拉將何所恃以為強硬主張？明夫此則知古今政治家外交家之成敗利鈍，因時代環境不同，皆各有幸有不幸，身為中國今日當局，其為不幸，事勢使然也。第三，明乎以上兩點，即知外患乃有普遍性，斷無酷於甲而寬於乙之理由，所謂易地而皆然者也，此其一。應付外交，固當隨階段而異其方案，惟中間因應緩急，亦儘有害取其輕之機會，惜乎國家政策不定，再誤三誤，現則任何人當衝，恐皆不易善其後，故依吾人所見，對日外交，問責過去是一事，收拾現在又是一事。自來國中關於對日外交，以籠統的責難過去之議論為多，而收拾現在挽救將來之方案，迄少有人發表，此國民所亟願一聞者，此其二。由前言之，則外患能否應付，最後當憑國力，斷非個人問題；由後言之，不當一味責難他人之外交誤國，而當有具體的收拾良策，予天下以共見。本此立論，則在外交嚴重之今日，實不應再有內憂，蓋不特內憂足以增加外患之兇焰，而兩者互相聯絡之結果，直不啻在外人指導之下，扮演民族的自殺之悲劇，稍有人心，寧忍出此？雖然，吾人於此，非欲主張現狀維持論也。吾人所見，特以為國事敗壞至此，猛烈的內爭，匪僅無救於危亡，且益日蹙其國脈，故不願國內重起糾紛，而但願各方儆悟，舉國一致，速謀改革內政，救濟外交。其法首宜改造國家組織，完成現代式中央政治之機構，一新內外視聽，扶植國民對政府之信仰，而增進一般人之政治興趣。次則中樞當軸，開誠佈公，信任各地當局，使能相安，承認地方勢力，分工合作，獎勵產業的個別發展，以期同流並進，蓄養國力。對於外患，尤應共同認識現階段的內外環境，決定最大限之忍受程度，不逾此限者，任諸當軸，咸無異議，超越乎此者，全國興起，一致抵抗，如此則外人失其輾轉操縱之憑藉，無復各個擊破之可能，而當軸方面既得各方信賴，復有全國為後援，迎拒之間，自能審度機宜，無所躊躇，於是昔之內憂外患如一物之兩面者，今乃眞將內政外交融成一片，易相反為相成，有裨國難，無以過此。夫內外煎迫，於今為烈，擁護打倒，等是罪人，失敗成功，同歸浩劫，千百年後歷史功罪之分，祇在今日一轉念一反手間決之耳。是不能不望各方負責當局為國家大局一深長思也。

（錄七月六日天津大公報）

凌霄一士隨筆

二陵近又以談故之稿見遺，遂錄如次：

宣統三年正月，陸潤庠請假三月，偕夫人南旋修墓。吳中朝士爲之繪比翼南飛圖，徵人題詠。未幾而國變，徵題乃中止。

是年六月，潤庠奉旨同陳寶琛伊克坦在毓慶宮授讀。時潤庠以大學士充弼德院院長、兼管順天府府尹、禁烟大臣，既充師傅，遂奉旨裁兼尹，弼德院長改派榮慶，（榮慶原係副院長，遞遺之副院長則派鄒嘉來。）禁烟大臣則代以奎俊，而另加給潤庠每月津貼銀一千兩。未幾公讌於江蘇會館，門生中有向之道喜者，潤庠云：『吾開去一切差使，何喜之有？』時王大楨新簡廣西勸業道在座，進而言曰：『此乃天子不得而臣之義。』闔座大讙，咸服其詞令之妙。

潤庠歿後，某遺老贈以忠清粹德四字，聞者稱爲典雅碻切。四字見於宋史。司馬光卒，賜碑曰忠清粹德。此用「忠清」字樣，義取雙關云。

清制，一帝升遐，開實錄館一次。奉派王大臣雖多，然有一人總司稟本。光緒實錄稟本總於陸潤庠。保案之例，不待書成，稟本告成即先加恩一次。潤庠遜國後之授太保，即以此。

軍機大臣、翰林院掌院學士、總管內務府大臣，此三職例不相兼。又吏部尚書不兼尹，刑部尚書不兼步軍統領。潤庠光緒三十一年官工部尚書，翌年工部裁缺，命以尚書兼管順天府尹事。三十三年授吏部尚書，未開兼尹，說者謂非常例云。

左宗棠在駱秉章幕府時，被官文嚴劾，幾不免，賴胡林翼潘祖蔭中外保薦，得免於難，旋被大用。後由陝甘總督內召，與祖蔭時相過從。祖蔭以嗜古聞於時，喜收藏，宗棠謂曰：『人不可有所偏好，有偏皆足以誤公。』蓋諷之。祖蔭應之曰：『某尚有一偏好，遇人之有

才能者，不避嫌怨，必汲引之而後快。』則隱提舊事也。

周祖培屢掌文衡，而每充朝殿暨考試差閱卷官時，必故抑河南人卷，以示遠嫌，由是爲同鄉所不滿。咸豐某年，宣宗實錄告成，賞伊子某舉人，一體會試。翌年會試，祖培先期請假，爲伊子入闈地。闈後伊子獲中式。定例，新貢士覆試，尚須同鄉京官出結。河南同鄉京官相約不與出結，曰：『彼平日旣遠嫌，我輩今日亦須認眞。』緣伊子有不學之名，事有可疑也。祖培不得已，乃自行檢舉，謂伊子係遇窗課成文，請注銷進士，一場風波始歸平靜云。

關於陸潤庠南旋修墓事，據聞潤庠此行，曾語人云：『國事已不可爲，不久將有禍變，此時猶得衣錦還鄉一次，過此恐無此風光矣。』因倩人爲作比翼南旋圖，徵題詠焉。當其請假，曾爲言路所糾。蔣芷儕「都門識小錄」云：『江西道監察御史趙熙，前月奏參吉林巡撫陳昭常，而誤爲黑龍江巡撫，且誤昭爲照，至被申斥，傳爲笑柄。乃近日廣東道監察御史胡思敬，奏參陸潤庠請假修墓，爲「目擊國事艱難，有心規避，否則何不令其子陸大坊回籍」云云。老慶閱而笑曰：「陸大坊係前都御史陸寶忠之子，該御史於此等事尚鬧不清楚，所言尚足信乎？」竟置不理。嘻！趙胡等非素喜建言者耶，而所言乃如是，其與趙高指鹿爲馬之伎倆何異？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胡思敬及趙熙均清末名御史，此類不經意之失，可笑而無關宏旨，何足深責？遽以指鹿爲馬相擬，不倫甚矣。關於潤庠之與光緒實錄，吳郁生所撰潤庠行狀云：

宣統元年充實錄館正總裁，又充實錄館稾本總裁。……壬子十月德宗景皇帝實錄稾本告成，具奏略言：『臣於宣統元年二月奉命充實錄館總裁，旋以恭纂德宗景皇帝實錄稾本，於是年六月奉命專司勘辦。勤愼將事，時越三年，茲於本年十月十六日謹將勘辦全書稾本告成。伏念臣自同治十三年通籍後，光緒元年始以翰林筮仕於朝，渥蒙孝欽顯皇后德宗景皇帝特達之知，不次超遷，迨乎末年，洊升極品。入直內廷者三十年，叨居文學侍從之臣，常依禁近，聖恩高厚，刻不能忘。此三十四年中

，聖主起居，朝廷政治，事無鉅細，耳熟能詳，其間扈蹕西安，厠身卿貳，兼以參預政務，瘌謨宸訓，親歷尤多，是以勘辦之舉，義不敢辭。承命之下，昕夕斧毫，樂於從事。綜閱纂協修總纂原藁，已極詳盡，加以博采兼搜，更爲之抉摘訛誤，補證闕佚，再三審訂，期於無舛無巽。上年遭逢世變，與監修總纂纂協修諸臣提調等員，守此簡編，幸未散失。臣以衰年，逢秋常患喘逆，往往中宵起坐，仍力疾勘覈，冀藏全功。仰賴先帝在天之靈，得以始終其事。計纂成實錄藁本七百九十一卷，分次發交提調等，恭謹謄清。惟是逐年隨纂隨交，其中前後書法容或有未盡畫一之處，循例尙須覆校，不得謂絕無罅漏，而臣於是書心力已殫，祇以感激恩遇，藉以稍報涓埃，雖著有微勞，不敢仰邀議叙。』奉旨：『陸潤庠奏恭修德宗景皇帝實錄勘辦稿本告成一摺，該總裁辦理稿本，始終其事，已越三年之久，昕夕勘覈，倍著辛勤，允宜特加優獎。陸潤庠著授爲太保，以示嘉獎勞勩之至意。欽此。』

潤庠久官京朝，事蹟不多，斯舉當爲其一大事也。

大公報史地周刊第四十一期，載王栻張蔭麟二君所撰「嚴幾道」，甚可觀。文中述及郭嵩燾對嚴氏之引重，而繼郭使英與郭齊名之曾紀澤，在海外與嚴氏亦有一段文字因緣。「曾侯日記」云：『核改答肄業學士嚴宗光一函，甚長。宗光才質甚美，穎悟好學，論事有識，然頗有狂傲矜張之氣。近呈其所作文三篇，曰饒頓傳，曰論法，曰與人書，於中華文字未甚通順，而自負頗甚，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勵之。愛其稟賦之美，欲玉之於成也。』其時曾在中國大官中，亦以思想較新爲篤舊者所不滿，嚴則少年氣盛，新又過之，故獎譽之餘，不免「狂傲矜張」之評耳。嚴氏之精研舊籍，文辭斐然，未知有關曾氏戒勵之功否。

陸陳澐君由濟南來函，以清代三元見詢。按有清一代，文三元惟錢棨，陳繼昌二人。錢字湘聆，江南長洲人，乾隆己亥解元，辛丑會元狀元。高宗作詩紀之，有「國朝經百載，春榜得三元」之句。官至內閣學士。陳字蓮史，廣西臨桂人，嘉慶癸酉解元，庚辰會元狀元。仁宗詩有「大清百八載，景運兩三元。舊相留遺澤，新英進正論」之句，繼昌故大學士陳宏謀之後也。官至江西布政使。此後無繼起者。

蘭陵瑣話

黃魯珍

提起了蘭陵，便叫人連想到『酒』！自從唐李謫仙的『蘭陵美酒鬱金香』什句拍出，這『蘭陵酒』在麯蘖史上便十足地露出風頭！牠，受了很不少的騷人逸士們賞讚與歌誦，一直到現在，提出『蘭陵美酒』這四個大字，還是名字很香！尤其嗜杯中物的先生們，更受不起這『四個字』的歆動，莫不酒蟲蠢蠢，爭欲一嘗滋味。

的確，蘭陵這個地方現在的經濟基礎，就可說是建築在『酒』上的，雖然處在偏僻的地方，可是牠產出的酒，既有相當令名，現在一些南北大埠，也就運銷這小地方的釀黍以號召那些飲君子！便弄成這個蘭陵地方雖小，而牠——酒的銷路可着實的廣！蘭陵的居人，眞算有幸運地藉着這『酒』而安居樂業！一個蘭陵市上，便有人這麼說一句：『無店不酒旆』，就可以想見蘭陵酒的事業了！

可是普通說蘭陵的酒，其實便可區分成兩個階級：一是『平常』的，便是蘭陵市上一些酒店裏釀的酒；一是『特別』的，（算做盡了蘭陵美酒的美，）牠便頗有來歷，說出來到很足佐話料：蘭陵這地方有家大族『王』姓，一個蘭陵市鎭及蘭陵四外幾十里，都是這王姓全族的土地，他們列第別宅聚居在蘭陵街上，蘭陵酒所謂『特別』的，便算是他們的專利品了！他們各家都造酒，造酒的法子，是他們傳授有自，市上的酒店，不許倣行，今年造好的酒，至少須明年纔可開甕，用深厚的土，培悶在地下，積以歲月之力，教酒自動的醞釀成醇厚的氣味，然後取出再略施手法，這酒便芬芳濃郁，異于尋常，蘭陵市上通稱這種酒爲『到地美酒』。可憐一些嗜蘭陵酒的朋友，得到所謂『平常』的，便覺津津有味，那裏知道還有『一層樓』呢？這種酒的造法，蘭陵市上的酒店，非惟倣效不成，而且難積歲月之力，（蘭陵酒店出的酒本不夠銷的，那有閑工夫弄這些。）所以便成了這王姓的唯一『家釀』了！他們拿了餽贈：是特優的禮物，出售：是可居的奇貨。

蘭陵酒到底是如何的美？這樣評價，只有讓『杜康』的同志去細味！但據蘭陵居人說：却又有一種『水源』的關係，因爲蘭陵的南首，有個方圓可十多丈的池塘；而自有泉源，却又像坐天然的大井！水清而冽，四時不涸，蘭陵居人，就此取汲，因而蘭陵所用釀酒的水，即此池供給，釀出來的酒，便別具風味！不過有好事的人，特意取此池的水，拿到別處去造酒，一樣底與別的水分不出怎樣來！我想這是一種心理關係吧？心裏覺着蘭陵酒別樣，喝着便覺與衆不同，其實與這汩汩的水有何關係呢？但蘭陵這個天然泉源的大池塘，却不失是個幽勝的地方，四週白石作闌，綠楊覆之，映入水底，沉沉如蓄，蘊水甚深，却透明清徹，赴蘭陵的人，沒有不到這個地方的。

蘭陵這地方，初非徒以『酒』名的，牠在中國疆域的沿革上也算有點歷史：春秋時是魯國的『次室邑』僅于楚始改今名——蘭陵。晉時曾置蘭陵郡治，南宋北魏因之，隋改爲蘭陵縣，唐初廢縣治改屬沂州，元明復置縣。蘭陵既從古在中國疆域史上都有相當蹤跡，歷史上著名的人物，也便和蘭陵發生過不少淵源！荀卿他老先生，就當過『蘭陵令』，並且死後也葬在蘭陵，現在蘭陵東門外可二里，就是荀卿的葬地，高塚猶峙，豐碑蘦落，前朝雖有其典祭地，現在已糟糕的不成樣子！漢朝以功名見稱的蕭望之，以清高著名的疏廣，疏授。蘭陵都是他們的桑梓；蕭望之的墓地，在蘭陵附近，就不知有多少！大道通衢，時時能接觸着：『漢太傅蕭望之之墓。』問其所以？這到怪可笑的：在前清乾隆年代，有位蘭陵令某，宿慕風雅，知道這蘭陵是漢代有名的蕭望之柯里，他便惟恐旁人不知道，便在蘭陵的路旁道邊，大書深刻，多多的表示出來！其實蕭先生的三尺馬鬣早在蘭陵成了一坏土了！二疏在蘭陵尚有故里可尋，蘭陵西有個『二疏村』，據說就是當年二疏的舊居，村南有個土臺，說是二疏坐官同家分金給親隣的臺子，（可靠不可靠，我們不敢肯定，但在蘭陵縣志也這麼說。）現在惟剩二三人家，（連一個姓疏的都沒有。）寥落的只有雞犬可聞，所謂衣錦還鄉，分金贈友，在這個地方早不知是那年那月的事了！

以『酒』與『古』著的蘭陵！現在呢？只是一坐矮矮的土城，山東臨沂縣的一個集鎭，酒旗招風，插遍天空，好像仍與人們以『[illegible]說酒香』的標幟。

一個女教師的故事

徐中玉

一

眞是寂寞呵！

想不到我竟會受着這樣遼廓無垠的痛苦的煉獄生活的。我是一個浪子，浪費掉了我的青春，猶如作爲了一個乞丐，現在便無衣無食地生活着。

初來的時候，變了一個環境，孩子們看來個個都和生龍活虎一般，衣服乾淨，笑也都笑得那樣天眞爛漫的。那時候，雖然寂寞，却有消遣。

而今是，一切都凄慘不堪了。孩子們的指甲，多時不肯剪，裏面全充滿着泥污，既骯髒，又不聽話；同事們個個都像鼓了什麼氣似的，相互之間話也懶得說，打發日子過去有如在拉着一艘重載的糧食船。空氣是鉛色的，生活也是鉛色的，時候的流過也是鉛色的。天呵！我的青春也變成鉛色的了麼？

建平，我的建平，你到那裏去了呢？你不知道女人們的心理，你不知道我是個受慣人們侍奉的。誰能在第一次要求的時候就肯答應了？你不懂得我還要保持這一點點尊嚴的心理！回來吧，爲什麼偷偷地連通知也不通知一聲就走了呢？

總之，我只能立刻去自殺。誰都不了解我，活在這樣的世界上我像被丟失在沙漠裏一樣。方向也辨不清楚，只是些黃沙，慘淡，蠢得令人氣脹的豬子臭味。

二

眞是寂寞呵，明天又是星期一了。

我是生長在八月裏的一支木槿花。

小時候就那麼聰明，親戚來賓那一個不這樣說：「別家的小孩子都比不上你家珍玲這樣聰明，又活潑，又文靜。」我連自己也想不起來，那時竟會學像這兩件美德的事了。

在家裏，我是個獨生女，漫說哥哥，有時父母也得受我指揮。我愛在誰的臉上用指甲抓成一朵紅花，誰便得給我抓。我愛在臨睡的時間吃幾樣作爲早上用的點心，他們便得給我吃。我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不稱心。也許有，然而我會叫得非常厲害，有時甚至一切不顧的躺在地板上，喊着滾着跳着，這樣便什麼都解決了。

我知道了父母和哥哥們的不願聽見我的哭聲，不但並不因此安分一點，只是鬧的更厲害。鬧着的時候，我會發出許多在記憶中留有好印象的水菓名詞：在冬夜的火爐旁邊我嚷着向父親討西瓜

吃，還要那吃在口裏立刻會覺得唾液也要跟着結冰似的東西；遜母親怎樣幫助父親解釋，我只是不聽。我不明白冬天爲什麽沒有西瓜？我只知道我住在比別人家高大的洋房裏，只要我知道了一樣東西的名字，不論在什麽時候向父親或母親提起一聲，那樣東西便能拿到手的。我們的錢很多呢。

哥哥們都怕我，這使我因爲沒有適當的同伴，整天只在想要求的念頭上打轉，性情變得更燥急起來。我的生活是沒有比較的。雖然一切都有了，可是我並不知道這種待遇便叫做幸福。我覺得一天比一天長大了，已經可以捺到門鈴。對於不時要哭叫似乎感到了些慚愧。這些在以前我是感覺不到的。但等到事情到了自己腦裏，聽不見父母的允諾聲時，禁不住又要哭出來了。八歲以後，需要的東西覺得愈多，哭的次數跟着也愈多了。這種情形，在我進了小學之後，可算告了一個段落。

三

十歲的時候，我進了小學。

第一件事我覺得異常奇怪的，想不到在這隻學校裏竟沒有一個同學比得上我的。他們來去都要用脚跑，後來我稱他們叫做兩脚車，而我每次所坐的却是裝有一個大喇叭的父親的包車；在衣著上我也佔着全盤優勢。有些同學終年只穿一件破爛的什麽叫做校服的衣裳，冬天把牠當作大掛用，夏天便當成唯一的單衣。好一點的似乎在開什麽會時才偶爾換一換顏色，但我却有許許多多的新衣服。自從我看見了他們穿的那身校服之後，我立誓一輩子決不穿牠。先生管不着我，因爲聽父親說他是這隻小學的校董。「這隻小學是我父親開的」，我時常這樣想。

然而在開始的時候我却一度很怕我們那位黑臉孔級任先生來着。我不時遲到，可以說每天都如此；上朝會的時候，黑臉孔便拿我舉例，說了許多聽不很懂的話，引得同學們哈哈大笑。幾次我索性鬥氣偷偷地逃了回來；我磕在母親的懷裏號啕大哭，像受了不可名狀的委屈似的，喉嚨裏一字一字吐出了自己的謊言和意見：

「那黑，黑臉孔先生……他打我，他……學校是我家開的……他……打我……」

但不久以後我又覺得非但不怕那黑臉孔，並且還有點接近起來了。這原因是從那次事情以後他已不再拿我作例，我還是遲到，甚至逃學，而過天見了他時他反變得意外地溫和，一點也不提起我所担心要挨罵的事，倒稱讚起我的聰明和美麗來。

以後我便時常要請假了。一星期倒有三天不赴校，就是勉强能靜坐在教室裏對我原和不去一樣。做算術題目，我

覺得要比登天還難。我又沒有什麼朋友，男孩子不必說，大家原是不通話的；女孩子的朋友也沒有。她們不來和我在一起，她們多討厭，衣服破爛得像一個小叫化，母親也幾次叮囑我不要和她們廝混。我不知道她們叫什麼，我是難得才到校的，因此正和她們不知道我叫什麼一樣。

可是每學期結束時成績報告單上我的成績總是那麼好的。我不懂刻上這許多甲字有什麼意思，但看見父母和哥哥們看了都笑着，我便知道這一定不是壞字。尤其在另外一張叫作什麼品性成績的紙上面，母親指出一行對我說：「先生說你最愛清潔哩！」我聽着感得了莫大的歡喜。

一年以後，父親便給我設法跳級跳到三年級班上去了。三年級的上學期該讀第五冊，但我在買到了新書之後不知怎樣竟生起病來。以後在床上共躺了三個月，在椅上又坐了三個月，從椅上下來父親又叫我該得休養休養，病好了的時候三年級同學他們都已讀完第六冊了。重新開學的時候，先生們索性把我放進了四年級。

四

十三歲那年的七月裏，我為進了高級部而快活着驕傲着。

這時我已是一個長的頗高的女兒家了。我看見許多從前在一年級時面孔有點熟悉的同學，他們有的老是留班，有的勉強僅升到了三年級。一時我頗替他們可憐，為什麼不也快些升到高級部來呢？我知道，這便是我所以能驕傲一切的理由。我曾經打過一個譬喻，說我是隻金絲的孔雀，而他們却是黑頭的烏鴉。我可憐他們，一方面更覺得自己的確大可驕傲一下了。

這時候，在同班中我發現了一位和我差不多的朋友，她叫娟珍，認識她的緣故因為她家也住的是洋房。我們這兩個起初都交不到朋友的人，這時便成了最知心的伴侶。我們同往同來，像親姊妹一樣，而且還有一點也是相同的，便是他的大哥也為這小學的校董之一。

自此我倆便比較以前喜歡學校多了。我們倆人一同跟女先生們練習唱歌，學跳舞，而且一學就會，很得大家的稱讚。我更不願意從前那樣學啞巴的態度了。我倆一吹一唱地不知從那裏運來了的話堆子，每天總高興說上幾大套的話。男孩子往常總要欺侮我們，譬如在打掃教室的時候一定要叫我們搬垃圾，做最後的結束工作，好讓他們能先回去，這時我倆便偏不怕他們。他們說什麼，說的出，我們也說什麼，也說的出。反正我倆還有先生們做後盾。許多女同學都很佩服我們，遇事都叫我倆去出頭。後來同他們男孩子爭吵的時候更多了，他們之中有幾個年紀很大的有時說了許

多令我倆聽了有點懂又有點不懂的話，我們便說要立刻去報告先生 。我們的去勢很兇，這使說那些話的同學很害怕；覺得他們的可憐 ，因此我倆實在並不去報告。僅僅是恐嚇着，我們倒覺的這些爭吵有時也竟會引起莫名的愉快來的。

一年又過去了，到頭我連一個四則題目也算不上來。在休業會上首次登台去跳了兩節舞蹈，帶着被人稱讚的高興回到家裏，看見父親手裏揑着一張成績報告單，上面又刻着許多甲字。母親笑着說：「珍玲，你倒又升級了呢」！

五

終於升到羨慕已久的最高班上了，也因此，我才能發現自己原來還具有另一個美點。

事情導源在那年元旦舉行的慶祝會上。

我參加了兩項節目。一節我扮的是蝴蝶姑娘，一邊跳舞，一邊和娟珍合唱歌辭。娟珍記得還裝成了男人的樣子。另一節我扮的是葡萄仙子。

這可算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登台表演。台下全塞滿着腦袋，每一隻腦袋上便有兩支眼珠睜大了在望我。我身上只穿着一件薄綢的舞衣，後台雖然生着火爐，不免仍有點冷。我心裏存着十分的害怕，先生在表演以前千萬叮囑我莫把歌辭步法忘記，弄亂，他叫我千萬別要心慌。然而一上台，首先我的眼睛就只敢朝地下看。正待使勁，台下倒先來了一大陣掌聲，我面孔羞的通紅，以為弄錯了什麼，勉强用眼去望一望站在幕邊的先生，他却在那裏微笑。接着琴聲響了，只得硬着頭皮唱下去。遇到平常背得並不十分流熟的地方，經這時一嚇，覺得更不易想得出來；而台下的眼睛却動也不動一下。台下漸漸有人在說什麼了，越是聽不清楚，又恐怕聽了要忘掉唱歌和做動作，愈害怕愈害羞起來。徼倖先生隨時在旁邊提示，似乎並不十分坍台，可是在閉幕後逃到後台的時候，我眞不禁要害羞到大哭一場了。剛巧一陣劇烈的刺心的掌聲又從前台送過來。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地許多先生却都走到我的身邊，對我說：「珍玲，你今天唱的眞好。」他們都這樣說。我只當他們是故意這樣說的，很不高興，一溜烟就逃回家去了。

以後直到跟着接到了十幾封不知從那裏寄來的信，和聽到了先生們時常說的那句「珍玲很有天才」的話之後，我才相信那天會場上觀衆的鼓掌同先生們的話原都眞是在稱讚我的。

我雖不明白什麼叫做「天才」，但此次之後我便很高興演劇了。在後來的幾次上台時，我的心已平靜得多了，而且掌聲似乎也一次比一次拍的響，拍的長久。我變的非常願意得到他們的鼓掌

。有時我發痴想說：不知敎我的那些先生們有「天才」不？我覺得就像那位敎我步法的張先生，她有時走得難看極了。她不一定能比我好多少！也許人家還要笑她呢！至於同學們，那自然更不消說。他們有的連上台都不敢，上了台的是連一個拍手人也沒有。

寫信來的人很多，我都不認識他們。幾次寄來的信給父親拿到了，他叫我不許理睬他們。他說這些都是壞人。而且，我看他們用的信紙也那麽汚穢，簡直寒酸之至！

我是小姐，我有天才。哼！

六

畢業了，大家在討論着各人以後的事。

先生們都勸我升學，說：「莫辜負」你的天才」。同學們中間，聽大家講，是都想升學，但家裏父母不許。先生在幾次談話中間擧出不少事情說升學如何有希望，說得他們父母不許升學的同學幾乎要哭出來。於是當人家問到我時，我說：我一定要升學。或是說：我是升學的。

這麽說時，其實我還並不曾和父母提起過。升了學的和不升學的有什麽不同，升了學有什麽好處！我全不了然。我之所以喜歡在衆人面前說升學者，乃是因爲我覺得這樣說了非常神氣的緣故。但後來在無意之中我終於隨便提出了自己並無成見的要求，我說：「我要升學」。

父親說：「你不用再升學了。人家升到中學畢業到頭還得去做小學敎員，一個月拿十一二塊錢的薪水。升學有什麽道理？再則」，他又體恤我道：「讀書是沒有住在家裏那樣舒服的。你一向沒離過家，本地的學校名譽內容都沒有一個好的，你要升學就非獨自到上海去不可，你吃得這種苦麽？再則放你一人在上海，大家都不放心。」

母親原來並無意見，經不起父親這樣一說，也阻止我起來。聽了他們的否定的言論，我只是哭。連飯也不吃。

我決心要升學。升了學可以到上海去，可以練習運動，可以給人把照相登上畫報，可以寫信告訴別人上海地方最流行的衣樣同時髦歌曲。於是我便能學會許許多多以前所不懂的事情，回來，再告訴給他們沒曾升學的人聽。小學敎員？我爲什麽要當小學敎員。我並不要靠當了什麽才能吃飯，父母還怕養我不成？我下了決心，非升學不可。

連鬧了三天，父親終於答應了我的要求。母親見父親也已應允，索性說了許多稱讚的話。經過幾次商議，又去徵求了幾位先生的意見。我決定到上海去進女子體育專科學校。此後，我便要一躍而成爲大學生了。

七

上海，這才是我的世界呢！

夢裏的上海於我只是一幅嚮往已久的繁華的掛圖，而今却不再在夢裏了。目前的上海是比夢裏的上海更美的更繁華的。上海確實是塊好地方！這裏有比別處更偉大更高深的洋房，最新式的汽車，和那罕見的都市繁華的夜景。而且、這裏一切都是任憑你享用的；在內地，就說也算是一個都市的故鄉吧，同樣化錢買東西，但總那樣老舊拙劣的，而在上海，什麼東西都是最時髦的。電影，舞場，衣服店，那一椿不是第一流的？故鄉的電燈也那麼灰黃暗淡，上海的電燈却總耀得雪樣白。

學校，於我也是最合適不過的。我知道，學校並不能給我多少有用的知識，反之，我現在的知識已足夠自己享用了，誰敢說我沒有知識呢？我是個大學生！至少也是個專科生。高年級的同學告訴我，如果沒有興緻，可以不去上課。大學原是自由透頂的。不自由又成什麼大學生呢？反正，上課時大家打磕睡，去同不去並無差別。說要跑跑跳跳，我儘可以跟他們上操場看看。成績不好沒有關係，我並不要好成績。我開始訓練自己想做成一個老資格。

我結識了許多朋友，當然都是同性的。她們的班次都比我高。她們不消說對於各種事情是非常熟悉的。我請她們指導：譬如買化粧品，做衣服，應該到那一家公司去？玩，清靜一點的在什麼地方？頂熱鬧的又在那裏？還有，學校裏的考試應該怎樣應付？問題眞多得很。另外，她們又告訴我許多關於男女交際上的事情。

起先我是並不主張男女之間要什麼交際的。校裏男同學雖然多，我不明白爲什麼應該有交際。我沒有這種需要。我只自己注意着，因爲接連看了幾部小說，知道落伍是可恥的，於是我便決心不做到落伍的地步。不落伍，走在時代的前面，我就得把自己時刻跟了潮流摩登起來。爲了這，我便時常喜歡在手裏拿幾本洋裝書，即是走在路上時也帶着。衣飾方面自信比別人强得多。運動場上雖可以不去，然而每星期我也得去運動幾下。聽人說，我們應該保持健美的體格。不健美，就不摩登。

第二學期開學後，同學之間已在醞釀着什麼皇后選舉運動。關於皇后，從前似乎在小學裏知道過，那該是皇帝的太太；爲什麼學校裏會有皇后呢？我不懂。有了皇后誰做皇帝呢？那倒眞有趣。問她們這是什麼回事，她們也不很仔細。原來這事在本校還算第一次。看大家的樣子，却有許多人在盼望着自己當選呢！

日子過得異常慢，眼見得選舉的日子快到，幾個作爲候選人的同學整天忙得不了。早上出去，晚上回來，白天裏

見不到她們的人影。雖選擧只有一天了，校裏的空氣沈重得像一座泰山，佈告處紅紅綠綠，無形中分成了許多集團。每一個集團裏的佈告上都提出一位同學大吹大擂地被描寫着。這次選擧，自然只有男同學們有選擧權。

終於宣布三年級的一位同學當選了。多威風呀！她變成這雙學校裏的一支花了。於是被當選的她又立刻忙碌起來，出席擁護她當選的集團的宴會……放爆竹的也有，四面出去叫喊的也有，而且在第三天的畫報上就登出了她的照相。眼看着那張附有介紹辭的畫報，我不禁淒然地想，憑什麼她會被他們擧做皇后呢？我想着，又想着。

漸漸地打聽到她能被擧爲皇后的理由，她原是本校的交際花。每一種團體都有她的名字。回顧我自己呢，我是寂寞的，怕羞的，隨便在那一種活動裏都沒有我的名字。我將怎樣呢？這樣想時不由大大的自傷起來。我有什麼不如人呢？人大了，自己倒連一切都怕起來。什麼事都不敢動一動！皇后！皇后！我有什麼不如人呢。我爲什麼不能也當選做一回皇后？我需要，我現在需要了。從此我得改變自己，我要交際了。

八

九月底勉強才給幾位同學迫離了家，到校後方知道開學已有三個星期了。繳費的時候，自己發現不知不覺地已經升到了二年級。二年級，還象徵着我轉變生活的開始吧！

我開始參加起各樣的集會來。音樂會，話劇社，文學研究會，甚至除了加入縣同鄉會不算，連省同鄉會那樣的團體也一個個參加了。我又懂得在一個團體裏取得地位的必要方法，這即是說，我學會了發言。發言的確是取得地位的一種必經的途徑。我當然並不能說什麼大道理來，但別人豈也不是一樣？我盡量修養自己的文辭，希望能令他們會對我發生一種流利輕快的印象。因此，我就揀了許多本關於呼嚷血肉的所謂革命的小說，細細揣摩了好幾遍。在這些書裏的不少演說辭都是堂皇而又激昂的，我雖幷不想也不要接受牠的全部教訓，然而我的確希望能跟牠學習些時髦的派頭。有一個月的樣子，我完全不上課，專爲了看這些小說而期待着。一個月以後，在出席各種會議的時候，我就小試了幾次。主席徵求大家意見那樣邀挽的動作是已成了習慣的，以前我不敢，現在却站起來發表了。我用稍和大家不同的語句陳述自己的主張，有時是把會場上兩種不同的意見調和來一個折衷的辦法，這結果顯出我的特異的聰明，這時往往整個會場上的視線全給我吸引過來了。幾次以後，我便被擧爲幾個會裏的委員幹事了。

約會的事漸漸忙起來了，我把這些

約會我的人物分爲三等。一等是不能不去的，一等是可去可不去的，一等爲要表示自身的尊嚴，拒絕了也無妨的。約會的地點或是在舞場裏，有時在電影院，有時在咖啡館，也有時會同在公園裏。學校裏是沒有一點拘束的，這樣的應酬幾乎每天都要來，而我却自己限制自己每星期不能過三次。

對於這些約會有時我也覺得非常厭惡，原因一半在我不願過度放浪，我自信是能保留若干矜持的；一半還在逐漸逐漸我對於這班人物的輕看來。我之所以會對於他們有這種輕看的心理，實在因爲看的太膩了，換句話說，即是我常常暗地裏的駡的那句：「他們都舊了」。但我却不能不敷衍他們。每在晶瑩的月夜，同他們散步歸來，我肚子裏總不停的想：「我的前途靠着你們呀！現在即使要什麽平心靜氣的服從你們，將來請看吧」！

我準備着，我現在不怕什麽了。我已抓有五個團體裏的分子的靈魂。這便有了九十五票。改選的日期還在寒假之後，我難道不能更加緊聯絡些別人麽！在一個十一月的括風的晚上，把自己捲在溫熱的被窩裏，這樣想着時，不禁樂觀地笑了起來。當夜又做了一個快樂的夢。

看看已快多盡，來春的計劃一切雖然都已弄好，但在寒假裏我並不預備回家，以便把各樣準備做得更充分些。但出乎意料之外，寒假後三天的一個早上，家裏來了一通電報：

「珍玲悉：汝母病亟，速回家。父字。」

這個電報令我感得極大的困難。回家是不可免的了，但上海方面的事情呢？兩樣心思在我心中七上八下地交戰，終於覺得究竟不能不回家。在上船的時候，我對走來送行的那個自稱爲我的「忠心的臣僕」的話劇社社長白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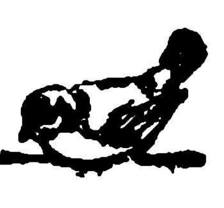
「一切都請你費心吧！」

「領旨！但願皇后此去，早早還來！」他頑皮地，我順手給了他一個輕輕的也具有感謝意味的巴掌。

「謝恩！」

我便這樣匆匆地離開上海了。

（未完）



逃兵（續）

含沙

四

虞同他的妻——小劉——在一年前跑到C縣來，投入了某部軍隊裏，結果妻分配在教導隊受訓練，虞被派到前方政治處去工作。

但是，不久以後，想不到虞又回到C縣來了，並且在教導隊把妻找着，一臉的怒氣，眼光裏充滿了失望的神情，說是他已經決定不幹了，要回P市。

「為什麽?!」驚異的圓睜睜的眼把他望着。

「你去請假吧！」他的眼光向四面一掃，很急促地說，「我們出去再慢慢地告訴你。」

「我們明天早上五點就要出發。」

這樣的消息驚得他一時說不出話來，圓圓的眼珠挺起，額上的汗一股股地冒，「明——天?!」

對方沒有答覆，祇把頭微微地兩點。

「你還不趕快去請假，」虞好像才恢復了知覺，伸起手來把妻一推，「我們出去再說吧。」

妻不作聲，翻身就往裏跑。

她穿着一件臃腫的風衣，(註二)身子更得小，龐大的軍帽一直蓋到後頸子。

他站在教導隊的寢室外的階沿上，從他的當前往來的人們都顯得非常活躍；可是他沒有心腸去細心注意各人的情形，祇感到難忍的悲哀壓在心頭，滿腹的牢騷在不住地湧，他祇盼望妻快點出來，好一塊兒去吐他的委曲。

然而，遠遠的望去，在熙熙攘攘的灰色的人羣中，仍然找不到她的影子。

他從前方回來，整整地走了二百多「跑馬里」，今天下午才趕到了C縣，脚步都沒有停就往教導隊跑；現在是饑餓和疲乏把全身的精神吞蝕了，他再不能支持着站在那兒，祇得坐在階沿邊等。

他望着牆頭的夕陽已經吐出了它最後的殘喘，到處的屋角漸漸地泛起了黑暗，他痛惜着時間的逝去，很焦急地等着，一會又站起來往裏望，但一次比一次昏暗下來。他覺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很迅速地在那兒來回走着。

妻終於跑出來了。

「走吧！」

「怎麽這樣久？」他跟在後面走。

妻沒有答覆，祇是張惶地匆忙地往前衝，好像怕誰看見似的。

剛奔出救護隊女生寢室的側門，轉過一個長長的院場裏來了。忽然碰着一個人正向裏走，遠遠地就在給他打招呼。等到走攏身，才知道原來是何矮子。

「小劉，你來，我給你說句話！」

何矮子祇向他點點頭翻身就往牆邊走，虞也跟了去。

一會兒，他們走過來，何矮子的一支手拍在虞的肩頭上：

「虞，現在有人在政治處等你談話，趕快去吧！」

「是誰？」虞的態度顯得很傲慢，表示反對。

「你去自然會知道。」何矮子很泰然地笑。

「我不去呢？」這是虞的反問，聲調立刻就變得很嚴厲，「老實告訴你說，現在是誰也把我叫不去，我要回P市，明天就要走，我們要出去談談話！」

何矮子却意外的沉着，仍然是滿臉的笑；

「不過，小劉現在也有事情，她不能出去。」

「這是你的意識?!」虞的聲調都變了，「她是請了假的，你沒有這樣大的權利來阻止我們在分別前有幾個鐘頭的談話！」

「你誤會了，虞，」何矮子很謙和地給他解釋，「這是政治處決定的，小劉馬上就要去辦點事情，你們又不是待一會兒就不能會面了的，你又何必這樣着急呢？」

「她們不是明天五點鐘就要出發了嗎？」虞仍然很強硬，「我們能夠在什麼時候會面？」

「今晚上？」何矮子的答覆。

「今晚上？」虞仍然是不相信的口吻，「她們晚上能夠出來？」

「我敢担保！」何矮子的答覆好像斬釘切木，擧起手來拍在虞的肩上，「走吧，我們趕快到政治處去！」

虞被何矮子拖起往外跑。

「小劉，你快去吧！正等着你在。」何矮子一邊跑，回過頭來叫。

政治處就設在一家倒了號的商店裏，這幾天，在政治處的人們把每一間屋都塞滿了，進出的人常常都是穿流不息。

他們走到政治處的時候，各處的油燈已經在幽暗中發出閃光；何矮子在人叢中鑽來鑽去，虞在他的身後把所有的屋子都找遍了，忽然碰着當前一股電光在虞的臉上一晃，一把手把他的膀膊抓着：

「虞，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聽聲氣，他才知道是老林。

他們很快地交換了幾句對話以後，何矮子又從人叢中擠了出來：

「虞，要是你現在有什麼事，待會兒再來吧」。

廣沒有回答，拉着老林抽身就走：

「我們一塊兒去吃飯吧」！

他們走到街口，在一個茶攤上吃燒餅。老林說起來，他也要準備離開這兒，看他的神氣，好像有滿腹的牢騷不便吐出來。

「你會着小劉沒有呢」？

廣把經過的情形說了出來，老林祇是搖頭：

「這是他們使的法兒，說是你這次自由行動，不要你們會面」！

然而，廣卻表示得很堅決，他說他決定要叫小劉一塊兒走！

「看他們有多大的本領，我不相信」！

他沒有心腸再同老林談下去，他忙着要回政治處去找何矮子；他們分手的時候，老林把他的住址告訴廣，要他待會兒到那兒去。

「要是小劉能夠出來，我還是歡迎，成全你們的好事！」

老林笑着，向他指示過的那條街走去了。

廣匆匆忙忙地回到政治處，好容易在人堆裏找着了何矮子，問起他要找的人呢，回答是滿不在乎的口吻：

「還沒有找着」。

廣立刻想到了老林的警告，他感到是受騙了，忽然伸出雙手來把何矮子的膀膊緊緊地抓着：

「那麼你去把小劉給我找出來」！

對方卻並不着慌，冷笑起來了：

「你未必不知道，軍隊中晚上怎麼能夠出來」？

「你這個騙子！你這樣欺騙我！」廣好像發了瘋，忍不住爆跳起來，「你不要我們會面！在我們將要分別的時候…………。」

他在那兒跳了半天，仍然得不到絲毫效果，何矮子很鎮靜地在一旁當着衆人說得條條是道；他說在這時不應該把個人的感情看得太重，無論對於什麼事情都須得要冷靜一點……

最後，他知道老是在那兒鬧，祇有惹起一般人的反感，終久不會得到一個人的同情的，於是祇得離開政治處，往教導隊跑。

他知道當天晚上的口令，身邊還有政治處的符號，並沒有一點兒困難就走進了教導隊。

他在女生寢室的當門，託了好幾個同他認識的人進去，才把妻找了出來，但是要她請假出來，卻遲疑起來了：

「這時恐怕是不行了！廣，你有什麼話，就說吧！我也贊成你回去，你的身體不好，你又同他們的意見不合，在這兒是沒有好處的！」

然而，廣不願意聽下去，祇顧催：

「你不出去是不成的！你不出去我

今晚就不離開教導隊！」

「……好吧，我去看看。」

妻說着，抽身就走，很快地在黑暗中消逝了。

一會兒，她轉來了，不等到問，就搶着說。

「不行！不行！我把假條交給分隊長，拿到教官那兒去，教官不答應，我又親自去找大隊長，也不允許……。」

「你是怎麼去說的？」

在黑暗中，互相間看不清各人的臉色，祇能夠聽出虞的聲調在喉管裏發抖。

「虞，你不要這樣吧，你有多少話就在這兒說好了！」

然而，虞却很固執，他要去見大隊長，他說他同大隊長認識。於是，妻帶着去找大隊長。

等到他說明白一切理由，大隊長立刻笑了：

「我要是早知道你們是這種關係，那還有什麼說的！小劉來祇是說有人要找她出去，所以我不能答應她。」大隊長說着，一支手拍在虞的肩頭上，語氣顯得很和藹，「我特別許她兩個鐘頭的假，十二點鐘定要歸隊，大概什麼事兒都可以辦完了吧？」

大隊長說着，抽出筆來在假條上劃了幾個字，遞到妻的手裏，他們一塊兒興高彩烈地跑出了教導隊。

夜深了，稀疏的幽暗的燈光在黑氣裏閃灼，一聲聲的叫口令的吼聲衝出來，更顯得街上的寂靜。

「我們到那兒去？」妻倚偎在虞的懷中慢慢地往前走，低聲問。

「到老林那兒去。」

原來老林是住在南門內的一家民房裏。

「你眞是有本事，」老林望着他們鑽進他的房子，一翻身從炕上跳了起來。

大家在炕上坐住以後，好像都是因為要想說的話太多，把喉管堵塞着了，互相望着，接上了片斷的沉默。

「你看他們弄得好嗎？」虞終於忍不住突破沉默，睜睜的眼把妻望。

妻的回答很樂觀，她報告出很多的令人興奮的消息出來，可是，正在她說得起勁的時候，虞却突然一句給她打斷

「你簡直是在做夢！」他很盛氣把妻望着，「你說的我都清楚，這完全是自己灌自己的米湯，他們就專會這一套！像那一批人，絕不像能夠把事情幹好的！」

接着，老林又在一旁從各方面的情形加以分析，指出他們的一切缺點，他的談話比虞清楚，他的態度比虞沉着，等到他的理論告一段落，虞立刻又搶着說：

「我們就在明天走吧！你今晚上不用回去了！」

然而，妻卻有不少的過慮，她在當時就提出了種種的困難，她說她決定一塊兒走，可是她不願意開小差，她要回去請長假。

「你有什麼理由要在這個時候請長假？」虞很堅決地把她的意見打消了，「看到正要開拔了，還準你請長假？你今晚上不回去，要是出了什麼岔子，你就推在我的身上！」

「對的！」老林忽然笑起來了，「小劉，你就不用回去好了，我是絕不反對的！」

一夜的時間，轉瞬就過去了。

次日一早，他們都還在夢中，教導隊派出來的人終於找到了。於是，一夜的計劃便完全失敗了。

可是，妻臨去的時候，仍然向着虞表示得非常堅決，叫他就在那兒等着，她無論如何要告長假，她要同虞一塊兒走。

他祇得抱着滿腔的希望等，整整的一天在他焦急的期待中逝去了，仍然不見妻的踪影回來！

「教導隊老早就開拔了，你還等什麼呢？」

老林在外面替他打聽消息跑了回來，劈頭就把所有的念頭給他打斷了。

「未必我們就這樣不能見面了？」虞的眼光裏飽和着絕望的悲哀，一把手把老林的膀膊抓着，雙腳不停地頓着。

「這有什麼辦法呢………」老林抱着滿腔的同情，一時是無話可說。

沉默——很長的一段沉默。

「這兒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們還是想辦法回去吧」！老林突破沉默說。他想盡了種種話語來安慰虞，但虞卻好像喪失了知覺似的，麻木地坐在炕沿上，許久許久不作聲。

幾天以後，他們又回到別去數月的P市來了。

五

「老林那人太好了」！虞常常都在這樣向妻稱贊，「那次要不是老林，我恐怕說不定…………。」

要不是老林，他是不願意回來的，說不定會死在C城；要不是老林常常給他安慰，那樣的日子是不會輕易就渡過了的；回到P市以後，要不是老林的消息靈通，說不定會在城裏鬧出什麼岔子來！

「他媽的那個何矮子」！這是老林告訴他的，「現在在街上到處捉人」！

「你看」，虞想起了不久以前的情形，充滿了一肚子的忿氣，「像何矮子那樣的東西，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有辦法。」

這是在虞同老林回到P市後一個月

，在妻逃回來後半個月左右，他們爲了安全計，不得不搬到離城數十里的鄉村來。

在沒有小孩兒的時候都覺得很安適，小孩兒出世以後，他們整天都忙得喘不過氣來。

「這個小東西，」廣常常指着睡着的小孩兒同妻開玩笑，「簡直是我們的幸福的破壞者，是我們的愛情的仇敵，是我們……」

「你看你是什麼心腸啊！」妻板起一張臉，很不滿意的聲調，「我懂得你，你恨他，你不願意要……。」

「這不過是幾句玩笑……，」廣看到妻認起真來，搶着解釋；但對方却好像成見太深，不容分說：

「玩笑？玩笑是這樣說法的？」

就像這樣一開頭，每每就會鬧得天翻地覆；然而，到頭來大家都弄到精疲力竭，擁抱着大哭一場，也就烟消雲散了。

「我現在明白了，」廣每每這樣來勸妻，「你太疲倦了，沒有心緒來開玩笑…………。」

「廣，」有時，妻也這樣來安慰他，「人們給你的刺激太深，所以看到什麼都不大順眼……。」

久而久之，他們得到了一個結論出來：

「祇有像我們這樣的人才常常在夢境裏過生活！要是真正有錢的人，他可以利用金錢來爲所欲爲，要是窮光蛋，也不會有多大的幻想；所以家庭的幸福是沒有辦法維持下去的，要這樣妄想祇有自討苦受！」

然而，這也不過是在口頭說說而已，說到實行，難處就來了，首先是小孩兒的問題就無法解決。

小孩兒還沒有出世就討論起，直到現在還是不得要領。

「祇要有錢，就好辦了，」廣的幻想又來了，「自己願意帶，就請奶姆；要不然，就交給慈幼院的託兒所…………。」

「你不要做這些夢了！」妻聽得不耐煩，冷冷地望他一眼，「做這些夢對於實際有什麼補益？」

「正因爲在實際上沒有辦法，所以才有這樣多的夢！」廣現出一臉的苦笑說。

「我們說實際一點兒吧！」妻鎖着眉頭，把他望着，「今天已經沒有米了，祇有幾個銅板今晚上買菜，到處都欠這樣多的賬，要不想點辦法，明天就要餓飯！」

「今天還有點剩飯，晚上大概還夠吃，」廣好像早有成竹在胸，順口答覆，明天等我騎車進城去當東西，你還可以去叫點米來，賒點菜，就說我回來就把從前的賬一并給清，我想是沒有什麼

不成的。」

妻沒有響應，他又走到書架當前，把一本本的書抽出來，自言自語地說：

「……再找幾本書去賣——這本社會科學大詞典，這部辭源，這本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這本 Pride and Prijudice，都是很好賣的書。」

然而，妻却立刻跑過來，把那部辭源拖去還揷在書架上。

少不了虞又是一番解釋，他說這些書都是容易買的，祇要有了錢；他說祇要下期有了職業，他要再買好一點的。

「看看這樣多的書都要給你賣完了！」妻的態度和緩下來了。

於是，事情就這麼決定：明天一早，虞騎車進城至遲在當天下午就要趕回來。

晚飯後，妻把小孩兒的奶子喂了，他洗了盥，在這晚破例睡得特別的早；並且還得到妻的特許：

「今晚上你不要起來了，小孩兒我一個人管。」

次日早起，他去把車租了來，東西收拾好了以後，把熟睡中的妻叫醒，告訴他要進城了。

「你進城去要小心點兒！」妻同他倚偎着囑咐，「趕快把事情辦好就回來！」

他在小孩兒的臉上，輕輕地一吻，妻又拉住他：「記着給小孩兒買一瓶痱子粉回來，還要一瓶嬰兒藥片。」

他答應着，出去推起車走了。

虞走後，她的腦海裏忽然湧起了無限的憂慮，不管四肢再怎麼疲乏，精神却異常亢奮；她想盡力排除一切雜念，但好像有鬼似的，腦海裏愈湧愈多，翻來覆去地總睡不着。

等到小孩兒醒了，她才不能不勉强撐持着爬了起來；於是又忙着換結子，喂奶子，兜圈兒。在忙亂中，到把腦海中的雜念驅除了。

午飯後，趁小孩兒睡着了，她跑到村口去望，她想，要是快，這時是該回來了。

然而，終於不見有虞的影子！

她又罣念到小孩兒了，立刻又往回跑。

要是小孩兒沒有醒，她總在屋裏待不住；要是小孩兒醒了，更鬧得她的心裏發慌。她用全副的注意在聽外面的各種聲息，她希望能够在房門的過道裏發現皮鞋的響聲。

然而，什麼也沒有，祇是小孩兒的叫聲。

「你這死鬼子怎麼不死啊！」

看看天色漸漸地黑暗下來，她再也忍不着待在屋裏了，抱起小孩兒往村口跑：她站在土堆上老遠老遠地望去，望着天邊的夕陽慢慢地被重重疊疊的山吞蝕了，遠近的樹林裏泛起昏暗的夜色

來。

她望自己的眼力太差，望着大路上遠遠的行人，她希望能夠在那些騎車過來的人們當中發現虞，然而，一輛輛地到了當前，又過去了，仍然不見虞的踪影。

她想，這時無論怎樣是應該回來的了；然而，她又想，大概是事情還沒有辦好，把時間耽誤了。

「回去把飯預備好，他一定就回來了！」

她這樣決定，抽身往村裏的油鹽店走，在熙熙攘攘的進出的人衆當中，她感到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她的身上，覺得非常不安；等到伙計把菜捆好，她接過來就往外走，聽到後面送來了一句問話：

「還沒有回來嗎？」

好像有人在追趕，她很快地往家跑。小孩兒大概因為太疲乏，在懷中睡着了。

她把飯做好，又跑到村口去望。然而——

鄉村間一到天黑就靜了下來，除了遠近的狗叫，什麽聲息也沒有；大地被深深的夜幕包圍着，除了天空中閃閃的星兒，一點兒亮光都見不着了！

「他也有過一次，很夜深了才回來的，」她向着漆黑的天空嘆一口氣，寬慰地想，「可是，那次的月亮那樣大，今晚………！」

她躭心着他不回來，怕在城裏出了什麽亂子；她又不放心他在這樣的夜深才回來，怕在路上碰着了危險。

「要不，他就到老林那兒去了！」

她想，最好是這樣，然而——

「這樣也太對不着人了！」

這時，她祇有這麽希望，她希望他，「對不着人！」

回到屋裏去也在這麽，想在為小孩兒忙的時候也在這樣想，睡在床上也在這樣反覆地想。

在那晚，擱在桌上的飯沒有吃，點着的燈忘了滅，不知道在什麽時候睡着了。

次日，小孩兒的叫聲才把她鬧醒，立刻想到了虞，「還沒有回來！」

她聽着外面的狂風怒號，刮得她的心裏陣陣地緊！

「天又壞了！」

她躭心着這樣的大風：

「然而——」她立刻又轉念，「他有了錢，不知道坐汽車回來？」

於是，她又遠遠地注意到村口外的汽車吼聲。

然而，正在這時，過道上發現了皮鞋的響聲，向房門口走來，還聽到車輪在刮刮地響。

「回來了！」她的心幾乎跳出口來，立刻把小孩兒扔在床上往外跑：

「虞！…………。」

進來的不是虞，老林糊滿了一臉的塵土，額角的汗珠像雨點似的往兩頰流，喘着氣驚惶地問：

「虞回來沒有？」

她沒有答覆，呆呆地把他望着。

「……恐怕是糟了」！老林忙着揩汗，喘着說，「我昨天上午從外面回去，見着虞給我留一個字條，說是他到市場去了，要回到我那兒來吃午飯，並且把自行車留下，我等了他一天，…………」。

她不作聲，慢慢地退到床沿上去坐着，失却了知覺，失却了主宰，呆住了。

「……等我去把車還了，你趕快收拾東西，我們進城去再想辦法」。

老林抽身就往外走，她忽然一翻身倒下去，撲在小孩兒的身上，放聲大哭起來。

等到老林回來，叫好了兩輛洋車，催着她收拾好，一塊兒往城裏去。

昏黃的天空，狂風在樹間怪叫，沙石向面部亂打…………

註——人

一：結子　即嬰兒用的尿布。

二：風衣　北方軍隊上的，灰布棉大衣，在塞外雖夏日也需用風衣。

雜談「文人與窮」

孟玉

讀過了徐中玉先生的「文人與窮」（第二十二期本報）小子雖非文人之輩，到底至性之文，不禁亦與同感，茲再拉雜一談「文人與窮」。講到文人與窮這問題，從古時直到現在依舊沒有分開，文人賣文，最初的要推司馬相如與楊子雲了，同時在古代裏，賣文代價也就它倆最高，「相如得千金，售長門賦」，「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賚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這種舉動，是如何的給千古文人一吐氣啊！但它倆境遇如何呢？終究文價雖是高到這樣，而窮依舊是未與其脫離的，至於再看到杜少陵的詩：「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描寫它的朋友賣文的窘狀，直令後世文人一哭！說起來，總算是上帝存心不良，越是出類拔萃的才子，越使他「懷材不遇」，「潦倒終身」書讀多了，一切都比別人高明了，偏生是窮苦得無以自存，一官半職既沒有，假使三生有幸，再碰到一位佳人，那就窮苦之外，更加新愁，于是所寫詩文，愈窮愈工，愈愁愈多，我們翻開古人的文章一看，窮愁的話，多半所在皆有，古時代的「文人與窮」其中很少說味心話的，但近來有些文人，家境本很豐裕，一到爹媽窮死後，執筆寫事略的時候，總要寫上幾句窮苦的話，這纔覺得得體，如果不這樣寫來，似乎也不大當行。最近，類乎這樣的風氣更加流行了，凡是號稱文人，不論窮與不窮，寫自敘傳或寫啥文章的當兒，總要說是「窮」。雖然出入跳舞場，大飯店，住在租界漂亮的洋房內，摟着美麗的太太，偶然寫文章，便是：「××階級」萬歲，表示出自己是一位窮得吃窩窩頭的「文人」其實果眞是這樣窮，鬼都不會相信，餓得四肢無力會給這種雜誌寫文章，那家刊物寫小說，又給書局編單行本。依此說來，古代的「文人與窮」是眞實的，爲其是因窮而才工文。近代的文人，爲賣文而才喊窮，嗚呼！

時人彙誌

楊晒軒

楊晒軒，四川岳池縣人，現年四十三歲。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步兵科畢業。曾任排連長，營副，營長，團附，上校參謀長，步兵團長，軍事教育團教育長，少將團長。民國二十二年四月調任二十八軍第十二混成旅旅長。二十四年一月改任二十八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三月赤匪突破嘉陵江，楊適奉命駐江油，孤軍困守，至五月始圍解，保障川北，厥功甚偉。六月因功奉授一等三級國花獎章。

編輯後記

▼本期登載的幾篇文字，在質的方面，很有分量。日本關東軍的「華北政策」是人人所欲明瞭的一個問題，這篇譯文的重要性，閱後自明。

▼共黨首領瞿秋白氏最近在汀州槍決，本文作者於瞿死兩週前曾親往訪問，暢談關於瞿氏的身世一切，這篇文字的精采從題材即可看出，可以毋庸紹介。

▼前溪先生最近遊蜀，在大公報發表「蜀遊雜記」一文，詳述此行印象，與本報十九期季鸞先生的入蜀記可以合觀。特轉錄以饗讀者。

▲本報應有聲國際之某女著作家囑託，舉行徵文，題目是「如何促進讀書運動」。讀者請注意本期刊載的徵文簡章。

編者

代郵

立功先生惠鑒承示甚感請將通信地址示下為荷 編者